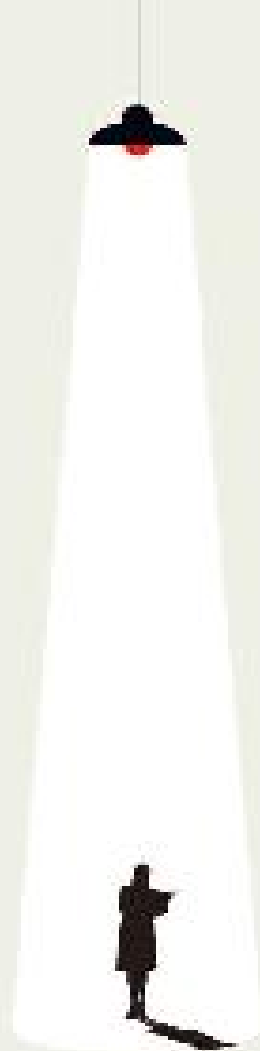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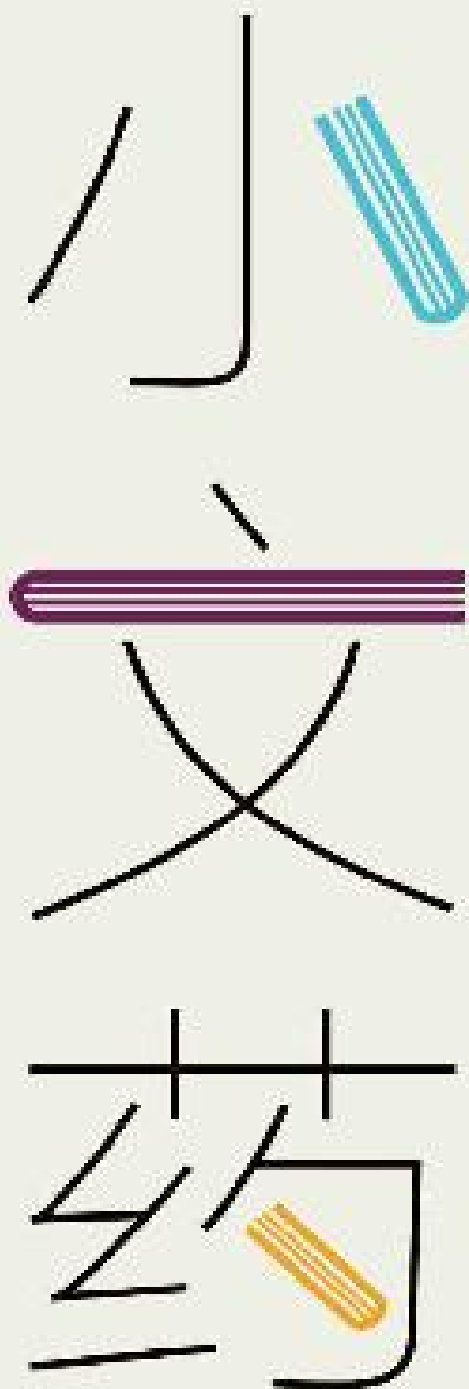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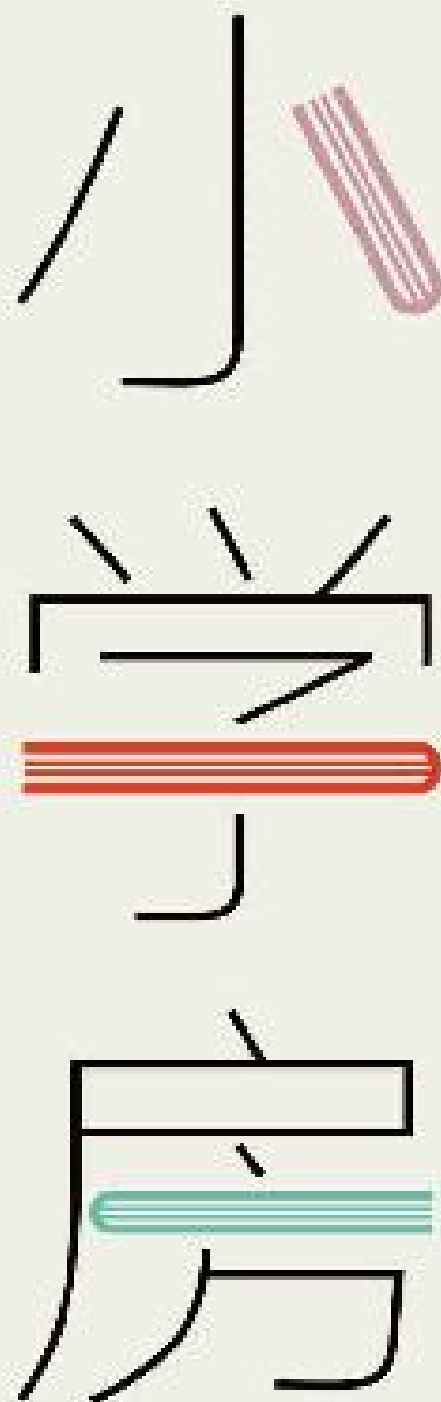
「意大利」埃琳娜·莫利尼  
Elena Molteni

设计 王鹤飞

189



La  
Piccola  
Farmacia  
Letteraria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 版权信息

书名：小小文学药房

作者：（意）埃琳娜·莫利尼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10-01

**ISBN**：97875455708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封面](#)

[版权信息](#)

[序章](#)

[1 灾难性的会面、意外的相遇以及新的希望](#)

[2 斯特雷加奖、掰碎的茴香和大好机会](#)

[3 恼人的室友、红色大衣和表现焦虑](#)

[4 搅扰的回归、僵尸入侵和昏厥](#)

[5 闪电、新点子和薄荷绿色柜子](#)

[6 明显的缺憾、意想不到的消息和未来的罐子](#)

[7 迫近的悲剧、无所顾忌的哭泣和新的开始](#)

[8 辣妹乐队、利维亚·钱德拉·坎迪亚尼和白桦茶](#)

[9 命定的相遇、戏服现象和烟熏妆](#)

[10 机灵的小老太太、野外跟踪和旧爱新仇](#)

[11 找不到的场所、老相识以及酒吧里的众生相和笑声](#)

[12 错误的表白、决断力练习和成真的梦想](#)

[13 失而复得的钥匙、非此时代的酒吧和坏消息](#)

[14 曾经的相遇和新的确定性](#)

[15 终章](#)

[附录 小小文学药房是如何运作的？](#)

[致谢](#)

# 序章

在人生中，我们都有过挫败、失落、万念俱灰的时候。我们眼看着自己碎成千万片，只能在一旁焦急地跺脚，却不知怎样才能把碎片拼起来。我们竭尽全力想变回从前的样子，但那些碎片再也拼不回去，它们不再互相吻合，甚至不再属于我们。

那些碎片正是这些年来我们听取过的谆谆教诲，它们当时听起来睿智无比，然而却让我们和真实的自己渐行渐远。当初做这些决定时，我们对自己说“行吧，也就这样了”，其实那根本就不是最优的选项，我们只是习惯待在舒适区而已。

“反正也是小事，真正的大事还在后头呢。”

就这样，一件又一件小事叠加在一起，我们终于走到这一步，我们努力构建的整个人生似乎失控了。

不过即便大厦倾塌，我们也只是在绝望中沉沦，并没有意识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有危机才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犯错，之前所走的路一直都是错的。如果我们能及时醒悟，看清自己背离了初心，那么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整理一个失序的人生。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太过荒诞，但我可以保证本文毫无虚言。我将从头开始讲述，那天似乎一切如常。

但其实暗流汹涌。

# 1 灾难性的会面、意外的相遇以及新的希望

越是艰难的时刻，越需要坚定的梦想，脚踏实地的梦想，那种只要我們去做就可以实现的梦想。

克拉利萨·品卡罗·埃斯蒂斯《与狼共奔的女人》

## 开端

那天早上我的黑眼圈肯定很吓人。

更加确定的一点是，我再也不会跟什么疯子诗人尝试什么柏拉图式的激情，刚刚过去的这个晚上已经让我受够了。从晚餐开始，一切就已经有了崩塌的迹象，而饭后就根本是场卡波莱托之劫<sup>[1]</sup>，我原本期望能和某个不会进疯人院的男人约会，此时这个愿望也告破灭。在迪米特里（我的约会对象）闭着眼睛念了第三首帕韦塞<sup>[2]</sup>的诗之后，我动用了战略撤退的武器——假装有没带钥匙被关在门外的室友打来电话。

我给自己灌下了最后一杯价值不菲的泥炭威士忌，这种散发着硫磺矿臭味的酒是迪米特里的叔叔的私人藏品，我承诺第二天会给他打电话，其实刚一出门我就把他的号码拉黑了，慌不择路的我差一点儿骑着自行车冲进阿尔诺河<sup>[3]</sup>中。

不过卫生间的镜子告诉我，虽然黑眼圈很重，我看上去也不是一无是处。而时钟就不一样，它提醒我如果想在一個体面的时段给书店开门的话，就该抓紧时间了。

与此同时，那三个我与之共享生活空间的女人在厨房里叽叽喳喳了起来。

“抽出来‘死神’是什么意思啊？你拿书来，我不记得了。”

“不是吧，难道我怀孕了？”

“姑娘们，你们不知道一副牌不能多人用吗？那样的话就不灵了。”

“你就别在这儿跟塔罗牌过不去了，你如果想知道怀没怀孕的话就该去药店买个验孕棒。”

“那我就把塔罗牌收起来啦？”

没错，虽然已经进入而立之年，我却还在和人合租。这不仅是因为我的银行账户红得就像一个刚在海边晒了一天的德国人，更重要的是，我疯狂地爱着这几个女人。

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就和吉诺·保利酒吧里想要改变世界的四个朋友一样<sup>[4]</sup>。拉凯莱、茱莉亚、卡罗丽娜还有在下，我的几个准家人管我叫蓝。是的，蓝，蓝色的蓝，只有一个音节而已，lan。没有任何昵称或爱称，这对于任何一个名字超过五个字母的女孩子来说，都意味着被毁掉的童年和不加掩饰的嫌弃。

吃早餐是我们的一场仪式：虽然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都还会再见面，我们的第一杯咖啡却是必须一起喝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卡罗丽娜用那个垫圈坏掉、百分之九十的咖啡都会洒在炉子上的古董摩卡壶煮的咖啡，每喝上一杯都体现出我们的友谊有多感人。

故事开始的那个早上咖啡也没有缺席，它又黑又焦，在我的查理布朗杯子里狡黠地盯着我。我有一项炉火纯青的技巧：我可以一口把咖啡灌进去而不吐出来。小时候喝巴克特里姆咳嗽糖浆时我就已经掌握了这门技术：一口闷掉，干脆利索，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

“姑娘们，你们知道恩里克昨天到那不勒斯了吗？他给我发了这张照片，你们不觉得他很可爱吗？他还整了牙，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觉得他很帅。”

卡罗丽娜正在把她的手机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虽然心理学专业满分毕业，在心理治疗学校完美结业，之后又在心理治疗师行业突飞猛进，甚至还在锦上添花地进修一门硕士课程，但她仍然对不容置疑的一见钟情毫无抵抗力。最近一个获得她青睐的就是这个比她小10岁的男孩，她本人和我一样刚刚过了30岁生日，吸起大麻来却还像未成年人一样没完没了。一场车祸之后，男孩失去了所有牙齿，于是他出发去了意大利南方，开启了一次精神之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和

卡罗丽娜的关系也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是卡罗丽娜好像对此并未有所察觉，仍然沉浸在对对方的迷恋之中。

“我很乐意留下来见证塔罗牌的超自然能力，或是一起欣赏恩里克的义齿，但是还有一家书店等着我去开门。”当我说话的时候，那股可怕的味道还在口腔里没有散去。

“我和你一起下楼，要不然到办公室的时候女魔头又该对我发飙了。”

拉凯莱拿上风衣，一溜烟赶在我前面跑到了门口。她做什么事都是这样：无论吃饭、说话还是学习，她都快如闪电一般。在所有人中她是我的最爱：她自以为是个冷酷的狠角色，却不知道其实魅力十足。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你再不想让她发现都无济于事。而且她对你丝毫不会留情面。当你做了什么蠢事，她绝对不会说什么漂亮的场面话，而且作为一个聪明人，她一般都是占理的那一方。不过你还是会原谅她，因为虽然她毒舌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你在内心深处却知道，她是爱你的。我们已经相识28年，这也正是拉凯莱的年龄，实际上我们就像是亲姐妹。我们的父亲是多年的好友，每年夏天从利古里亚南下到佛罗伦萨去提尔德奶奶家时，我都会和拉凯莱一起玩。我们都喜欢写作，梦想以后能成为作家。无法见面时，我们就用只有我们才懂的代码给对方写很长的信。我们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小团体。

当我决定搬到佛罗伦萨时，她跪着求她妈妈允许她搬出来和我一起住。

“你什么时候才能下定决心换掉这辆摩托车？”我问她，“首先，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丑的东西。其次，你每天都浑身一股焦油味道，你知道这么一辆二冲程摩托造成的污染有多大吗？你买的香水都是特别贵的法国货，可还在骑这种破烂玩意儿。”

“给我听着，你这个只配给我擦鞋的环保主义书店老板！你来给我买辆新摩托吗？我可不会骑着自行车背着秘鲁的编织包到处溜达。而且，贝科它怎么你了？这小家伙多棒啊，这叫复古！”

贝科就是拉凯莱的摩托，那是辆1999款的Liberty，周身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古铜色，前风挡玻璃在一个不可描述的偷窃企图中失踪了。拉凯莱没有慌张，而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冷静，用一个黑色垃圾袋堵住了破洞，然后又在郊区捡了个别人扔掉的风挡玻璃装了上去。

在后装上的风挡玻璃上有用紫色的粗笔写着“Becco”<sup>[5]</sup>，很有可能是在某个街道清扫日的晚上拉凯莱把它停在人行道上时被人写上去的。

“你侮辱我的包呢，我就装没听见。现在我要去上班了，晚上见。对了，你给我准备要读的东西了吗？”

拉凯莱把目光低下，一脸羞涩。每次看到她这样我都会受到冲击，我一直没有适应这个版本的她。她之前在当地一家报社里找到了份工作，在那里她见识到了出版人的生活状态，打那以后，她就放慢了大学新闻学的学业，想要尝试一些其他的道路。但是她一直都对写作感兴趣，当作家的梦想也不曾变过。几乎每个晚上，她都会在图书馆的电脑前随便吃上一口东西，然后开始写自己的短篇小说，而且只要有文学比赛她就会投稿。

近来她刚刚试着写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在圣诞节之前，她把小说拿给我看，问我有什么看法。对她来说，写作还是种逃避家庭烦心事的途径，近几年她家里的麻烦越来越多。她家的条件一直都很优渥，不过自从家族企业倒闭后，全家的财产就全部用来还她父亲欠下的债务。几乎一夜之间，她穷了，这是她以往从来都没有过的经历。通过网上应聘，她在一家叫托拉尔的催债公司找了份工作，用工资付房租，在那之前，她的房租钱每个月都准时由她爸妈打来。她讨厌自己的工作，但是对于现状她很知足，同时期盼着能找到一份新工作，只要不是炸薯条就可以。不过如果为了避免搬回家和父母住，她也会去炸薯条。

“我还以为你忘了，”她一边嘟囔着一边在皮包里翻找着，皮包的棕色和大衣的驼色很搭，“就这些了，这是前几章。你可别嘴下留情，必须说出这辈子最狠的评语才行。”

“你就瞧好吧，我可是还有两三笔账没和你算呢。”

“那可不……”她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那天她抹了棕色的口红，和大衣也很搭，这个臭美的妞！“昨天和那个男的进展怎么样？我猜应该不顺利，要不然我也不必假装给你打那个电话。”

我不想重温昨天的伤心事，于是找了个借口打算溜掉。

“我上班要晚了。走了。”



她对我投来了那种抓到我窘事时不怀好意的目光。当她正在打开摩托车收纳箱取头盔的时候，我看见她桃花心木色的头发像波浪一样柔软地披散在了肩上。就算我每天用依云矿泉水洗头，我的头发也不会这么有光泽。这个方法我确实实践了一段时间，我是在《名利场》上看到的，上面说这是黛米·摩尔多年的护发秘诀。我试过，几乎没有效果。

“小蓝再见，我们晚上见。”

她用手送给我一个飞吻，然后绝尘而去，身后只留下了一团黑烟。

我试着从拉凯莱的视角观察自己。今天我的装扮并没有很潮。黑牛仔褲，带彩色毛线球的米色毛衣，一双从11月一直穿到5月的皮靴，一件很配我眼睛颜色的绿色披风。虽然我并不是什么时尚前线的弄潮儿，但是稍微尝试一下还是会的。我低头看着我的包：它确实五彩斑斓又很能装东西，不过和那些我在民族风情市场上购得的包不同，这个是在一个手工展上买到的，出自一位日本设计师之手。那天我一时兴起，还从一位非洲手工艺人那里买了一条头巾，之后就再没有戴过，现在它正和我其他的配饰一起长眠于抽屉之中。同样的故事重复了千百回：我总会看见女孩子戴着漂亮的彩色头巾，感觉她们是走在时尚前线的先锋，美若天仙又那么特别。于是我也买了一条回家，然而戴上它的我看起来并不是什么非洲女王，而活像个过了季的复活节彩蛋。只要一离开展览会现场，头巾上这些五彩斑斓的条纹就立马失去了魅力，对于我来说，这是个永恒的谜，这就是我的百慕大三角区和巨石阵。

在从位于圣灵区（准确来说是位于坎普乔路）的家到书店的路上骑行时，我一直在玩味着拉凯莱的话以及头巾之谜。

那是个星期三，1月15号的阳光洒在市中心的石板路上，虽然寒风刺骨，但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找到了那份平静。

我爱那个时刻。那是种会让你感觉每个事物都在其位的时刻，你可以闭上眼睛，描述每个角落和场景，你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于是感觉安心，即便只有那么一瞬间而已。

如果在那一刻有人让我列出最喜欢的事情，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连先后顺序都排好。小蓝喜欢午睡，不过是真的午睡，最起码两小时的那种，睡醒之后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哪个纪元，而且胃口好

到连难吃的火鸡肉切片或者烤鸡胸都能吃得下去，这些食材都是健身餐里的常备。我一直都坚信，那些随便找个地方趴下去小睡十分钟就能精神焕发的人肯定拥有某种超能力，他们属于另一个世界。

小蓝喜欢吃比萨。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谢谢你们，但是比萨的美妙之处在于，有些东西我平日里厌恶到极点，但是只要放到比萨上，它们立马变得好像可以入口了，就比如刺山柑和戈贡佐拉奶酪[6]。

小蓝喜欢坐在雌雀广场的长凳上，喝上一杯加冰的白葡萄酒。我的天，如果碰上倒霉的日子，还会喝上不止一杯。

小蓝喜欢夏日的午后，有蝉鸣和书的陪伴，正适合午睡一会儿，一切就像通心粉上的奶酪一样美妙。

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小蓝除了吃、喝、发懒之外就没有其他爱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一瞬间里，这个能吃掉带刺山柑、戈贡佐拉奶酪和三种腊肠的宅女，这个身后总是挂着个酒瓶，只要一有时间就钻到被窝里，一点儿脂肪都不浪费全都积累到臀部上的宅女会摇身一变，变身为喜欢骑自行车的环保人士。所以，小蓝喜欢早上骑行在佛罗伦萨市中心，那时半梦半醒的城市刚刚睁开睡眼，小贩的低语声在街头回响，摊主们一边聊天一边支起摊位。

是的，我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天使爱美丽》[7]的女主角，即便她头上的短刘海完全不是我的菜，就像非洲头巾一样。

你们试想，一个在一月的寒冬里狠命蹬着自行车，还受着道路清洁车尾气荼毒的我，竟然假装自己是巴黎的精致都市女孩，像一只蜻蜓一样轻盈地穿梭在各种精致的店铺中间。你们感觉到不适了吗？那就想想我的处境吧。

正当我就这样沉浸在《天使爱美丽》的角色之中时，我差点儿就撞到了一个游客，从发色上看对方应该是个瑞典人，她看都没看对面一眼，突然从斜刺里杀出，出现在了马路中央。

在这些年里，和分神的游客碰撞已经成了一种日常，有时甚至还有了娱乐的意味。

上午10点，碰上穿博肯拖背趣岳背包的德国游客，右转。下午6点，遇到戴着顶带面纱的帽子、手拎着大到能把1.82米的我整个装下的古驰包的日本游客，贴墙骑行，铃声大作。

那天早上我用尽了各种念头想要回避一件事，那就是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件事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可最终还是有一丝酸楚在胃中隐隐作痛。拉凯莱刚刚给我的草稿揭开了一道整整过去了两年还未愈合的老伤疤：被贝尼尼辞退。失去一份梦想中的工作就像是被一个你深爱并且想与之共度一生的男人给甩了，你会把这件事作为参照系去衡量其他任何事情，于是一切都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贝尼尼是一家专注于宗教类文献的出版社，按理来说，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我在那里就像是拿到了终身工作的通行证。然而在经过了夜以继日的奉献和加班，忍受了微薄的待遇，面对无尽的糟心事忍气吞声之后，他们竟然选了另一个人。他们决定雇用费德丽卡。那个叫费德丽卡·里奇的贱人！她的脸丑得就像车祸现场，表面上装得像是圣女一般，背地里却抽烟。当然，在其他一般的工作环境里，抽烟其实无伤大雅，但是在那个地方，吞云吐雾就是种不健康的大不敬行为。我经常能在她衣服上闻到奇怪的味道，直到有一天，我在附近报刊亭后面亲眼撞见她正在贪婪地向空中吐着烟圈。我靠在墙上盯着她，看她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我。但她发现我时，脸上露出了柴郡猫<sup>[8]</sup>一样的笑容，场面十分尴尬。她几乎是跪下来求我不要说出去，心肠如奶油般柔软的我答应了她。我们都知道，告密者当不了圣母的子女，而在贝尼尼出版社，做圣母的子女是一等一的大事。后来他们留下了费德丽卡而将我一脚踢出门，在那之后我无数次地问天问地：可怜的小蓝，为什么你又一次和编辑的职位擦肩而过？不过在那之后，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她背地里向上司告了我的状，罗列我各种足以毁掉出版社清誉的散漫行为，其中包括去吃鸡尾酒自助餐以及大龄未婚。

我被解雇的消息传到坎普乔路之后，拉凯莱看起来很平静，另两个人则表示了抗议。

“你没损失什么，”茱莉亚对我说，“你都不喜欢这份工作，他们解雇你是帮了你大忙。现在你就可以去追逐自己真正的梦想了。”

确实，只可惜做出版就是我真正的梦想。

“但是那总归是份稳定的工作，是个保障，如今这种年月里可不好找。”卡罗丽娜有不同的看法，她一直是我們中间最实际的那个。

她说得有道理，在我们那个家里，有保障可是件稀罕事。

各自出于不同的原因，我们组成了这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同类四人组。全都30岁上下，籍贯、社会地位、性格各不相同，但全都是一样的神经质，如果弗洛伊德在世，他就有了写出更多著作的素材。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选中，参加了某种社会实验。

就像是倒霉蛋版本的《楚门的世界》，如果有人抵挡住了诱惑，没有把缬草液换成阿普唑仑500的话，那就会得到一份终极大奖，奖品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或是一个男人，而且不是像鸡尾酒一样充满着偏执和不安全感的那种男人。

也许我们的力量就在于，虽然经历各不相同，却还是团结在了一起。在我开书店之前，茱莉亚曾对我说：“你就放手去干。如果干不下去了我们就一起哭。”

我的小小的可悲的复仇在一年之后到来：费德丽卡也被解雇了，成了兼职人员，因为贝尼尼负担不起多一名全职员工的费用。我很想溜到她家里，用口红在她镜子上写这么几个字：

“欢迎来到F24<sup>[9]</sup>的世界，亲爱的。”

我沉浸在这些念头中，差点儿就骑过了我书店的卷帘门，佛罗伦萨方言管它叫帘幕。显然，我不满在出版社的糟糕经历，也深知出版行业收入的微薄，但我并不想放弃梦想。被贝尼尼出版社解雇后，凭借着隐士一般的决心和仅次于日本武士的牺牲精神，我回复了能找到的所有和编辑相关的招聘启事，其中有一些我认为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我充满信心地发去简历，在6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接遍了世界上所有呼叫中心的电话，因为怕错过面试来电，我连021开头的来电都照接不误。但是我从来没收到过面试通知。

与此同时，为了能吃一点儿比超市的速冻马苏里拉番茄味可丽饼（4个只卖1.29欧元，超值）更有营养的东西，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打折店的收银员，培训课程的布景师。唯一和我的简历有那么一点点相关的工作就是在那家叫“一起读书”的连锁书店里做营业员。

我怀着必胜的信念去了面试现场，想象着在书架之间穿梭的快乐生活。当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入围的消息时，我就像来到了第九十九重天，去往行业战壕的另一端肯定会是段美好的经历。我犯了很多人都不会犯的错误，那就是认为书店是个美妙的工作场所，可以在书架之间徜徉漫步，呼吸着新书的芳香。当时的我已经开始想象将手上的书单推荐给读者的场景，那是份包罗万象的书单，能满足男女老幼各种口味的需求。我还会把心尖上的好书推荐给那些看上去会珍惜它们的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很快我就发现，我所做的工作和卖奶酪、香肠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没有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我只是那种在你买鞋时会强行推销袜子和鞋带的售货员。不过，在了解了她们需要承受的一切之后，我看她们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现在我对她们报以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视她们为姐妹，我们在一起打一场永远都赢不了的仗。

“女士请您看这里！如果您喜欢汤的话，这里有最新出版的菜谱，只要9.9欧元！如果您消费超过39.99欧元，还会送您一张优惠券，下次消费就可以使用！您觉得呢？要不加支铅笔？要不就来个小本子？要这个折扇吗？您感受一下，凉快吧？”

如果你达不到总部制定的那些明显过高的业绩要求，你就会被贴上能力低下的标签。

一个小提示：在看下面的对话时，你们可以把我的区域经理想象成《睡美人》里的巫婆。而我自然就是睡美人本人，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拎着自己的柳条筐哼着小曲，偶然间她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一个无人碰过的纺锤，然后把自己刺伤了。

“你怎么一天连57本《给孩子的比萨、小比萨和迷你比萨》都卖不出去？你看看亚特兰蒂斯购物中心的丽莎，人家一天卖了60本。你肯定是在给顾客推销的时候有哪里做错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巫婆，今天上午我当班的时候，书店里一上午才进来两个人：一个15岁的男孩，他找的是普利莫·列维的《我囚禁一个男人》，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子女，你懂吧；另外是一位女士，我给她推销的时候她哭了，说她女儿不让她见外孙女。我曾经试着跟她说学会做小比萨说不定就能修补她的母女关系，听完她哭着就跑了。”

“所以你没向那个男孩推销吗？”

小姑娘就这样落入了陷阱，她已经准备好刺伤自己，然后永远地沉睡下去。

“没……没有，我就当他肯定是没有子女的。”

“你看吧，就是这里错了，我们‘一起读书’的员工永远都不轻言放弃。你可以建议他买下来送给妈妈或者奶奶啊。你查过最近的节日日期了吗？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奶奶节了，你肯定没想到过这一点。”

“我知错了，老巫婆，我会更加努力的。”

“我会让丽莎把所有能提升表现的话术用邮件发给你。推销不得法，你就取得不了成果。”

如果你能特别有“表现”的话——呃，老巫婆简直是深爱着这个词——你甚至能参加一年一度的公司大会。

“对于取得的突出成绩，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佛罗伦萨的阿呆和阿瓜！吉娜，请上台领奖。”

雷鸣般的掌声。

几个月之后，我已经成功变身为了体系里的一颗螺丝钉，午餐—晚餐—晚餐—午餐，超市速冻可丽饼无限循环，这种恐惧将我最为叛逆且无政府的人格囚禁起来，我还获得了领导们的赏识。我和同事们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她们和我一样厌恶公司的管理方法，但是因为要养家糊口，没有人能逃出去。

“小蓝，考虑到你擅长交际，我们决定让你去面试应聘人员。不过有一点要注意：那些老书虫一定不能招，这里不需要他们。”

“当然了，老巫婆，都听你的。”

所谓“老书虫”用一个问题就能甄别出来：“你认为书店和图书馆更像还是和鞋店更像？”他们的回答很笃定：“当然是和图书馆更像。”

在答案出口的瞬间，他们就已经把这个人淘汰了，为对方的求职过程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是个地下的老书虫。这个身份我成功隐藏了一年半，到了最后我离职倒计时的时候，我终于装不下去了，扔掉了长久以来戴着的面



具。

如果我屈服于了公司的哲学，也许直到现在我还在那里卖着6.9欧元的太阳镜和便携记事本，但是我毕竟是成长于卡拉拉和卢尼吉亚纳一带的，没有人能禁锢我无政府主义和叛逆的本性。

于是，致谢告别完之后，我就走上了自己的路。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结束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篇章，当然，这次我要轻松得多。

诚然，一个像我这样的职业老书虫绝无抛弃书的可能。于是在热忱的驱动之下，我决定暂时将所有的恐惧放在一边，就在一个半月之前，也就是圣诞节期间，开了这家郊区小书店。

这是次绝望的创业，而我同样很绝望，我们之间的这个共同点可以变成力量的源泉。但是前景不容乐观：我的账户上只剩了700欧元，没有父母亲友的资助，而且更不用说，书店还是个高风险的项目。半个夏天的时间就在研究资金申请项目中偷偷溜走了。而在另外一半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和一些标题烂俗的书死磕，譬如《为你公司设计简单的商业计划》《大家都看得懂的商业计划》等等。其实，无论是写商业计划，还是统计各种花费需要的资金数额都不容易。幸好茱莉亚的爸爸帮了我一把，他一直都在公司里做高管。

在评估过项目的可持续性之后，我还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建议：“别忙活了，为了这点收益得不偿失。”

就像面对所有劝我放弃的人时一样，这次我也无视了这个建议：如果当初没开书店，我还能干什么？

无法将项目继续下去的恐惧逼迫我又开始找工作。有一个小插曲决定了我未来的走向：我出色地通过了一个蘑菇进出口公司秘书职位的选拔。我正准备要接受这份工作，这时我想象出了未来生活的样子。

我的热情会慢慢熄灭，我会变丑，变得更丑，做着一份不爱的工作，每个星期都盼着周五，同时害怕周一的到来。

不，我要继续我的项目。我在世界的一角凭借想象创造出了一块符合自己秉性和期许的小天地，而且看上去还不错。

“骄必遭辱”，奶奶的这个教诲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也是因为，我的小王国并非完美无瑕。比如首先，当书店卷帘门关着的时候，它会

让我想起斯蒂芬·金的《必需品专卖店》中勒兰德·刚特的那家到了晚上就隐身不见的铺子。一到晚上，我的书店也好像并不存在，我为它取名1900书店，以此致敬我深爱的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那本《海上钢琴师》。书店另外的一个缺陷则是，它也没有一扇能把我传送到魔法世界里的后门。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如果多个招牌的话，我的书店看起来会好很多，但是那需要花1000欧元，我那已经形似核灾难的财务状况就会雪上加霜。

我把车靠在路边的停车柱上，拿出挂锁开始忙活起来。那辆自行车是皮耶罗——也就是我父亲送的礼物，当时他的这份慷慨让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平时很少送东西给别人。第一次骑过这辆车之后，我就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大方到将它送给我。脚蹬子是坏的，如果蹬得太用力，我的嘴就有可能撞到车把手，接着就给了我的牙医一个展示技术的机会。也有时候车骑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需要推着车让脚蹬子转到某个特定的位置上才行。不过我还是留下了这辆车，我热爱那些有缺陷的东西，就算它们随时会给我招来麻烦。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就是不知道将来会碰到什么，但是同时我也能享受惊喜带来的喜悦。

如果那天我就知道将来会遇到什么的话，我肯定会流尽所有的眼泪。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 注释

[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役，意大利军队面对德奥联军遭受了一场大败。

[2]切萨雷·帕韦塞，20世纪意大利作家。

[3]流经佛罗伦萨的一条河。

[4]吉诺·保利，意大利歌手，代表作为《酒吧的四个朋友》。

[5]Becco，意大利语，意为出轨女人的丈夫。

[6]一种带有臭味的意大利奶酪。

[7]法国影片。

[8]《爱丽丝漫游仙境》中一种带有奇特笑容的猫。

[9]意大利自由职业者自行报税时需要填写的表格。



## 2 斯特雷加奖、掰碎的茴香和大好机会

不过亲爱的你要知道，在这座城市里你会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认识多少人。感谢上苍，我认识了很多。

帕特里克·丹尼斯《欢乐梅姑》

### 同一天

“你都快迟到了。”

说话人是朱里奥·玛利亚，我书店旁边的达尔马格酒吧的吧员，同时也是我不知道怎么就认识了10年的朋友。他失望地看着我，每当我的行为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时，他都会露出这种表情。9点50分，我还有10分钟时间吃午饭。

“我来的时间正好，给我做一杯卡布奇诺我好开工。”

“应该说：朱里奥，请给我做杯卡布奇诺好吗？”

我的天，这人事儿怎么这么多！要知道，我之所以在众多选择里单单挑中了那个门面，就是为了离他近一点儿。

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等着我说出那个有魔力的句子，好像是父母在规训不听话的孩子。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想要有东西吃，我就必须听他的。

他是个固执到极点的人，但最后我还是习惯了这一切，保持了对他的喜欢，同时他也喜欢我。只有一种情况下例外，那就是当我叫出他全名的时候，而且我经常这样做，为的就是把他惹毛。

我们两家店铺在空间上并不互通，不过我们计划联合设计一个户外区域，类似于文学沙龙的样子，放上些桌椅和书架，书目方面主要选一些经典作品。

“今天早晨已经有一个女孩子来找过你了。她说想跟你说一下见面会的的事情，她会晚点儿再来。”

“什么样的女孩子？”

朱里奥·玛利亚的描述没有留下任何误会的空间：“斯特雷加奖[1]”回来了。

在出版界活跃着一些令人烦躁的人物，在不长的编辑生涯中，我遇到过那么几个。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自从开了书店之后，我碰见的人会比之前更甚。而“斯特雷加奖”就是在我列出的“火星生活”排行榜中最有能力竞争头名的人选之一，这个榜单囊括了种种脱离现实的人物。我之所以这样叫她，是因为这个女孩带着《权力的游戏》[2]中女英雄一样的胆气，终日穿梭于各类书店之间，像一张坏掉的碟片那样反复说自己写出了一部杰作，若不是还没找到两个肯举荐她的记者，参评斯特雷加奖的事情早已列入日程表之中。她确实写了一本很鸡肋的书，还付费找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由于出书的各種花销都是作者支付的，出版社自然不肯在宣发上多花一分钱。

像小鹿一样天真的我一边啃着草，一边离陷阱越来越近（从睡美人到小鹿斑比都是如此），最后竟然着了她的道，答应看看书稿。在看过前十页之后，我就永远地合上了这本珍贵的书稿，挪到书店电脑前用键盘快速地打出：

[www.google.it](http://www.google.it)

尼加拉瓜大瀑布旅行报价 最早出发

只含去程

然后点击回车。那本书并不差，但也是我读过的最令人尴尬的东西。现在我的处境真的尴尬了，怎么才能告诉作者说她的作品烂透了？这就好比告诉一个人他的儿子是个傻子，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前有不少书店拒绝为她的书举办见面会，这惹恼了贝阿特里奇——这是“斯特雷加奖”的真名，她把自己泰坦[3]一般的怒火通通宣泄在了社交媒体上，对着这些店主一顿狂喷。这些事情都是当事人自己骄傲地转述给我的，一点细节都没有落下。

因此，为了避免被她砍下头插在长矛之上，我开始发动自己的战车。这是一项在过去多年里我反复使用过的策略，我甚至还申请了版权：回避和拖延。我必须承认，回避和拖延并没有收到很大的成效，

但是在区区3410次失败后，我还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完善这项战术。

就这样，我回避“斯特雷加奖”已经有15天了，我不回她的电话，万一被抓到，我就说书稿还没读完。还是学生的时候，每当被老师抓到提问，我都会和他面面相觑，深知他知道我根本没有学习。现在我就是这个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知道。

找到一个脱身的办法，不必昧着良心做广告（真的需要！）已经是天字第一号的紧急任务，不过那天上午我并不想去想这件事。那一刻，我只需要一杯名副其实的卡布奇诺和一个好吃的带馅儿牛角包，回避和拖延再一次如期而至。

我正试图在和开心果馅料的斗争中取得上风，每咬一口，绿色的馅料都会从牛角包中溢出，正在这时，我的目光落到了拉凯莱今天早晨交给我的书稿上。我已经等不及想要看看这位朋友那任何痛苦都无法进入其中的小脑瓜里这次又诞生出了什么东西。在青春期岁月，她是我嫉妒的对象，当不够漂亮可爱性感的我为一段又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哭泣时，她却走马灯似的换着男朋友，一看到更好的就把旧爱一脚踹走。我看了看表，只剩下了不到10分钟，但是好奇心战胜了一切，我开始读起来。我正在努力辨认着她的字迹，这时一个声音传来，打断了我的注意力。

“你要再这样就真要迟到了。”

朱里奥·玛利亚把我带回了现实世界，也宣告了此次阅读的终结。这样也好，第一章把我看得快要打冷颤了，而且我还没看懂。

等我把散落在桌上的七七八八收拾好，就到了为市民社会做贡献的时候，当然，主要是为我的钱包做贡献。

卷帘门好似有一吨重，而且滑轮也到了需要上油的时候，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份重量，钥匙插进锁孔，拧动，一瞬间，书的味道像温暖的被子一样把我包裹起来。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打量着我的书店，这里就是我生命的圣杯和喜乐。

书店窄而长，墙壁涂成了显眼的青绿色。说实话，我本来的设想更接近孔雀蓝。我原以为，只消将我想要的那种油漆的细节特征告诉售货小哥就能得到想要的颜色，然而最后呈现出的结果与我脑中构思

的版本相去甚远。在油漆店的时候，我摆出自己那张长满了雀斑的小脸，说想要一桶孔雀蓝的水性油漆，我原以为店员会对我的事业十分感兴趣且热心，然而对方却一动也没动。他只是挪动了一只胳膊，从柜台抽屉里拿出了一本2500页的册子，甩在了我的眼皮子底下。

“请你指出具体想要的颜色。”说话的他仍然一动不动。

“好的，我想要孔雀蓝。”

这时，我注意到他的眼中闪现出一丝怜悯。

他打开了那本册子，用手指着其中一页，上面有大约30个版本的孔雀蓝。我差点儿就像芦苇一样开始随风摇曳起来，我从没有这样集中地看过一页纸，就连17岁时不合时宜地第一次读《尤利西斯》时也没有。

而且对面还有来自他目光的压力。

不知那天我头上的那四根白头发是否也像平时一样倔强地支棱着，它们就好像是在提醒我，就算我有一头鬃毛一样浓密的栗色头发，也无法抵抗岁月的流逝。最后我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美妆店，你连安卡佛瑞92都喷过了，最后所有的香水还是闻起来一个样。就这样，我决定发动我的另一台战车——每当人生的重要选择来临时我都会用到它，那就是：选到哪个是哪个。这个方法同样战绩彪炳，但是跟你们说了也没用。书店就这样披上了青绿色的盛装，一共两个房间，中间被一道砖砌的拱门分隔，拱门为面积30平方米的书店带来了浪漫的气息。

是的，那就是个洞。

当我刷着墙壁把油漆溅得到处都是的时候（有什么人手上会有现成的滚刷呢？），我脑中开始上演自编自导的电影，我在里面所向披靡，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而且我还为这些电影编辑了类目，以便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符合当时情境的那一个。那天上演的是一部很普通的“浪漫”类电影：一个男孩子进了书店，只说了两三句话就俘获了我的心，然后在拱门下将我揽入怀中激情地拥吻。哇哦，太刺激了，茱莉亚和卡罗丽娜肯定会在我的婚礼上哭出来。

我们暂时从电影里出来回到现实世界。书架全都是由一个叫马西莫的退休木匠打造的，他的报价很低，正适合我寒酸的预算，而且他还为书架涂上了一层特别素人风格的木纹。然而就是这种木纹成了我

的噩梦，过慢的工期差点儿耽误了开业。我不得不在切萨利尼这一带招募了一批女孩子，夜以继日地赶工，好能赶上在预定的日子开业。我侄女的朋友的朋友在我们当地的一家免费报纸上登了一则500个字母的开业启事，虽然我很确信这家报纸的读者只有我、我奶奶、朱里奥·玛利亚和我的几个室友，但我还是不想冒被人抓到延误的险。

我的天，电话已经响起来了，我连灯都还没开。如果所有打电话来的人都买过一本书的话，我就已经有钱在米兰大教堂前开一个三层楼的大书店了。对了，在我另一个类目的“工作和赋能”电影之中，我的名下有一家大型连锁书店。在最成功的那个版本里面，每个入口处都放着我的人像纸片。

“您好，欢迎来到1900书店。”

我希望那个地方能成为像弗吉尼亚人号<sup>[4]</sup>之于巴里科小说主人公一样重要的地方。

“亲爱的，我是奶奶。”

“奶奶！听到你的声音真好，你都好吧？”

“还是那样，亲爱的。还是那样。我就想问问你那边怎么样。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这才想起来你都快一个星期没打过电话了，你个小坏蛋！”

“你说得对，奶奶。对不起，工作实在太忙了，晚上一回到家我就瘫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

“真好，那就是说顾客很多啊。你开心吗？”

我可不会用“开心”这个词来概括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圣诞节过得不顺，另外银行给我的贷款也很少，我只能勉强支付进第一批书的费用。从1月初开始，书就开始卖得越来越少，我手上的钱屈指可数，但是奶奶对我抱有很大的信心，我不想让她失望。

“嗯，都挺好的。有点儿累，但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那我可就放心了。对了，你什么时候来我这儿啊？

我给你做番茄肉酱卷。”

嗯，番茄肉酱卷是我的最爱之一：把炸过的面卷丢进满是番茄的锅里，人间极品。

奶奶住在因普鲁内塔，那是个佛罗伦萨旁边的小村子。那就是我“失衡”的家庭仅存的部分，我可以安心地作出这样的评价，不需要担心会有失公允。我的父母都是佛罗伦萨人，自从在我一岁（这个年纪谁能记得事？）分居之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我亲爱的妈妈嘉达搬去了加尔法尼亚，和新伴侣詹卡洛住在一起，后者在那里经营着一个印第安风格的露营地，名字叫G&G<sup>[5]</sup>露营，多么具有原创性的名字！幸运的是我们很少打电话，现在通话的频率已经下降到了了一年一次。其实，我每天照镜子的时候都能看见她，说我就是她的翻版并不为过：我们都很高，有着深色头发，眼睛是一种难以界定的绿色，长雀斑，嘴唇肥厚。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斯瓦米，也就是我妈和詹卡洛结合的产物，她经常给我发邮件，控诉我们那个共有的亲属的种种不是。虽然在基因上并不占优势，但她在我看来仍然是个很聪明的小女孩。

至于我爸爸——其实我通常管他叫皮耶罗，因为如果叫他爸爸的话，会让我感觉冒犯到了其他在认真扮演这一角色的人——他搬去了拉斯佩齐亚省，确切来说是卡斯泰尔诺沃-马格拉市，一个满打满算只有8000人的所在。之所以搬到那个利古里亚东海岸的遥远村庄，是因为他彻底爱上了那里的一个女人：克拉里萨，也就是我的后妈。从城市到乡村，他简直是把雷纳托·博泽托<sup>[6]</sup>的人生反过来过了一遍。在职业上他也经历了突变，从一个建筑行业的企业家变成了种葡萄的。他生产的是生物动力法葡萄酒，从1999年开始他就不再穿鞋，这也成了他最鲜明的个人标签。作为一个后妈来说，克拉里萨其实并不算糟糕，她一直以来都想在种葡萄之外把养可卡犬的副业发展起来。我和他们在利古里亚生活了12年，那是充斥着果汁发酵臭味和狗粪便臭味的12年，此后我决定来佛罗伦萨上大学，同时也是为了能和奶奶提尔德离得近一些。其实皮耶罗作为一个个人来说还是挺出色的，但他过于个人主义，不会考虑别人的需要，更不会为之付出。为了遵循绿色生活的原则，他不用手机，只会给我写信。

如果说这个超现实一样的境况是个蛋糕的话，那么每年在罗奇尼-杰尔瓦西家过的圣诞节就是蛋糕上的樱桃。早在分居前我的父母就决定，每年的12月25日还是要一起过，他们要带上各自的新欢和子女齐聚提尔德奶奶家，如同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午饭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一团和气，但是每次吃到最后，奶奶都需要把刀藏起来，以免有人受伤。

有一次，我真想请卡罗丽娜参加我家的圣诞午餐，这样她就能看到医学上的无可救药是什么样子，她本身就是心理治疗师，主攻家庭治疗。

“星期天我就去你那里吃午饭，奶奶再见。”

好了，真的该工作了，还有给供应商的订货邮件要发……

“如果没有我你该怎么办啊？”

茱莉亚戴着她标志性的枣红色天鹅绒贝雷帽戏剧性十足地进了书店。她手中摇晃着一部手机，几秒钟后，我认出来那是我的手机。把手机忘在家这种事并不罕见，这仍旧是我的基因在暗地作祟。

“既然都来了，我给你拍几张工作时的照片吧。”

“行吧，但是我不喜欢的照片可得删掉。”

“不不不，照片得我来选，因为我还有另一个惊喜，见到之后你就该谢我了。”

茱莉亚是我的室友里面最有艺术范儿的那个，27岁，舞蹈演员，舞台表演专业延毕多年的学生，同时她还在一所私立学校学习视觉艺术。她的男朋友叫保罗，是个做事一板一眼的工程师，两个人在一起已经4年，茱莉亚把男朋友一个人留在利古里亚，后者周末时才过来和她相聚，不过保罗一直想让茱莉亚回去，这样两人才能组建家庭。我们俩是在一个艺术舞蹈展览上偶然认识的。言谈之间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利古里亚生活的地点相距不过几公里，彼此的人生却从未有过交集。她有着一头深色长发，古典芭蕾舞者的身材，我们马上就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觉察出对方与自己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相似。当时我们都在佛罗伦萨找房子，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一起找。当然在这之前我已经征得了冰雪美人拉凯莱·托莱西的同意，她当时也在找房，而且能和她合得来的人很少。但是茱莉亚凭借着阳光、疯癫和可爱的性格把拉凯莱也征服了。我们当时前后看了30处房子，没有一处合适的。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中介，和房地产中介比起来，他看上去更像个吃货，他开着自己的保时捷带我们到处转，请我们吃鸡尾酒自助，玩遍了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正是他给我们看了那套位于圣灵区中心的公寓。下去几级台阶后就是公寓的入口，一进门就是个宽敞的客厅，里面摆着餐桌、电视和沙发。厨房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最小，只剩下了一个狭窄的灶台，这倒是不要紧，因为我们三个都不是什么厨艺



达人。房子剩下的部分就是一个卫生间加四间卧室。我们刚开始就对那套房子感觉不错，因为之前看过的房子要么卫生间窗户正对着走廊，要么卧室一看就是由贮藏室改成的，根本无法居住。最后有两个原因让我们决定在各种房子里选择了它：客厅墙壁裸露的岩石以及公寓背面的一个小花园，后者宛如从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sup>[7]</sup>的书里走出来的一样。

“好消息，我拿到了一个演出的角色。”茱莉亚一本正经地说，把收银台转到一边，从包里掏出了照相机。

“哇哦，是正经活儿吗？”

“当然了，他们选了我掰茴香。”

“什么？掰茴香是什么意思？”

“其他人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就在一个角落里掰茴香打拍子。我已经要了票，你们一定要来。”

我亲爱的老天爷啊，又是当代戏剧！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扛下来。茱莉亚总是能找到全国最古怪的剧团并且加入。结果就是他们上演的作品总是晦涩难懂，我选这两个形容词仅仅是为了避免使用更加难以入耳的脏话。当然了，我、卡罗丽娜和拉凯莱肯定都要到场，就像三个火枪手一样整整齐齐。上一次我们看了一场感觉永远不会谢幕的演出，在两个小时中间，演员们除了互相大喊着难以理解的句子什么都没做，就是为了反映当今社会沟通的缺失。要不是茱莉亚向我们讲解了上述主旨，我还以为看了一场给听障人士的专场表演。

为了改变那天去看掰茴香表演的命运，我很想编出个借口，诸如需要去上一堂教人怎样恶心的速成课之类，但是我知道茱莉亚不傻，而且肯定会气到爆炸。她的热情一上来什么都无法阻挡，世界上没有任何事值得让我去毁掉她的美妙时刻，茱莉亚就是我们的蓝妹妹<sup>[8]</sup>。她的热忱也会传染给我们几个人，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演出可能让她分心，从而忘记另一件她在做的事情，对于这件事我们三个表面上没有说什么，其实内心都很抗拒。有一天她突发奇想，计划为我们四个拍一组肖像照片，作为我们友谊的一种见证。创作这种见证物的具体做法就是无论早晚随时给我们拍照，不管我们穿着百折千回的睡衣还是顶着成坨的头发。这些细节正对了茱莉亚的胃口，在她看来，这简直是帕索里尼<sup>[9]</sup>2.0式的新现实主义作品，然而对于我来说，这只会让人想要离家出走，不过这些话我从来都没敢说出来。



“行了，来了。”朱莉娅突然说。

我回过头去看，有个家伙正要进书店，如果用委婉一点儿的说法，他挺“特别”的，可以说是紧挨着“人类”的定义边缘长出来的。圆形的近视眼镜，那种遇到阳光会变色的厚镜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性感的东西吗？），斜纹粗花呢大衣，黑色衬衣，暗粉色领带，这人看上去有50岁了，55岁也有可能。但是真正挑战人类定义的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及肩，向后梳着，到这里都还没什么可吐槽的，而且对于我来说，长发男人还有那么一点点诱惑；他头发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密度，他的头发像泡沫一样蓬松，就是用梳子用力反梳之后的效果，我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乡镇理发店里见过，小时候我跟着克拉里萨一起去理发，最后我肯定会被剪成妹妹头，留着整整齐齐的刘海。除此之外，他还让我想到了我曾与之一起生活过10年的那些可卡犬。当他走近之后，我注意到了他头发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就是光泽，我也不知道为何，但是他的头发就是在闪亮着，那一团东西同时做到了卷曲、有光泽和蓬松。我感觉自己好像陷入了梦境。

然后我们的神秘客人露出了一种刚刚舔过柠檬，不，是舔过一棵柠檬树的神情。

他热情地跟茱莉亚打招呼，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和问候，然后就开始研究起了书架上的书。

“卡拉索新出了本书，你有吗？”他说，仍然没看我，眼睛看向了天花板。

要不是茱莉亚不停地跟我打手势让我回答的话，我可能会一直站在那里，等着我们的这位先生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情愿地走了过去，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浅色封面的阿德尔菲出版社的书。

“有的，您看。”我恭敬地把一本《托马斯·布朗先生的象形文字》递给他，尝试着与他的目光交汇，好知道他在不在线，“这本书我刚读过，推荐给你。我还读了《雷利吉奥·美第奇》，上面有卡拉索对托马斯·布朗的分析。”

我说完这句话后，“可卡犬”的脸上出现了光彩。是的，我已经给他取好了外号，这是他第一次正眼看我。

此时茱莉亚莫名地有些激动起来，她站到了我们中间，开始用一种我从没听过的做作音色说起话来。

“小蓝，现在我向你介绍我的朋友内里·韦努蒂，”说着她向“可卡犬”靠近了一些，“不过你肯定已经对他的大名有所耳闻了。”

我的下巴差点儿掉在了地上。这就是内里·韦努蒂？

我当然认识！他是佛罗伦萨文坛最受好评的作家。为什么茱莉亚之前都没跟我提起过？

让我事先有所准备也好啊！

我还当他是刚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病人！

“你好，内里，很高兴能认识你。抱歉没能认出你来，封底的照片我一般不会去看。”

他做了个手势，意思大概是介于“别担心”和“我原谅你了姐妹，你有罪”之间。

“是的，内里，我之所以把你带到这里，是因为小蓝想为你的新书办一场见面会。”茱莉亚说着转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就好像在说：你给我把握好了。“这家书店才刚开不久，做点广告总归是好的。”

我尴尬到了极点，就这样厚颜无耻地跟另外一个人推销自己完全不是我的性格，从骨子里来说我还是个羞涩的人。

不过这次是茱莉亚帮我做的推荐，所以我其实可以放轻松，十指交叉着看他如何回应。我不能失去这个大好机会。如果内里·韦努蒂能来店里，肯定能帮我把书店的名气打出去。

收到茱莉亚的助攻后，我开始用自己能发出的最讨人喜欢的声音说话。

“是的，内里，我很想能和你组织点儿活动。嗯，你看行不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别把它当成负担，就因为茱莉亚把你介绍来了……”

“我没问题，”内里回答道，他仍然在研究手里那本卡拉索的新作，“这段时间我很忙，两周后怎么样？”

我试图用一种不甚在意的语气掩饰自己内心的澎湃激情。

“可以的，没问题。”我真想跳到他的身上，亲吻那副深色的镜片，用手抚摸他那不可思议的头发。他头上的拖把头是最吸引人的，我真想亲自摸一摸，但是我不确定摸过之后手是否还能抽出来。我们用力地握了一下手，这就正式多了，然后相约一个星期后再联系。

我们商议的结果是：我来负责所有的一切，在报纸和社交网络上打广告，还要准备个小型的冷餐会；他则会带上一个熟识的女记者充当见面会的主持人。

“亲爱的，我也走了，”茱莉亚过来拥抱了我，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内里帮我约了和罗西尼剧院的总监见面，时间快到了。我们晚上家里见。”

我紧紧地拥抱了她。

“谢谢你亲爱的，我欠你个人情。”

“瞧你说的，要不然要朋友干什么？”

她冲我挤了挤眼睛，然后循着作家的方向跑去了，作家已经出了书店，盯着书店所在大楼的外立面在看。

二人的身影刚消失在墙角处，我就忍不住高兴地跳了起来。

和内里·韦努蒂办活动！

所有人都会来的，这是我的书店举办的第一场重要活动，我要马上告诉朱里奥去。不用说，见面会后的冷餐会是他的活儿了。

正当我要出去的时候，一位70岁上下的金发老太太出现在了面前。

“小姐，您得帮帮我，”老太太的佛罗伦萨腔很地道，“我现在什么书都看不进去，您能给我一本能看得下去的书吗？”

说着她就在入口处的沙发上坐下了，那里就是为顾客准备的，只有读上几页之后，顾客才能知道这本书是否符合自己的胃口。

“哎呀，太太，这个责任可真是重大！您想读哪类的书，小说、推理，还是历史小说……”

她的下嘴唇动了动，在书架上扫视着，一副沉思的模样。

“我想要本逗乐的书，有个像我一样的傻瓜才好呢！近来日子不好过，我老头儿身体不好，我得想法子开开心。”

说着这话的时候她的眼中浮现出了一丝悲伤，我的心头一紧，我很想帮帮这个老太太，哪怕只让她高兴5分钟也好。

“《欢乐梅姑》怎么样？您看过吗？”

“欢乐没什么？”

“是《欢乐梅姑》，老太太。是帕特里克·丹尼斯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讲的是个行事古怪的阿姨的故事，她是个喜剧演员，从不循规蹈矩，也不缺笑料。”

她已经感兴趣了，从她看着粉色封面的眼神里就能看得出来。

“好的，您说服了我，就请给我这本吧。不过要是逗不笑我，我可得过来找您。”说着她把书递给了我，跟着我到了收银台边。

“您尽管来。不过如果我没能治愈您的悲伤的话，也请过来告诉我。”

“如果连我的悲伤都治愈了，那我就再过来多拿几本书。”

我们一言为定，老太太付过钱之后亲切地与我告别。今天早晨的开局不错，我还得去把见面会的消息告诉朱里奥·玛利亚。

刚出书店，一月里不多见的和煦阳光照射在我身上，我的幸福感成倍增长，这是多日阴霾之后久违了的光。我疯狂地渴望着夏天、更长的白天、青草初剪后的芬芳以及晚上回家时我在路上的影子。

我刚跨过酒吧的门槛就停下了脚步，因为我看到朱里奥·玛利亚和他的最爱米娅在一起，对方是个住在附近的女大学生。他不敢表白，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对方调笑，而女孩对他的心意一无所知。有一次我曾试图跟女孩挑明这件事，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每一次女孩走进酒吧时朱里奥·玛利亚（女孩并不知道他的姓是什么）所暗暗发起的爱情攻势根本没有打动当事人，甚至没有被她注意到。他们俩的差别大得就像日与夜：她梦想成为翻译，开一家出版社，而他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是小学课本。他是个身材高大的运动达人，有纹身，去健身房；而她多肉，不爱动弹，且小资得要死。

我和米娅的共同点就多得多，第一条就是对阅读的热爱，我们甚至可以就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流派探讨整整一个下午。有时候我们的对话还会持续到晚上，我们会在旅游打卡地之外找个地方坐下来。她是个非常特别且充满活力的家伙，但同时又很脆弱；20岁那年，她

放弃了在传播行业的工作，转而去读了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朱里奥·玛利亚会对她感兴趣让我十分诧异，他在选女人这方面一直都很肤浅。和文采飞扬比起来，丰乳肥臀一直更受他的青睐。米娅的长相很不错，大大的深色眼睛，随意的刘海，而且身材可以说是凹凸有致，挺立的胸部和圆润的曲线相得益彰。她是那种典型的不被蠢男人喜欢的漂亮女孩。

我慢慢地向后退，正当我要像一只突然被手电筒找到的蟑螂那样慌忙逃窜时，她回头看见了我。朱里奥特别讨厌我偷走他和米娅的二人时刻。

“小蓝快来，我们刚才在谈的话题你肯定感兴趣。”米娅兴奋地叫道。

我进了酒吧，正当我要在米娅旁边坐下的时候，我的余光捕捉到了朱里奥·玛利亚向我投来的目光中的不满，我的出现太不合时宜，但是已经晚了。

“等等，我先要告诉你一个重磅消息：内里·韦努蒂下个星期要来我的书店推介他的新书了！”

这句话立马俘获了她所有的注意力。那天她穿了一件杏黄色的毛衣，显得愈发可爱。

“不是吧！真的假的？你就是我的偶像！”她像小孩子看见巨型巧克力蛋糕那样拍着手叫了出来。

刚才她和朱里奥的对话已经被忘到九霄云外了，结果就是，后者对我的愤恨又升高了一个档次。但是米娅激动的反应让我感觉十分幸福，我需要将自己的狂喜和能够完全理解它的人分享。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帮助。在转行学习外国语言文学之前，米娅还拿过传媒专业的文凭。她曾经在很多公司和活动组织机构里做过社交媒体经理。

我知道她是因为被折磨得快要精神崩溃才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但我还是想试一试。我和社交网络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从没申请过个人账号，书店的账号我也很少打理。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我知道你已经退休也不想重操旧业，不过我真的需要人帮我组织和宣传这次活动。我一点概念都没有，甚至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她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那是肯定的。我现在已经有计划了，快来，我们到那边详细说一说。”

她一边起身朝书店走去一边继续说着，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就把一摞笔记本和笔掏了出来。

高效的人真是神奇的存在！我真想紧紧地抱住她。

正当她一边跟我讲解一边记着笔记的时候，在这么长时间里，我第一次感觉到，似乎一切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我需要祈祷万事顺遂。

## 注释

[1]斯特雷加奖，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项。

[2]美国作家乔治·R.R.马丁的奇幻文学作品。

[3]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族。

[4]弗吉尼亚人号，小说《海上钢琴师》中主人公一生都没有离开的邮轮。

[5]嘉达（Giada）和詹卡洛（Giancarlo）两个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6]意大利一个小村庄出身的著名演员、歌手。

[7]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8]动画片《蓝精灵》中的人物。

[9]意大利著名导演。

### 3 恼人的室友、红色大衣和表现焦虑

然而现在，当你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承受着自己永远不曾敢于尝试的孤独时，我只想让你为自己写一次，说说你为何这样对自己，为何要让陌生人触碰你最敏感的伤疤。

大卫·格罗斯曼《愿你是我的刀》

#### 两周后

“‘今晨’的朋友们，这是个神奇而动人的故事，快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吧！”

闹钟告诉我现在已经7点了。才早上7点就有人开了电视，音量大到能吵醒冬眠的熊。开电视的很可能是住在楼上的“豹子女士”，那是个性格火爆的老太太，70多岁，后梳的头发，永远化着超级浓的妆，她的外号来自于她身上永不缺席的豹纹服装。她和孙子住在一起，后者在外貌上也几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和“优雅”二字更是不沾边。我们经常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虽然每次我们都忙得焦头烂额，他却能心安理得地和宾客们一起拿着纸杯坐在我们价值6.5欧元（这是能找到的最低价格！）的宜家折叠椅上。在这些场面介于中学生派对和匿名酗酒人士集会之间的聚会上，超级滑头马特奥曾经先后试图和我家的每个人调情。他还曾和一个自称著名导演弗朗克·扎菲尼助手的人一道试图诈骗我、茱莉亚和拉凯莱，声称只需要交30欧元，这个人就能帮我们拍一组照片交到导演手里，之后我们就会被选中，有机会出演这位导演正在佛罗伦萨拍摄的新片。这个家伙一看就不是能靠得住的善茬，满嘴声称我们马上就会再见面签合同。之后我们确实很快就见到他了，只不过是在一档叫《鬣狗》的电视节目里，节目拆穿了他的骗局：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傻子在各种废弃的场所抱着万圣节烂

南瓜拍了照片。为此马特奥表示了极大的歉意，他特地逐一邀请我们每个人吃饭以赔罪，每次都没让另外两个人知道。

男人的天真总是会让我发笑。有些男人根本无视女人间友谊的基本准则：如果是真正的朋友，女人之间是无话不谈的，无论是洗发水的牌子，还是伴侣在温存时拒绝脱下的袜子品牌。

现在我已经睡意全无，我该起床了，今天晚上就是内里·韦努蒂的见面会，我还有一堆事情要准备。

出了房间我才发现，电视的声音其实来自于我家客厅。我正要穿过客厅去往洗手间，此时我注意到了一个从来都没见过的女孩坐在沙发上，就好像随时都会冲出去的百米赛跑运动员，她的臀部和沙发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接触。她一手拿着电视遥控器，一手夹着根香烟，时不时贪婪地嘬一口。

这位在我的沙发上安营扎寨的陌生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凑过去想要看看她如此专注盯着的电视屏幕上到底有什么。是图文电视。是的先生们，我可以向你们确认，都公元2019年了，图文电视还在。确切地说，她在入神地读着黑体字的新闻，我怀疑就算我这步朝她迈去她也不会察觉。

“你好。”

听到我的声音之后，这个陌生人一下子跳了起来，差点儿就撞到了我们那“贫穷艺术<sup>[1]</sup>”风格的吊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吊灯是这种风格的作品，而是指它的样子真的就像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不好意思，我没想吓你。我是小蓝，就是“蓝色”的那个“蓝”，你是……”

陌生女孩仍然圆睁着眼睛看着我，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她的眼睛显得更大了，就像个从窝里掉出来正在找妈妈的小猫头鹰。

“你好，我是塞里，”她说伸出了一只柔若无骨的手，“卡罗丽娜没说过我要来吗？我是布林迪西<sup>[2]</sup>那边的表妹。”

“没有，她没说过，不过没关系，不要紧。”

我本想跟她说，电视的音量引起的震动有可能动摇大楼的地基，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随她去了，我挤出了一个微笑朝厕所的方向继续走去。不过话说回来，塞里又是个什么鬼名字？我开始揣摩起了包括



我的名字在内的各种名字的意义，这时拉凯莱房间的门开了，她伸出了一只手，一把将我拽了进去。

“你到底跟不跟那个小贱人说把电视调小声点儿？还是说需要我亲自过去打爆她的狗头才行？”外交从来都不是拉凯莱最大的天赋。

一头浓密的桃木色头发乱糟糟地披散着的她，就像是美杜莎本人。弗罗多正躺在她的床上——那是她养的猫。此刻它正睡眼惺忪地看着我们。

“你之前知道卡罗的表妹要来吗？刚才看见她的时候我差点儿吓死。”

“知道，不过她没敢告诉你，她应该是托过我跟你说，但是我给忘了。”

她坐到床上，除了弗罗多之外，最显眼的就是印有凯蒂猫图案的被套，那是她上次过生日时我送的礼物。她捋了捋耳后的头发，接着说：

“这小妹可是个人物，你得小心点儿。昨天晚上我们才刚聊了5分钟她就告诉我她还是处女。我差点儿没把花草茶泼她脸上。”

“你看吧，昨天晚上我才跟朱里奥·玛利亚吃了个饭，就错过了这么一场好戏。她多大啊？不会是个极端天主教徒吧？”

“25了，亲爱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教徒，不过我们应该有机会了解，毕竟她要住6个月。”

“什么？”

我惊讶地耸起了肩膀。

“哎呦，这个细节我也忘记跟你传达了。”

她从床头柜上抄起了一个杯子，喝了一口看上去不怎么健康的神秘液体。如果她连隔夜的焦油状冷咖啡都能喝下去，那我将宣布她正式成为我心中的女英雄。

“为了补偿她表妹带来的不便，卡罗丽娜会多付一部分房租。”

我的怒火马上消了大半。虽然卡罗丽娜欠我很多解释，但是能在房租上省些钱意味着我不必每个月都油桶见底了。

“我们今天晚上7点去你的书店，对吧？”她一边说一边伸了个懒腰，凸显出背心下胸部浑圆的形状。胸大的瘦子是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人类类型，没有之一。

“我们把塞拉菲娜也带上，这样就能多一个人了。”

“不好意思啊，塞拉菲娜是谁？”

“什么塞拉菲娜是谁？就是那个听图文电视打了40分钟鼓的普利亚<sup>[3]</sup>山区处女啊。”

原来塞里是这个意思！塞拉菲娜的简称。我用手捂住了嘴，努力不发出笑声。

“别引我笑啊，你个傻子，她能听见！好吧，能多个人就行。还有踢橄榄球的那些人也来，你通知到了吗？”

“通知了，马蒂亚和另外五个男孩儿会来，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谢谢了，你真棒。我去洗漱了，好早点去书店里准备。”

在室友面前我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很躁动。非常躁动。出于对无人捧场的恐惧，我已经事先做好了一系列准备：我让每个朋友都邀请20个人，并且确保其中至少10个会来，要不然就绝交。如果他们在本地有亲属，那么邀请范围就必须扩大到第三代旁系血亲，超过80个才好。我所有的脸书好友都接到了通知，我还在所有只要聊天记录中出现过一次“书”字的小组里都发了广告。我还印了传单放在朱里奥·玛利亚那里，做了张海报贴在了对面西蒙娜的文具店里，她是我在这一带的知己。我还考虑过在停着的汽车雨刷下面塞一些海报，后来感觉有些过于大张旗鼓就放弃了。

我像小时候一样被不安全感裹挟，我一直都很讨厌这种感觉。你们要知道的一点是，我小时候不和任何人说话。我以前害羞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只喜欢独处。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我一个人玩儿，一个人荡秋千，一个人画画。其他的女孩儿全都三五成群，我则孤零零地在一边躲着，想着如果能像她们那样该多好。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在做了几个月隐士之后，我和一个叫克里斯蒂娜的女生成了朋友。我当时高兴坏了，我终于也有朋友了。不过我很快发现，克里斯蒂娜不是个可靠的玩伴。那时我们在学校里玩了小一个月时间，互诉衷情，有一天，她说第二天会来我家玩。那是个星期二，我记得很清楚。我精心挑选出了我最好的玩具，还让克拉里萨给我编了辫

子。当她给我编头发时，我一直在讲克里斯蒂娜如何特别，她们很快就能见面等等。到了3点钟，我去了花园里等，一边等一边读着我喜爱的书之一——《切莱斯蒂娜去市场》，书里讲的是一只小老鼠去市场上给全家人买东西的故事。我那时候还不会看时间，但是我知道如果第五频道响起“叮叮当”的声音时就是4点了。我每过一会儿就跑到屋里去打开电视，看看我那两个毛茸茸的朋友——乌安和安布罗乔——有没有出现在我家厨房里的那台小电视里。两个玩偶出现了，又消失了，然而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妈妈都没有现身。

第二天，克里斯蒂娜在学校里编了一个貌似真实的故事，试图为自己的爽约辩解。刚开始我还信以为真，不过后来她每个星期二都要用这个故事作为各种事情的借口。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不想失去唯一的朋友，我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也不再让克拉里萨给我编辫子，这样我就不必解释克里斯蒂娜为什么没有来。

够了，悲情岁月已经过去了！今天晚上肯定会很成功，我还叫上了米凯莱和大学里的同学。只缺两个莱奥科尼家的人。我钻进卫生间，开始认真地为今天晚上梳洗打扮。

那天早上，有个我从来都没见过的女孩正在书店卷帘门前等我。她穿了一件惹眼的漂亮樱桃红大衣。我一如既往地迟到了，但是对方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样子。

“你好，你在等书店开门吗？”保险起见我问了一句，也许人家是在等朋友而不是在等我。

“是的。不过没关系，你不用着急。”

我一个顾客都丢不起，哪怕我现在喘得要命，隔壁酒吧里咖啡的香气也让我垂涎欲滴，我还是以闪电般的速度打开了书店的卷帘门，开了灯，用Spotify<sup>[4]</sup>播放比莉·荷莉戴<sup>[5]</sup>的歌曲，这是我每天早晨的慰藉。音乐声和它带来的舒适感在空气中弥漫，现在咖啡可以就位了。

正当我忙着收拾昨天晚上留下的各种杂物的时候，我用余光注意到穿樱桃红大衣的顾客有些茫然地四下里看着。

“你能给我一个建议吗？”她凑近到柜台前问。

我放下了手里的各种票据。

“当然可以，尽管说。”

她开始用手指搓着一缕头发，压低了声音说：

“那个，我这段时间有些纠结。我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事，我想找一本书解决我的问题。”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她下面要说的话了。

“说说是什么事，我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女孩低下了头，一看就是在想怎么说才好。

“我和男朋友交往已经6年了，9月份就结婚。”

我还以为是个什么悲剧呢。

“太好啦！恭喜恭喜，多好的消息啊。”

她的声音又低了一分，现在简直像是私语。我只好凑了过去，以免听漏什么。

“也算是吧。不过我已经爱上了另一个人，怎么都忘不掉。”

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哽咽了，眼睛也泛起了泪光。她赶忙用手挡住眼睛，这时我看到她无名指上的钻戒在熠熠发光。

怪不得她在那里搓头发，事情真的很棘手。

我时常有感于人类关系的复杂性，惊异于人竟然能把所有情感都隐藏起来，装得满不在乎、岁月静好。如果在酒吧或者电影院碰见眼前这位身穿樱桃红大衣，留着金色碎刘海且笑容甜美的姑娘，我怎么都想不到她暗地里掩藏了这般的的不幸福。

我尽量控制着动作幅度，又凑近了一些。我明白，有时候即便只有一个词用错，那个刚刚还跟你敞开心扉的人也会突然一言不发。

我小心翼翼地开始说话。

“我懂。有时候就是会有人走进我们的心房，然后盖起一座违章建筑，这个结果会永远伴随我们，就像那些错误的投资选择一样。”

红衣女孩笑了。还不错，我用来缓和气氛的反讽技能这次也收到了意料中的效果。她还在，而且没有自闭。

“是的，他就是这么干的。我们是异地，他也有女朋友。”当说出“女朋友”这个词时，她不自觉地撇了一下嘴。

“他住在另一座城市，我们很少见面。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定期发发邮件，不过我们两个都不想终止这段关系。但是我自己很困惑，我不知道怎样处理现在的局面。我想要一本能帮助我思考这段关系的书。”

“行，让我想想。”

这不是个容易满足的要求，我要找一本讲异地恋的书。虽然在冲动的阅读生涯中已经读过几百本甚至上千本书，我还是会遇到不知道该推荐什么书的情况。

不过等等，两个恋人，异地恋……我突然灵光一闪，但是我还是需要看看书本身。放外国小说的那个书架在进门右手边G排，找到了。我随便找了一页开始读了起来。

我只求你不要离去，因为你一旦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你会逃出这个世界，永远都不愿想起今天你我之间开始的故事，不愿想起我们慢慢地痛苦地向另一个人敞开心扉的时刻。不要停笔，用尽最后的力气把笔抓在手里。你吃力得直发抖，但是你仍然在写，将你的根基深入我的内心。不要怕。也不要怕你在一百万年前或者两天前闪过的那个念头，那时你宁愿有一天因意外或手术事故而失忆，再醒来时什么都不记得，然后慢慢地想起我们的故事，一点点讲给自己听，其间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故事里的男人还是女人。

我想让你记起当女人是什么感觉，既不当男人也不当女人又是什么感觉。只是“当”而已，完全不考虑其他，不考虑定义，不考虑人称代词，不考虑词汇和性别。也许只有这样你才能几乎碰巧具备成为“我”的那种原始的可能。

就是它了，我找的就是这本书。完美。

我又找到了那个女孩，她正盯着放儿童读物的书架，我把书递了过去。书的封面上是个有着古代风情的女性面孔，上面用红字写着：愿你是我的刀。作者是大卫·格罗斯曼。

“看这本吧。这个故事和你们的很像，很复杂，但又像命中注定。”

她看了一眼手里的书，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样子。我翻到了刚才看的那一页，指了指刚才打动我的那两段话。

“我的天，感觉就像在说我们俩。”她小声说。

“如果不起作用的话就拿回来给我，好吧？”

“好的。”女孩合上了书，又露出了她那甜美的微笑，“对了，这本书我也要。”

除了格罗斯曼的书之外，她还拿了一本《孕期日记》。

“我给你包成礼物包装吗？”我指着她刚递给我的这本书说。

“不用了，是我自己看的。”

我们对视了一秒钟，我突然明白了之前她在讲述自己地下恋情时的不适是因为什么。

“好的，那我给你装在袋子里。”

我把她的书递了过去，然后就在她快要出门的时候，我突然想跟她说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再来找我。不买书也行。”

她没有回答，只是看了我一眼，栗色的眼睛带着一丝忧郁。

“对了，我叫小蓝，‘蓝色’的‘蓝’，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瓦内萨，那就再见了。”

正当我还在想着红衣女孩的时候，朱里奥·玛利亚出现在了门口。他的拖延症又犯了，此时正为晚上的冷餐会而焦虑，从8点就开始在WhatsApp<sup>[6]</sup>上用各种问题轰炸我。之前我已经看见他出现了好几次，但是由于有红衣女孩在，他也不好上前搅扰。现在我终于一个人了，只能亲自面对他的暴风骤雨。

“晚上到底有多少人来？我得准备自助餐。我还可以用见面会作借口给米娅发信息，看能不能聊起来。”

他动了动眉毛，摆出一副过时的拉丁情人的样子。虽然他是个帅气的男孩，但是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把牛排摆在素食主义者面前一样。

“又发？你昨天前天都给她发信息了。她主动给你发过几次信息？”

“从来没有过。”

“那就行了，什么信息都不要发，快去准备晚上的食物。”

在追女孩这件事上朱里奥·玛利亚就是个废物，一次靶心都没中过。这么多年来我多次试图向他讲解女孩的心理，但每次都像对牛弹



琴，一次不如一次。

他刚说要走，但是突然决定要在这个早晨给我的伤口撒一把盐。

“话说回来，我还跟你要建议呢，你自己在爱情上好像也不怎么成功嘛。”

我们可爱的小朱里奥可真有心，他非得让我想起这一茬，我近来的感情生活可以用一本书的书名来概括，那就是迪诺·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去年我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4年的感情，在那之后唯一上过我那张床的就是弗罗多了，它一直在试图将我引向出轨的边缘。

“我们的大活动准备得怎么样了？”一个亲切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米娅刚刚以其惯有的胜利者姿态走进了书店，还没来得及收到朱里奥·玛利亚计划发给她的信息。他马上变得满脸通红，心想米娅肯定听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不过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几分钟前我们就已经改换了话题。

那天的她有些不一样，深色的头发上多了两抹蓝色。

“你不是有课吗？”我问，“你的头发是怎么了？”

“对，本来有课。不过我的第六感捕捉到了空气中的焦虑，所以我就过来拯救你了。”

“你的第六感可真准，我已经快要崩溃了。”

“头发你不喜欢吗？”她说着手抚摸头发上染成了蓝色的部分，“我今天感觉有点飘，所以就把头发给染了。”

我试图去掉朋友滤镜去看她。这些年来我发明了“朋友滤镜”这个词，用来描述我们在观察所爱的人时加上的那种特殊“镜片”。在我看来，我的朋友们都是天仙一样的存在。但是在听过其他人，尤其是男人的意见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在美丑上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朋友滤镜。客观来说，她这次头发染得太可怕了，但是我肯定不会告诉她，严刑拷打也不说。如果是拉凯莱的话，我肯定已经让她回去找理发店退钱了。

“我也说不好，上一次我喜欢染发的时候还是1998年，那时候我9岁，偶像是水叮当乐队的女主唱和辣妹组合<sup>[7]</sup>里的杰瑞·哈利维尔。”

我转头看了看朱里奥·玛利亚，他好像也快被那极具争议的蓝头发给催眠了。

“行，那就动起来吧。找点儿事做，晚会马上就要开场。”

## 注释

[1]Arte povera，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艺术风格，以各种废弃物为创作原材料。

[2]意大利南部城市。

[3]布林迪西所属的意大利南部大区名。

[4]一款音乐软件。

[5]20世纪上半叶的爵士乐女歌手。

[6]一款用于智能手机之间通信的程序。

[7]英国女子偶像组合。



## 4 搅扰的回归、僵尸入侵和昏厥

如果道德和美学准则不复存在，也就不会丢人了。

尼科洛·阿玛尼提《让派对开始》

### 同一天晚上

已经是下午6点，一切仍旧是失控的。朱里奥·玛利亚还在切菜，一如既往地慵懒，佛卡夏面包还没有填馅料，冷餐会连影子都看不到。见面会上要用的书还在路上，送书人自己也不知道几点能到。书店里的椅子数远少于预计要来的人数，而内里·韦努蒂还有不到一小时就要到了。幸好我们的拯救者——拉凯莱和茱莉亚已经开始帮朱里奥·玛利亚准备自助餐，与此同时我和米娅在尽量收拾点空间出来，以免作家的幽闭恐惧症发作。

“你觉得如果把这张桌子往右挪一挪的话还能多放一张椅子吗？”

“这样就可以，要不然就没地方走路了。我们请的人就算只来一半的话也要完蛋。”

为了那天晚上我好好打扮了一番：简约但花了心思的羊毛小黑裙，高跟鞋，淡妆，头发向后盘成了蓬松的发髻。只可惜我没想到搬桌椅是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头发已经像流出冰箱的奶油那样散得到处都是，睫毛膏也随着汗水的增加而逐渐消失。我并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变成奥黛丽·赫本，而更像一只梳过头的大汗淋漓的熊猫。再看米娅，除了那头蓝头发之外，她保持了自己一贯的天仙般的完美。

“仙女们，晚上好！准备得怎么样了？”

卡罗丽娜的声音开心得有些做作。她知道对于表妹的不期而至自己还欠我一个说法，所以尽量比平时更亲切一些。既然说到这里了，卡罗丽娜的旁边就站着这次争议的主题，不，应该是主人公，也就是

晚间出门打扮的塞里。她早晨还绑成马尾的黑直发现在已经披散下来，烫了一种就连《卷毛头》<sup>[1]</sup>中秀兰·邓波儿<sup>[2]</sup>都不会烫的卷。然而塞里并不是秀兰·邓波儿，她身高1.8米，体重90公斤。她腋下紧紧地夹着一个包，就好像刚进了加拉加斯治安最差的酒吧一样，她紧紧贴在卡罗丽娜的旁边，而后者完全不知道表妹在试图融入自己的身体。好在她摘掉了猫头鹰眼镜，改戴了隐形眼镜，但是仍旧有改进空间。

“你好，卡罗，就这样吧……只能尽量减少点儿难看程度了。你好塞里，很高兴你能来。”

“他们说今天有打橄榄球的，他们人呢？”

当着“山区处女”的面，她就这么直接进入主题了。

“他们是拉凯莱的朋友，会晚点儿过来。你们先去朱里奥·玛利亚那里喝杯香槟吧，我们马上就收拾完了。”

塞里好像对我的答复并不满意，拉着卡罗丽娜朝隔壁酒吧<sup>[3]</sup>走去。

“哦？那是谁啊？”米娅来了兴致。

“别管了，晚点儿我再跟你说，我们把这个小沙发挪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晚上好，小蓝。”

我讨厌这个声音，无论你跑到哪里，她总是阴魂不散。

“我看你是有时间准备见面会的。”

我慢慢地转过头去，谁在那里我已经知道了。是的，就是“斯特雷加奖”，她正用自己发炎的眼睛看着我，怒气让她的酒糟鼻变得更明显了。

我试图装出一副又惊又喜的样子，但是我不像茱莉亚那么会演。

“你好，贝阿特里奇！见到你真高兴。”

她的目光一动都没动，脸上的皱纹又多了一些。

我只好继续说：“没有再联系你真的不好意思。你的书我正看着呢，很不错，不过我还没看完。”

听到“很不错”几个字的时候她的表情柔和了一些，我的安抚可能奏效了。

“所以我才等着在你这里办见面会啊。”

她双唇紧闭，鼻孔张大，显然她没吃我那一套。

“内里·韦努蒂的这本书上个星期才出版，他的书你倒是有时间哈。”

她的声音越来越高，听起来很焦躁。用这种场面来迎接内里肯定不是上策。我得编点瞎话出来，而且时间紧迫。可惜米娅帮不上我的忙，我还没跟她说过“斯特雷加奖”的事，我当然也不能当场说。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没有，瞧你说的。其实我和内里是朋友，他的书我已经提前拿到了，所以出版之前我已经读过了。”

“斯特雷加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神采。我马上就意识到我的这个点子无异于一个乌龙球。为了躲开一个烦恼，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更大的麻烦。

“那他来了之后你能介绍我们俩认识吗？你们既然这么熟的话，应该不成问题吧？你也知道，我需要换个出版社，现在的这个一点都不操心公关，他们都是群懒汉，一点都不明白我这本书的潜力。和内里合作的那家出版社就正适合我。”

她双臂交叉，装作和善地看着我。

好了，现在我怎么才能从这个超大、巨大、超级大的麻烦中脱身呢？如果“斯特雷加奖”跟他搭上话，内里会发现我在以他的“好朋友”的身份自诩，然而我们总共才见过半次，他可能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子，毕竟上次说话的时候他几乎一直都在看着天花板。我也不可能求他帮我圆谎，我不觉得他是个肯开玩笑的人。在我的“兴趣和爱好”类脑中小电影里面，在内里的加持下，我的书店已经成为作者和读者会面的大本营，如今这个白日梦正在化为泡影。

“当然可以，你们可以聊一聊，不过要等见面会结束之后，办活动之前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你先去隔壁的酒吧拿点儿东西喝吧，算我账上。算了，我还是陪你过去吧。”

我轻轻推着她朝酒吧走去，里面已经人满为患——其实一共只有10个人不到。朱里奥·玛利亚站在吧台里，后面茱莉亚和拉凯莱两个帮厨在忙着切东西塞馅料。如果这灾难性的场面和我无关的话，我肯定会笑出声来。这两个人平时连锅都不会碰一下，现在她们却忙得像布鲁诺·巴尔别里和卡洛·克拉科<sup>[4]</sup>一样。

我把“斯特雷加奖”留在了吧台边，然后一把将卡罗丽娜拉了过来。塞里仍然紧紧抓着她们的包，她本想跟着我们过来，我凶狠地使了个眼色，她就待在原地不动了。

刚出了酒吧，卡罗丽娜就开始不停地说了起来。她当时肯定不好过，但是我并没有帮她的意思。即便她竟然让拉凯莱来转告我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也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当然过后我肯定不会饶了她。

“小蓝，真不好意思，塞拉菲娜的事我本该事先通知你的，但是她事先也没通知我。我会付双倍房租的，你别……”

我抬起一只手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话。卡罗丽娜欠我的这个人情，我想现在就兑换。

“那今天我就给你个任务，完成得好的话我们就两清了。你看见那个头发炸开满脸皱痕的疯子了吗？”我指着吧台边上的“斯特雷加奖”说。

“看见了，她是谁啊？”

“现在什么都别问，你的任务是让她远离内里·韦努蒂，我不在乎你怎么办。卡罗，拜托了，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她睁大了眼睛，以表示对这项任务的抗议。

“我怎么办啊？我都不认识她，塞拉菲娜还时刻黏着我。你知道吗，我姨已经吃定我了，一定要让塞拉菲娜在佛罗伦萨找个男人，说她已经25岁，该嫁了。她和我妈整天就跟催命的一样。你都不知道，除非是布拉德·皮特，要不然她都不正眼看一下。”

我耸了耸肩，在那种时刻，塞拉菲娜的结婚计划根本不是我会考虑的事情。

“我不在乎你怎么做，但一定要给我做到。今天早晨我们的‘寻夫公主’7点就把我吵醒了，电视音量开到了最大。”

“什么？我都跟她说过早上要轻一点儿了，会打扰到你们。她不能再像自己住的时候那样我行我素了。”

她肉眼可见地激动了起来，我忍不住心软了一些。

“看那边，”我指着我的迫害者的背说，“今天晚上你就只有这么一个任务。”

“好吧，我试试。”

“不要试，要成功。”

我亲吻了她的额头就离开了，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留给了满眼绝望的她。

正要走出酒吧时，我遇到了三个小青年，他们介于参加情感节目的情侣和帕索里尼的《求生男孩》里的人物之间。

进来之后他们就和朱里奥·玛利亚碰肩握手致意。

“哥们儿，那个臭写书的在哪儿呢？”

不，这不是真的，但又像是真的。虽然知道朱里奥·玛利亚认识的人要么是踢球的要么是健身的，之前我还是让他叫几个朋友来参加见面会，但是我叮嘱过他一定要请靠谱的才行。我不想让内里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来参加我的活动，所以我就随便抓了什么人过来。

朱里奥·玛利亚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说只会请上得了台面的人。但是现在看来，我们显然对于“能参加新书见面会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正当我还在气头上的时候，有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亲爱的，我迟到了吗？”

在这座修罗场当中终于出现了一张亲切的面孔。提尔德奶奶正笑着看着我，她那和蔼的表情总是能照亮一切。我紧紧地拥抱她，而且感觉永远都不想松开，我想永远保持这个姿势，这样就能免于面对接下来的一切。

“小蓝，我的乖孙女，你快把我的肋骨压断了。”

奶奶仅有1.6米高45公斤重，有时候我就奇怪她是怎么生出来皮耶罗那个大块头的。她是个无论举止还是衣着都很优雅的人，而且就像米娅一样，她能时刻都保持完美。她肯定是个适合参加见面会的人选，她白色的头发挽成了发髻，穿着一条蓝色西裤。

“不好意思奶奶，见到你我真的太高兴了。我的室友们在里面，快递员来了，我去一下就回来陪你。”

是的，在各种混乱之中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拿着内里的书的那个可恶的快递员，此时依然不见踪影。书店里已经连一本内里的书都没有了，最后一本今天早上刚刚卖出去。给我供货的经销商代表詹纳罗——一个总是精神百倍的家伙——向我保证说“最多下午1点我就能到”，肯定能赶上见面会。百爪挠心的我正要拨通快递员的电话，这时我远远地看到了可卡犬毛发的光泽，那是内里·韦努蒂在朝我走来。他身边还有个60岁上下的女人，那是他今晚的主持人，《今日佛罗伦萨》的一位记者，那是佛罗伦萨及周边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我看了眼时间，已经6点45分了，见面会还有15分钟就要开始。

我朝着我的客人们走去，表面上尽可能地装得很镇定，好像一切皆在我掌控之中。

“你好，内里，欢迎！还好吧？”

我们尴尬了一下，因为不知道是要行贴面礼还是握手。最后我们采用了第二种方案。

“很好，谢谢。我向你介绍一下丽莎·布赛蒂。丽莎，这位是……”

突然他面露困惑，僵了一秒钟。显然他不记得我的名字了。开局不错，毕竟我曾向人吹嘘过他是我的好朋友。

“小蓝，蓝色的蓝。”我插话说，将他从尴尬中拯救出来。她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我身后的书店。

“这里难道不是有点儿小吗？”从她的语气里听不出是厌烦还是讽刺。

我真想抓住她的狗头扔到前面的自行车停车柱上。然而我还是保持了微笑，亲切地回答说：“没有，完全不会的，我们没请很多人，就是个小型的见面会。”

她就像看说大话的人一样看着我，但是也没有再说什么。

当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我用余光瞥到了米凯莱——我的朋友兼大学同学，他的身后跟着几个朋友。同时，拉法埃莱正从路的另一边走来，他是另一个我在佛罗伦萨早期交到的好朋友。他是个“新世纪”<sup>[5]</sup>派，但是招人喜欢，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和蓝色的眼睛，自愿



选择过一种零排放零污染的生活。他只骑自行车出行，是个严格素食主义者，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一直穿着同一身衣服，到现在已经10年了。有时我感觉他就像年轻版的爸爸，唯独少了傲慢。每次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他的车筐里总会带上一个烤盘。我假装不认识他，然后请两位客人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就坐，但是他们面前的桌上却没有书。我不着边际地说着套话，努力挤出笑容，在他们问起那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之前就借故离开了。在我拿到那些该死的书之前我需要茱莉亚来帮我拖住他们。朱里奥·玛利亚的酒吧里，人已经排到了门口，并且仍有人在源源不断地到来。里面的情况更糟糕，音乐声震得墙壁都在颤抖，四分之三的来宾都已经微醺了。我试图引起茱莉亚的注意，她正和元气男孩们忘情地跳着雷击顿<sup>[6]</sup>，她的古典舞蹈老师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时我碰到了米娅。

“你听着，内里和那个记者在那边，茱莉亚已经帮不上忙了，你去帮我拖住他们。”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手机。我得给快递员打电话。我打了一次，无人接听，我正要再打一次，米娅一脸愁容地跑了过来。

“小蓝，摄影师到了，他们想让内里拿着书拍张照片。就现在。他们15分钟后在圣玛利亚诺维拉广场还有另一个活动，没时间了。”

现在可能到了开始焦虑的时候了。

“没有书啊，快递员不接电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这些人连一本书都没有吗？”

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我发出了一声类似啼哭的悲鸣。我开始往四周看去，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我问了米凯莱、拉法以及其他所有的朋友。他们都没有书，因为显然每个人都计划在我这里买书。

不知道我的包里除了酮洛芬<sup>[7]</sup>和易蒙停<sup>[8]</sup>之外还有没有一点阿普唑仑<sup>[9]</sup>，现在是它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我是怎么想到要办这次见面会的？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条理的人办不了活动，这违反了……等一下。我的目光投向了酒吧里“斯特雷加奖”的包上，从包里面露出了一本白色封面的书的一角。透过窗户我看见了封面上一个男人的照片。我就知道是他。那是内里的书！我端详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在吧台前正像



一只海虹一样黏着朱里奥·玛利亚说话，后者则忙着调制起泡酒和鸡尾酒。

“‘斯特雷加奖’的包里有，”我对米娅说，“没时间了，我去偷。”

“你疯了吗？如果被她抓到的话肯定会跟你大闹一场的，说不定还会上报纸，而且不是因为见面会的事。”

我抓住了米娅的肩膀，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

“我不在乎，你有其他办法吗？我是没有了。”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模仿了拉美肥皂剧中人物的语气和表情。

米娅朝正在看着我们的内里和摄影师看了一眼，说：“好吧，你小心点别被抓到。”

我像忍者一样溜进了酒吧，眼睛一直盯着我的猎物。包就放在吧台前的一张椅子上，此时我们的女作家已经快把无辜的吧员逼到墙角了。可怜的朱里奥·玛利亚，为了补偿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我得请他吃顿饭才行。我的动作要快，万一她要转身的话无疑会发现我。我的计划一开始看似就要失败，她每30秒就会转一次身，看看包还在不在。我意识到，即便我已经退无可退，酒吧里也挤满了人，我还是不能明目张胆地偷，要另外想个办法。既然我已经冒充内里的朋友，为了拿到那本书拍照，我也可以更进一步。

我慢慢地靠近过去，这时我与朱里奥·玛利亚四目相对，绝望的他正在寻求外人的拯救。

“贝阿特里奇，我跟内里说过你了。他让我问一问，能不能把你带来的那本书拿给他，他要给你写一句赠言，这样结束之后你们就能聊两句了。”

她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听着我说的每个字。我在她那里已经拿了1000分。

“哦，当然可以。我马上也来，我很想看看他会写些什么。”她的声音变成了鸟叫一样。

“不！你要待在这里！”从她错愕的表情可以看出，我刚才喊出了声。

“就是说，你待会儿过来，这样他好有时间想想该写点什么，然后你再私下里看。”我知道，每多说一句谎话，我就离为自己亲手挖的坑更近了一厘米，但是我已经走投无路。

我抓过来那本书就朝书店跑去。

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长时间，但是从内里、记者和摄影师们不耐烦的表情可以看出我超时了一分钟。可怜的米娅就像一个刚刚开始修行的苦行僧，怎么都点不着炭火，她脸上带着的似乎也不是笑容，而像是一种面部麻痹。

6点58分，快递员还没到。

“我来了，真不好意思。”我说着把书递给了内里，他仍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他肯定猜到哪里不对了，但是没有直接问。我得救了。

我马上溜到了一边，摄影师们的快门一阵乱响。与此同时宾客们开始鱼贯而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不需要工程师的帮忙我也能看得出来，书店里坐不下这么多人。

“我给马蒂亚打过电话让他不要来了。”拉凯莱默默地出现在了我不背后，她还是一眼就能读懂我的心思。

我转过头去，想要从我最为珍视的朋友的眼神中寻到一丝安慰。

“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小拉。没有书。”

她皱了皱眉，似笑非笑地说：“你在开玩笑吧。”

“没有书是什么意思？不够吗？”

跟她我可以坦白自己犯下的大错。我吸了一口气，直勾勾地盯着她戴着深绿色美瞳的栗色眼睛，严肃地说：“一本书都没有。那本我给作家拍照用的书是我从女疯子那里骗来的。”我又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斯特雷加奖”。

她用手抓住了头发，意识到事态严重的她快要把头发薅起来了。

“等等，你为什么没让我管这事儿啊？卡罗丽娜有她表妹，已经操心不过来了。给我快递员的号码，我给他打电话。”

我掏出手机把号码念了出来，她在手机上飞快地敲击着。

“不好意思，小蓝，你得过来一下。”米娅轻轻地在我肩上按了一下，“里面的人为了争座位都快吵起来了，我们得把他们安抚住。”

还有这一出呢！我忍不住像神经病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拉凯莱和米娅面面相觑，显然她们很担心我的精神状态。

内里和记者还在拍着照片，还好他们没有发现背后人群在慢慢升高的音调。争吵很快就被平息下来了，只需要在走道加些椅子就可以，那里本来是留下让来宾走动用的。我把拉凯莱安排在了另一侧，一来控制住“斯特雷加奖”，二来总揽大局。

7：02，一切就绪，来宾们都已就座，书店严重超员。平静下来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被堵在了收银台里。人们的说话声非常大，外面在夜色中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在往书店里看。

“抱歉小蓝，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可卡犬”正疑惑地看着我，“我签名要用的书在哪里？”

“嗯，内里，其实……”

当我不知道如何向“可卡犬”解释的时候，手里的手机震动了，上面显示着拉凯莱发来的WhatsApp信息：快递员到了！我用余光看到外面有一辆货车在亮着灯：那正是可以融化我内心冰霜的红光。

“我正要跟你说呢，内里，书已经到了。过一会儿我再拿出来，我觉得现在就发给大家的话太混乱。”

“啊，好的，也对。我觉得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的，我马上宣布。”

我拿起了麦克风，但愿它不会再出什么岔子。

“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这么多人的到来。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小蓝·罗奇尼，是这家书店的老板，我很高兴向你们介绍《孤独的和骄傲的》一书的作者内里·韦努蒂。我还要感谢今天的主持人——《今日佛罗伦萨》的记者丽莎·布赛蒂。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麦克风没有拖后腿，大家的掌声也很热烈。我把麦克风递给了“可卡犬”，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此时拉凯莱端着一个盒子走了进来，还比出了胜利的手势。现在就剩“斯特雷加奖”这一个问题了，我让她坐在了最后面，卡罗丽娜就在她的身后，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我拿起手机给米娅发了一条信息：“我被堵在这里了，你从后面拍几张照片，再录几段视频好发到Instagram<sup>[10]</sup>上。谢谢。”

她马上回过来了：“是的老大！”

我真能高枕无忧了吗？

当内里讲话时，我惊叹地看着周围这些被我纠集在一起的各色人等：醉醺醺的“斯特雷加奖”、紧紧夹着包的塞里、坐在迷你小凳上膀大腰圆的元气男孩们、奶奶像耶稣一样的拉法、米凯莱和古典文学专业小分队。在这些人之中，两位在大学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最为显眼：第一个是比亚杰托内，他的神奇之处在于在两道眉毛之间有三条平行的水痘痕，和脑门上长了个叉子一样；另一个是杜乔，他的一头卷发上喷了大概一公斤发胶，在前额形成了两道卷儿，就像星座图上白羊座的两只角。这样看来，我的书店就像《星球大战》里的酒吧一样，有这样一群鲜活而特别的人在，茱莉亚绝对能拍出绝世好作品。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可卡犬”平淡的讲话简直要把我催眠，这时我注意到书店外的黑暗之中有人在动。我从刚才坐的小凳上慢慢站起来，想要看看黑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候远处的一个挤在门口的男孩被一把推了进来。四双手把他的小脑袋不断地往前推着。然后传来了一阵喧闹声，我赶快拿起手机，问米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用全大写字母发来了一条信息：他们要进来。我突然明白《行尸走肉》<sup>[11]</sup>中里克·格莱姆斯<sup>[12]</sup>要面对的是怎么了，我抬起头来，看见了快要被人潮吞没的米娅，她已经被挤到了木纹书架后的一个角落里，一点儿都动弹不得。这时，那四双手变成了几颗头颅，正朝着我们的方向拥来。内里停下了自己催眠曲一样的发言，想要听听新来的“丧尸”们想要说什么。

“我们是从卢卡<sup>[13]</sup>来的，也想参加见面会，把我们关在外面是不对的。”

他转头看过来，但是我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书店里的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人，已经不能再进人了，除非……

我凑到内里身边，低声跟他说话，他认真地听着，然后点了点头。我觉得，如果杀人在意大利不犯法的话，那个时候丽莎·布赛蒂肯定会亲手掐死我。就这样，他们面前的桌子一瞬间就消失了，给新到的人腾出了空间。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可卡犬”就一直在柜台后

面待着，如果有一把枪，他肯定会朝我们扫射，而记者则被夹在仿木纹的明信片 and 老花镜展示架之间。

幸好见面会的最后一部分没有出什么问题，然后就到了我最害怕的环节：签名售书。我问内里需不需要笔，此时他已经掏出了自己金光闪闪的签字笔。趁着这会儿工夫，我从书店另一头抱来了装着书的箱子，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和圆满成功之间仅剩的障碍。是的，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斯特雷加奖”。她已经站起来了，手里拿着那本要签名的书正朝着猎物径直走去。我之前通过拉凯莱把书还给了她，并没有解释书上为什么没有我之前许诺过的赠言。

卡罗丽娜充当人盾挡在前面和她说着什么，但是她们离我太远了，她们在说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清。万分焦虑的我发觉，贝阿特里奇并没有在听卡罗丽娜说话，那时她只想在人群里杀出一条血路，好尽快来到内里这边。这时拉凯莱从后方杀了出来，但为时已晚。“斯特雷加奖”正在从卡罗的右侧突破，这时茱莉亚出现，挡住了她的去路，茱莉亚蹒跚了两步突然倒了下去，顺带把长雀斑的女作家也给带倒了。

书店里马上陷入了一片混乱，人们一边大声呼喊问有没有医生在场，一边疏散人群，为两个倒地的女孩腾出空间。“可卡犬”和记者错愕地看着对方，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试图挤到茱莉亚那里，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人墙让我寸步难行。应该有人叫了救护车，因为几分钟后书店前面就闪起了一盏蓝灯。从我站的位置只能看到很多个头，然后我看见茱莉亚被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而卡罗丽娜也在把“斯特雷加奖”朝着同一方向拖去，后者仍然试图挣脱去找内里。“你碰到头了，可能有脑震荡，你先去看急诊然后再……”在三个人上救护车前，我只听到了这些只言片语。

“真是个一波三折的晚上啊！”“可卡犬”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本自己的书。“不好意思小蓝，我刚才被吓到了，下笔的时候有点重，这本书应该不能用了。”

他递过来的这本书已经无可救药地被毁掉了，第一页上沾上了一团巨大的墨渍，完全盖住了作家给自己母亲的赠言。后来我才发现，作家本人仍和母亲住在一栋漂亮的带花园的两层公寓里。

“没事的，内里，我才应该道歉，今天晚上真的太混乱，这不是……”

“你在开玩笑吗？今天的活动太有意思了！一般来说见面会都无聊得要死。”

我看着他，试图从他的声音中捕捉到讽刺的意味，但是并没有，他不是开玩笑，他是说真的。我留他一个人开始给书签名，自己来到了拉凯莱这边，她的身边站着塞里，自从卡罗丽娜上了救护车之后，塞里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拉凯莱。

“茱莉亚怎么样了？”我焦急地问。

她一把抓住我，把我带到了书店外面。

“茱莉亚没事，她刚给我发过短信。她晕倒是装的，因为当时卡罗丽娜快要拦不住那个女疯子了。”

我无语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是疯了吗？”

“她说你因为塞里的事很生卡罗丽娜的气，卡罗又肯定拦不住‘斯特雷加奖’，所以她就灵机一动演了这出好戏。”

我的老天！这都是什么事啊，茱莉亚也太夸张了！

“我也理解，可她现在怎么跟救护车的人解释啊？为了这点儿破事我们连救护车都惊动了！”

“确实，救护车是计划外的，不过有人打电话了它就得来。所以卡罗丽娜就借坡下驴，把‘斯特雷加奖’也给拖进去了。最起码五小时内她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我松了一口气，看了看四周，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那天的活动很成功，内里一直在签名，人们拥向了朱里奥·玛利亚的酒吧，那里有自助餐。

“茱莉亚装晕？不是吧？好吧，可真吓了我一跳。”

为了照顾我的情绪，米娅在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行吧，我不想再说了。把人都带到那边去吧，我好收拾收拾书店，真是乱成一锅粥了。”

几分钟后，几乎所有人都拥进了酒吧。

我终于一个人了，这时我才感觉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我用余光瞄到了一个坐在角落里的人，那人就像一只刚被跑车大灯照到的小鹿。

那自然是塞里，在被黏了整整五分钟之后，拉凯莱甩掉了她。我只希望拉凯莱没有太粗暴。我试图对塞里挤出一丝安慰的笑容，然后用平静的语气安抚她。

“塞里，你不用担心，卡罗丽娜很快就会回来。茱莉亚也没事，她只是装晕而已。”

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包，向我投来了一个狡猾的眼神。

“我知道。装晕的主意就是我告诉她的，如果真的无计可施了，就用这个办法做最后一搏。”

也就是说装晕这出好戏是塞拉菲娜的杰作？今天晚上真是惊喜连连啊。

“你知道吗？”她圆滚滚的小脸上仍然带着自鸣得意的神情，“我喜欢看侦探小说，当卡罗丽娜告诉我是什么情形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这种情况下阿加莎会怎么做。”

这阿加莎又是何方神圣？我都不敢问了，不过我还得把对话进行下去，所以该问的还得问。

“阿加莎是你亲戚吗？”

她瞪大了眼睛，然后像看一个小婴儿或是弱智一样一字一字地说：

“当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

好吧，这句话说出来就像导弹一样，而且是洲际弹道导弹。

“当我遇到困难时，我总是会设想阿加莎会怎么解决。”

听到这之后我沉默了几秒钟，我在努力克制自己不要说出“你是不是傻？”。

“是啊，要想不到的话才傻呢。对了，你去那边和其他人喝点儿东西吧。”



我几乎是在求她，我已经无话可说了，而她想说的话我也没兴趣听。

但是她并没有离开椅子半步，而且为了向我表明自己不会走，她还换了个姿势，又坐实了一点。

“我是无酒精主义者，而且我也不喜欢男人，他们都是垃圾。”

我刚要震惊地叫出来就又咽了回去，确实，如果不算打橄榄球的那几个，那边的男性确实没什么吸引力。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打扫。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我还要为电视的事情说声对不起，我们之前在普利亚的房子很大，即便开得声音大也吵不到别人。”

她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我怀疑卡罗丽娜就今天早晨的事好好地训了一次话。

“不管怎么样，这些书我想买下来。”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塞里递给了我一堆书，大概有10本。

“我说喜欢侦探小说的时候可不是在开玩笑。给我个扫帚吧，两个人一起干得快。”

喜欢侦探小说的小天使原来还是个打扫小能手，半小时不到，书店就焕然一新了。

“我打个车回家了，卡罗丽娜可能已经回去了。”

“好的，明天见。谢谢你的帮忙，塞里。”

我不是在开玩笑，要不是她的话我肯定要打扫个一小时。

我现在只要记完账就能去找其他人了。正当我拿出上面写着“账本”两个大字的黑色本子的时候，我看到了内里那本沾了墨水的书。

这本书要怎么办呢？退是退不了了，我也不能昧良心卖给哪个无知的顾客。也不用想把它带回家的事，家里的书架都快爆满了，我的室友们也已经一人买了一本。我拿起书，朝着放纸质垃圾的垃圾桶走去。刚要扔的时候我停下了，这本书读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不，我决定了，我要把它放进1900书店的“流浪图书”里面，那些书都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你好，我是一本流浪图书。我从1900书店而来，现在来到你的手中，肯定有种缘由在里面。开始阅读吧，读完之后把我带回到我的主人那里，然后再拿一本书。不要拿走这张纸条，把纸条留在你想让别人读的那一页，把它放在某个公共场所，让它的旅途继续下去。

每一本从1900书店走出的书上都粘了一个标签，这样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每带回来一本书，在买下一本书的时候都可以打九折，我在书店入口处装书的箱子上也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个点子并没有让销售有什么起色，但是我很想让那些买不起书的人也有书可读。

我来到电脑前打印流浪图书的标签。就在点击打印标签之前，我打开了一个新文档，写下了下面几行字：

是的，我有一些瑕疵，你不会因此就看不起我吧？

我是为那些不在乎外表而更重视本质的人准备的。完美主义者请退后。你每天都可以读我，一天20页，直到最后。

我决定要给予这张标签更多的尊重，因此加上了一个文本框，用手写字体，再加上一个箭头穿过的心形。再搞个配色也不错，我选了红色，打印出来。当我把自己的作品从打印机中取出时，我还是很满意的，效果不错。剪切塑封好之后就更显得专业，像是平面设计师的作品。我的天，可能还达不到那种程度，不过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我决定用一条包圣诞礼物的那种金色纸带把它绑上，让它更显尊贵，而且独一无二。把书放在流浪图书篮里显眼的位置上，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这跌宕起伏的一天终于到了终点，这看起来似乎不是真实的。从我和红衣女孩搭上话到现在就像是过去了3年，其实她来到书店只是当天早晨的事。我穿上外套，关掉灯，给漫长的一天画上了一个句号。

正当我把卷帘门拉下时，我听到欢快的声音从朱里奥·玛利亚的酒吧里传来。我转动钥匙，锁“咔”的一下闭合，我朝着正在等着我的朋友们走去。

当幸福来临时，一定要好好把握。

## 注释

[1]1935年美国电影。

[2]20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童星。

[3]意大利的酒吧同时提供咖啡和酒类。

[4]两位经常上电视节目的意大利厨师。

[5]一种崇尚自然的思潮。

[6]源自波多黎各的一种舞蹈。

[7]止痛药。

[8]止泻药。

[9]镇定剂。

[10]一款移动端社交应用。简称ins。

[11]美国丧尸题材电视剧。

[12]《行尸走肉》男主角。

[13]佛罗伦萨旁边的一座城市。

## 5 闪电、新点子和薄荷绿色柜子

“早餐后我们干什么？……明天又干什么？今后30年呢？”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 4天后

“周六狂热夜吗宝贝？”

米凯莱的卷毛头从书店门口探进来。那是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周六下午，我独自听了一下午最爱的和愉悦完全无关的包斯特莱<sup>[1]</sup>。虽然书店里寒气逼人，我还是有一种被麻醉的感觉。

“怎么了？你看起来就像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像》一样。”

我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哈欠。

“没事，我在核对书店账目，看看我还有多久就要去吃拉凯莱的猫罐头度日。不知道金枪鱼虾仁口味的好不好吃。我可以就着起泡酒或是果味白葡萄酒吃，你觉得呢？”我模仿了一个香槟酒开瓶后瓶盖飞出的动作。

我和米凯莱是在大一上希腊文学课时认识的。1.9米的他顶着一头卷曲的长发，走到哪里都令人注目，我们之间友谊的诞生则是拜一颗牙齿所赐。米奇<sup>[2]</sup>那时候正等着植牙，一颗临时犬齿用一个不甚牢固的粘合剂在他嘴里固定住。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有个东西从他嘴里飞了出来，落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正是他的假牙。

我的笑声使布鲁内莱斯基广场上系部大楼的四壁都开始震颤。那时我们都有情侣，他女朋友是个有着问题家庭的问题女孩，而我男朋友则是洛萨诺，一个无色无味的老实青年，他是我在经过了多年动荡感情后的新选择。两段感情最后都以失败收场：米奇发现女朋友的妈

妈经常给自己打语气粗暴的匿名电话，就为了让他们二人吵架，而她那做生物学家的父亲竟然在自家冰箱里存放天花病毒；而我则为了另一桩错误的爱情出轨了，用一个简单的借口就甩了洛萨诺，即便他专门给我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居然成为我们闺蜜之间每个醉酒之夜活跃气氛的曲子。

“鉴于你的情况，我会选择打折店里那种只卖1.29欧元的起泡白葡萄酒。”

“对，喝了就头痛的那种，也是我唯一买得起的。先不开玩笑，如果我不想夏天没到就关门大吉的话，就得搞出点儿什么新花样。这个失败我承受不起。”

“不要吧，就别想了，今天可是星期六啊。而且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不可错过的消息：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学同学聚会。”

“那到底是谁这么好心组织的呢？”

“好吧，就是我、比亚杰托内和杜乔。”

我抬头望天，想象着和这两个人共进晚餐，心想我终于可以自杀了。

“好吧，我一定来就是了。麻烦预先告诉我时间，我好去预约发型师和造型师，因为我真的有可能会碰见自己的真命天子。”我说着从包里拿出了日程本。

“你的感情生活都卑微到这种地步了吗？竟然妄想在同学聚会时钓到条大鱼？”

“亲爱的，我的感情生活比我的银行账户还要卑微。我相信之前都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他一脸怜悯的表情，然后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说：“好吧，也就是说你已经绝望到要在文学系的老同学里面找男朋友了？”

我们都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不过，我有一件事要坦白，”我突然变得严肃了起来，“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棒的一次性爱是和大学里的某人吗？”

“等一等，你和我们大学里的某人上床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他睁大了眼睛，开始鼓起掌来。

“什么？我没跟你讲过Twice酒吧的那个吗？”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很震惊。我不是那种很能保守秘密的人，而且我还很确定我已经把这辈子最美妙的一晚说给了某人。

“那我就现在跟你讲吧。那是毕业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记得那天我们刚到舞厅就走散了吗？”

米凯莱点了点头，我开始继续说。

“我看见了这家伙，他戴着月桂冠，背后看上去很像你。然后他一转身，嗒哒，结果不是你。”

“认错人是和人上床的好理由。”

其实我讲得不太好，我在努力地回忆细节。

“不是因为这个，你个傻子！我们就开始聊起来，他是个很有魅力很有深度的家伙。他还留着脏辫！我从小就喜欢莱尼·克拉维茨<sup>[3]</sup>，不过那个家伙和他一点都不像。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超过了平常一杯半的酒量，”我耸了耸肩，“然后我就把他带回了家。”

米凯莱大笑了起来，犹豫了几秒后我也和他一起笑了起来。我仿佛看到了自己揪着毕业生的脖颈往家里拎的样子。

“你没明白，我们之间有一种感情上的共鸣。我们都喜欢维尔加<sup>[4]</sup>和《红发男孩》<sup>[5]</sup>。他就是这样把我征服的。”

这时的米凯莱已经笑弯了腰，花了好几分钟才恢复过来。

“下一次我要勾搭某人的时候就在胳膊底下夹一本《乡村故事》<sup>[6]</sup>出去。”他边说边擦着眼泪。

“带着《乡村故事》还要勾搭某人的话，你只有把她的脑袋切下来。”

“但是《红发男孩》在你这里可是成功了。”

“确实没错，不过比起《红发男孩》，可能我晚上喝的蒙特布查诺红酒的功劳更大一些。我后来也想，确实如此。但是谁在乎那些？他也挺帅的，我觉得。”

“那他最后呢？你也没给我们介绍过他。”

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太长时间，在回答之前我都必须要想个几秒。

“那天晚上之后连我都没再见过他。”刚开始我的语速很慢，接着随着回忆涌起，我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好像第二天他要出发去某个狗屎国家实习，我也不记得是哪个国家了。”

“不是吧，你就这样被阅后即焚了？”

“是的，真是个渣男。我的心现在还在痛，还从没有人这样甩过我。一般来说，就算只被我吻过脸颊，别人也会一直对我念念不忘。”

“你那些不肯放手的前任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我现在还记得洛萨诺和周四晚上的讨厌鬼。”

“可惜那时候洛萨诺不看《国际报》上罗博·布雷斯尼的星座运势解读，要不然他就能告诉我，我的真命天子正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而且我可能还能省下后面和切萨雷度过的3年时间，也不需要忍受他粗糙的膝盖。”

米凯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可能不知道罗博·布雷斯尼是谁，但肯定知道切萨雷和他粗糙的膝盖。

他拍了拍大腿，表示这个话题到此结束，然后说：“行吧，那你6点到底来不来和我们吃饭？”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好吧，但是我从家里自带罐头好吗？”

“那我就当你会出席了。今天晚上你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把这里给整理完，”我说着用手指着桌上的一堆我正在分类的纸张，画了个半圆，“然后我就等着老天爷给我一个命运转折点的信号。不开玩笑了，我和茱莉亚去欧登电影院看一部拉斯·冯·提尔<sup>[Z]</sup>的电影。”对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个文青或者自大狂来说，拉斯·冯·提尔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即便他最近的一些言论让我很困惑。“你要来吗？我们约的是八点半。”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一副他的周六晚上终于有着落的样子。



“差不多，我先去办几件事，一个小时后我再回来，好吗？”

“好的，待会儿见。”

我还有一个小时来收拾书店，完成一些例行的关店步骤。我从书架开始，我觉得给书换换位置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我正沉迷于重新摆放散文书的时候，一阵非常大的音乐声把我吓了一跳。书店里瞬间弥漫着萨克斯的声音。什么情况？疯了吗？我心脏病都快犯了！我没选播放列表，Spotify它自动播放了？我去看了看电脑，我很想知道是谁在演奏音乐。电脑屏右下角出现了西德尼·贝切特<sup>[8]</sup>的名字。

可能是米奇趁我不注意设置的，我得记得谢谢他，我之前从没听说过这个音乐家。

我又回到了放散文书的书架前，和着美妙的爵士乐音符跳了起来。

“书店店主和舞者可真是个有意思的组合。”

才短短几分钟时间，我差点儿二度心脏病发，如果不是那天马上就要结束的话，我怕是要活不到第二天。我把音量开得太大，甚至都没听到这位顾客进来。我转过身去，是的，那是适合中风的一天。在我面前站着帅气的男人，他正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他环抱着双臂靠在书店的拱门边，手里拿着一本书。我真想钻到地底下永远不再出来，和茱莉亚不一样，我跳舞跳得很烂，就像个一点儿节奏感都没有的木桩子。

我稳了稳心神，从嘴里冒出了几句不知所云的话。

“晚上好，不好意思我没听到您进来。就是说，音乐声这么大，就算进来头大象可能也听不见。当然了，不是说您是头大象。”

我冷笑了一声，然后我意识到自己看上去有点像智障，于是就停了下来。

不知道我是怎样一副鬼模样，像木头一样跳舞，还像傻子一样笑。真是太成功了。

虽然我表现得像个马戏团里骑自行车的熊，我的新客人还是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最起码我希望那是微笑。

多迷人的微笑啊。

金发，碧眼，一排洁白的牙齿亮到需要戴太阳镜才能直视。我不是迷恋金发的人，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个例。我脑中的霓虹灯招牌正一闪一闪，上面写着：这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的顾客类型一般很单一，偶尔有一些亮点，但是从来都不会让我在2月有一种被暖阳包围的感觉。我的顾客构成百分比十分明晰：女性占90%，8%的是更新世<sup>[9]</sup>出生的男性，剩下的2%则属于“其他/未表明身份/未知”一栏。这个男人甚至不在我的目标客户群体里面。虽然我猜不出他的年龄，但他肯定不是出生于更新世，从脸看上去我觉得他应该有三十几岁，但是他穿了一件很优雅的外套，所以显得更加成熟。我不好一直盯着他看，只能快速瞄两眼，在脑中完成他的拼图。

他是如此优雅，而我则一如既往，像是在人生每个重要时刻里一样，是2019年最差着装奖的有力竞争者。那天我选的是自己的战袍之一，拉凯莱说，那身装扮从里到外都透露出老气横秋，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我甚至都能想象出电视购物主持人怎样介绍我的服装，就像《幸运轮盘赌》<sup>[10]</sup>里安娜贝拉穿的皮草一样。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我们的模特登场，她身着一件非常漂亮的Zara<sup>[11]</sup>2010/2011款的劣质高领毛衣。在经过多次30度漂洗之后（她是个懒人，不管什么衣服都放洗衣机里一起洗），其深绿色上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种花纹。那么女士们先生们，这件衣服——”这时她的声音升高了一个八度，而我则伸出一只手魅惑地摸了摸毛衣的腰部条纹，“是否耐穿呢？它采用的是百分百高质量的聚酯纤维，触感就像十目砂纸一样。观众朋友们，这绝对是一种不可错过的体验。不过我们现在接着展示能让你腰痒的百分百纯羊毛奢华裙，”我转了一圈来展示面料并不具备的柔软，“性感的渐变棕色，在击败了一位饱经战乱的70岁老妇人后，购自尊贵的卡西内市场小摊。想想吧朋友们，虽然经过了无数次漂洗，前任主人身上的死亡气息和樟脑味道仍经久不散，只要5欧元，买到就是赚到，真不考虑一下吗？！”

这时电视购物主持人变身为了瓦娜·马尔其<sup>[12]</sup>，一直在声嘶力竭地拍着桌子。

这场灾难中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靴子，亮面棕色皮，高度及膝。不管怎样，我这一身穿着的初衷是为了看起来像水和肥皂一样清澈，结果却落得如同洗碗水。连睫毛膏都没涂，今天我迟到得离谱，根本

没顾得上走完平常的美妆程序就出门了。那头发呢？我只能寄希望于用根铅笔随便绑一绑的头发也能看上去优雅了。

我沉醉于电视购物的世界中，对方说的话根本没进脑子。我说了声抱歉，请对方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没有，你跳舞的时候很美。”

嗯，很好，今天晚上得多叫一辆救护车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顶着一头乱掉的刘海，一动不动地看着对面这位刚刚夸过我的世界上最迷人的存在。

他仍然在笑，希望他不是在笑话我的笨拙。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尊称，我们应该是同龄人，”他斜着给了我一个眼神，“你这家店开了很久了吗？我经常来这一带，但你的书店是第一次见”。

好的，他发球了。自从单身以来，我经历的尴尬约会已经不计其数，如果有人发明人间奇葩图鉴的话，我手上的样本已经能填满两本还有余。如果有像我面前这位一样的男人进入我书店方圆七公里之内的话，我的雷达肯定能比冷战中的苏联潜艇更早发现目标。

我假装信了他的话，装作不经意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不能表现得太感兴趣。

“开了4个月了。不过招牌还没挂起来，所以可能不显眼吧。”

他转身面朝门看着，就好像从里面可以看到书店外面。我端详着他健壮的颌骨，再次迷醉了。

“我要赞美一下，你选的书真不错。你做这一行很久了吗？”

“我在一家连锁书店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最主要的经验是在战壕的另一侧取得的。我之前在出版社做编辑，后来事情进展得不顺利，我就开了这家书店。”

在我说话的时候，白马王子在书架前踱着步，把一本又一本书抽出来看，腋下一直夹着进来时就带着的那本书。我知道现在就给对方取名字有点糗，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优雅、绅士还是金发的天外神仙突然降临到你们面前，你们会怎么想？说到机缘巧合的话，曼佐尼<sup>[13]</sup>的《天意》都没办法和我相比。我们俩就像两只探索领地的动物，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对方，也不能靠得太近。他一转身我就赶忙

看他，好捕捉到更多我第一眼没注意到的关于他容貌的细节。他真是个独一无二的家伙，有着不同于这个时代的优雅。他的动作也很灵动，每走一步都很安稳，就像是在自己的主场。不，应该说他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沉默了几分钟后，我试图重启话题。我得想一点儿聪明、机智、有料的东西，一些能让他吃惊的话。我想了几秒钟，最后只憋出了一句不能再平常的话：

“你看书吗？”

真有小蓝，你真的是本色出演。

“看一点儿吧。”

他仍在四下里看着，现在他手里换了另一本书，我看不到封面。看上去是蒙达多利<sup>[14]</sup>的便携本系列，不过我看不清书名也看不清图片。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往前伸着脖子，如果这时他突然转身的话，就会抓到花痴一样的我。

不管怎样，他的回答没有留下任何回应的空间。我也希望能想出点别的话说，但我不想显得太过生硬。帅气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此稀缺，仰慕他们的女孩可以说车载斗量。我继续装作毫不在意，假装收拾着已经整理好的书，拍掉不存在的灰尘。每动一下，我都会偷偷打量一下倒映在电脑屏幕上的自己：我的天，那是黑眼圈吗？

“我能问个问题吗？”他问我。

“当然可以。”

“这是什么？”

我转过身去，看见白马王子正把进门时夹在腋下的书递过来。是内里·韦努蒂的书，带瑕疵标签的那本。

“哦，那个啊。没什么，就是随便写写的。那本书第一页上沾上墨水了，但读起来完全没问题，不过就算这样也不会有人买，虽然这个瑕疵丝毫影响不了书的功能。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流浪图书篮里了。”

白马王子看着标签的背面，嘴里念念有词。他每笑一下，我都会盘算怎样计划和他的第一次出游，设想我们众多的子嗣同时拥有他的蓝眼睛和我的雀斑会是什么样子。

看完标签上的字，他将充满磁力的目光固定在了我身上，然后说出了一句几乎令我感动的話：“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点子。你没想过也应用到其他书上吗？”接着他指了指桌上摆的新到的书。“每一本书上都贴一个标签，写上适用人群和副作用，就像这本一样。”

刚开始我还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不过慢慢地我脑中出现了一个主意，而且看上去还不赖。

“你的意思是像推荐药一样推荐书，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对象群体？”

他像投降那样抬起了双手。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当然，只有那些你自己读过并且想要推荐给别人的书可以这么做。”

见鬼，这主意不光不赖，而且还很好。但是我还有个疑问需要解答。

“对了，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那得看你想问什么。”

“你也是出版行业的人吗？”

“不，我是做其他行业的。”

“可以问是什么吗？”

我努力营造出不那么刻意感觉，但是其实我都快急死了。

“我是个金融经纪人。细节我就不说了，我怕你会无聊。”

我的乖乖，就算你跟我谈瘤子我也不会无聊啊！当然这句话我没说出来。

“好吧，不过就算你讲的话，我可能也听不太懂。”

“就不要假装客套了，小蓝，你是个机灵女孩。这本书我买了，然后我还想托你给我找另外一本，那是挺老的书了，但是我真的想要那个版本。”

他在衣服兜里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书的ISBN号和识别号。



“好的，这本书我会帮你订，但是这本有瑕疵的我就送你了。别人买这本书我也不会让他付钱，更别说你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我开始在供应商网站上输入纸条上的号码。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直到这里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我书店里有两本，但是他要的是2012年的限量版本，封面是特别的黑色和紫色。

“好的，这本书已经绝版了，不好找，但今天是你的幸运日，仓库里还有一本。你确定不想要新版本吗？我这里就有，就在那边的书架上。”

他摇了摇头。

“不了，谢谢，我只想要这本。”

“确定吗？因为订过之后就不能再退了。”

“非常确定，要不然我现在就付款？”

“不用，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你。书下周二就能到，留下手机号码吧，到时候我给你发短信。”

“不需要，我下周二直接来。现在既然我欠你的钱，我就给你发一个邀约吧？”

婚礼邀约吗？好啊，我要。等我穿上大衣我们就去找个教堂，按照拉斯维加斯的方式，让猫王跳着朗巴得[15]舞见证我们结婚。

其实我回答得很谨慎：“什么邀约？”

“看吧。”

“看什么？”

“看我们俩看问题的角度。”

我突然感觉在他面前不再尴尬了，刚才的来言去语之后，我已经感觉像是在跟认识了一辈子的朋友聊天那样随便。也许是每月光临的亲戚快到了，每当此时我总是会有情绪突变和一些奇怪的感觉。

我鼓起勇气大着胆子说：“我和你能有什么角度呢？”

“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我就请你在罗曼诺夫那里喝一杯长岛冰茶。那里放着美妙的爵士乐，我们一起坐在一张大得不适合

我们俩的长桌旁说说笑笑。如果我们俩是敌人的话，我就领你到一家很难吃的餐厅里吃饭，我会跟你聊一晚上国际金融市场的事情，还让你付贵到让人瞠目结舌的账单。如果我们是熟人，我会带你去看一场当代艺术展，我们抽着烟看斯特罗齐广场上陈列在户外的装置艺术。如果我们是同事，我就带你去阿尔菲耶里空间参加剧本编辑的见面会。我们一起看一部超长的原声电影，一起讨论剧情，然后骑自行车回家。如果我们是恋人，我就请你去我家，我们一起把柜子涂成薄荷绿，然后在铺满了报纸的地板上做爱。如果我想吻你的话，我们就打包一个比萨，在圣三桥上静静地分了吃掉，看着城市里华灯初上。你感觉哪个角度最有意思？”

好的。我刚刚收到了这辈子最古怪的外出邀约，而对于面前这个穿的像弗雷德·阿斯泰尔<sup>[16]</sup>的陌生人，我还一无所知。从逻辑上讲，我应该礼貌地婉拒，推托说我的一个朋友快来了，之前我们已经约好了。我会礼貌地向他要电话号码，然后互相发几天短信。下个星期我们就会在我选的地方约着吃一顿鸡尾酒自助餐。拒绝那天那晚上出去看上去是最合情合理的事情。

“好的，不过今天晚上我想吃一整个比萨，有问题吗？”

其实薄荷绿的柜子也挺诱人，但是在喝掉半瓶葡萄酒之前，我肯定不敢选择这个选项。

此时时钟的时针刚刚指向晚上8点，我麻利地关了门，正当我要关灯时，我的目光落在了我刚刚决定要与之共享比萨的白马王子拿着的那本书上。

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度过了这辈子最难以置信的一个晚上，我相信，在有幸经历这样一个晚上之前，人不会知道“被闪电击中”是什么感觉。不，你们这些思想复杂的人，我没有把柜子涂成薄荷绿，即便我全身心都愿意这么做。那其实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甚至无法归类，这一晚过去后，我已经无可救药地陷入了爱情，这种感觉就算15岁时也不曾有过。

不过，鉴于之后发生的种种，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把决定权留给你们。

**注释**



- [1]Baustelle，意大利一个另类摇滚乐队。
- [2]米凯莱的昵称。
- [3]摇滚歌手。
- [4]意大利作家。
- [5]维尔加的一部小说。
- [6]维尔加的另一部小说。
- [7]丹麦导演，作品有《黑暗中的舞者》《狗镇》等。
- [8]美国爵士音乐家。
- [9]地质时期，时间自2,588,000年前到11,700年前。
- [10]意大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电视节目。
- [11]西班牙时尚品牌。
- [12]意大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视购物之王。
- [13]意大利小说家，著有《约婚夫妇》。
- [14]Mondadori，意大利著名出版社。
- [15]Lambada，起源于巴西的一种舞蹈。
- [16]美国歌手、舞蹈家。

## 6 明显的缺憾、意想不到的消息和未来的罐子

其实只有你们四个而已。你们身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越来越暴力，而你们维持着你们的联盟，在里面你们彼此珍重。

埃施科尔·内沃《欲望的对称》

翌日

“塞里。”

“塞里。”

“塞——里——”

塞里惊了一下，倒在了沙发上，然后摘掉了耳机。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7点钟看电视或录像时要处于静音状态。我得找个人讲讲前一天晚上的疯狂经历，而现在只有她有空。在一起生活了几天后，我已经对她有了更多了解，而且开始欣赏她身上的优点，即便我们俩性格迥异。

“塞里，我恋爱了。”

这六个字一说出口，我就马上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她总是对动人的爱情故事毫无抵抗力，从不错过电视上放的每一部恋爱电影，而且除了侦探小说之外，有好几次我都发现她在偷看书店里的言情小说。

现在她猫头鹰般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我，我可以跟她讲述我经历的疯狂一夜了。我理了理头发，跷起了二郎腿，开始讲起昨天晚上的细节。我讲得越深入，她就听得越入神，凑得也越来越近。到最后，我们俩几乎贴在了一起——我只要动一下脑袋就能吻到她的那种距离。

“你们俩在干什么？谈朋友了吗？都没通知我们啊！”

拉凯莱和茱莉亚走进了厨房，一般早晨她们都是不会进来的。茱莉亚已经拿起了照相机，但那天早晨我太开心了，随便她怎么拍都可以。

“你们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周日这两个人几乎从不会在中午以前起床。

“塔提尼9点过来，”拉凯莱拿手捂着嘴打了一个哈欠，像猫一样在桌子上伸了个懒腰，“他说要跟我们谈谈。但愿不是要涨房租。”

既然说到猫了，弗罗多也进了客厅，尾巴立着，这是在跟我们打招呼。我过去把它抱过来一顿好撸，我要在某个能和我交换感情的对象上面释放我的喜悦。

这时我的余光发觉，茱莉亚正直勾勾地盯着我，昨天我最后时刻放了她鸽子，她的气还没消。我昨天匆忙之间给她发了条短信，说米凯莱会去找她，我就不去了，我另外有事，到家再说。

“姑娘们都坐好，我恋爱了。”

我只收到了两个狐疑的眼神，我决定无视。

在跟塞里讲完后短短几分钟，我又把相同的故事讲了第二遍，讲这一遍时我漏掉了一些细节，塞里频频提醒着我。

“你找到白马王子了，他就是你一直在等的人。”她把双臂在胸前抱紧，就好像在想象着拥抱某个并不存在的人。

另外两个人仍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两个没心肝的家伙。

拉凯莱首先开了口：“我们小蓝真棒啊，找到如意郎君了。我糖尿病都要犯了知道吗？听着就像我奶奶看的言情小说的情节，可能比那还俗套。”

她的话一点都没刺伤我，对这个人的刀子嘴我已经习以为常。不过她好像还没表达完自己的疑惑。

“书店单身女店主和钻石王老五顾客。我们这个穿礼服的王子叫什么来着？”

拉凯莱这酸劲儿真的是无可救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我张开嘴刚要回答，但又闭上了嘴。难不成我一整晚都没问过他叫什么？

“姑娘们，我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们什么都聊了，最后实在太投入就忘了问。”

在书店里我和顾客经常是这样，聊到第五次第六次才互相做自我介绍。这在店里很正常，有人进来时我不会问对方叫什么。

说到这里茱莉亚再也控制不住，气得直跳脚：“呵，真不错啊。周末我本来就很少在佛罗伦萨，你还为了一个都不知道叫什么的人放我鸽子？”

“不对啊，那你在手机上是怎么记他的？X先生？”

对啊，说到这里，难道我连他的号码都没有？这不是那种普通的约会，更像是两个彼此寻找已久的灵魂的相遇。这话如果说给拉凯莱听，她肯定会吐在我身上。我吸了口气，把实话说了出来。

“其实我没他的号码。”我嘟囔了一句，然后鼓起勇气说：“不过他订了一本书，下周二就来取。就这样，反正两天后就见了。”

三张充满疑惑的脸看着我，就连我的新朋友塞里都弃我而去投奔了敌方，该死的，她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我想说得更清楚些。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但是昨天晚上太完美了，我们都没顾得上考虑这些技术问题。”

她们狐疑地互相交换了个眼神，然后还是拉凯莱开口了，不过这一次温柔了很多。

“蓝蓝啊，我亲爱的。我不是想批评你，也不想泼你冷水，但是你把，在跟不靠谱的人约会了这么多次之后，终于遇见了真命天子，还度过了这么美妙的夜晚，然后你他妈连号码都没要？最起码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你总该知道吧？”

哎呀，终于有个我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了。

我就像刚听见铃响，已经力气全无，但还不想认输的拳击手一样支棱起了头。

“知道，他是个美国跨国大公司的金融经纪人。”

拉凯莱对我笑了笑，一脸宽恕我的仁慈。

“好，那跟我说他公司叫什么，我看能不能发动托拉尔的关系找到。”

我在努力回忆他是否对我说起过，但实在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内心的拳击手举起了KO<sup>[1]</sup>的牌子，我投降了。

“他没告诉我，我真不知道。”

茱莉亚为我解了围：“好吧，不过就那么点信息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对吧小拉？”

“那当然，再给我们点别的信息，就比如……总要有个称呼他的名字吧？我反正不会叫他白马王子。经纪人？金发男？贪财鬼？你们能想到什么不那么恶心的名字吗？”

突然我想起了一个细节：“盖茨比！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拉凯莱满意地点了点头。

“盖茨比我喜欢。”

“他可是我从小读经典以后喜欢上的第一个人物。”

这是真的，杰伊·盖茨比是我的文学初恋。

“反正到星期二他来取书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我的室友都是职业跟踪狂，她们需要你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好算出你的税号是多少。这下满意了吧？”

“我们已经等不及要会会他了。”

“会会谁？”卡罗丽娜也进了厨房，“还有，你们谁想喝咖啡啊？”

“盖茨比，”茱莉亚说完爆笑了起来，“小蓝的新男朋友。”

卡罗丽娜摆弄着那只旧摩卡壶，而我把昨晚的爱情之夜又讲了第三遍，不过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底气。拉凯莱和茱莉亚，其实还要算上塞里，后者的眼神突然有些迷离，她们三个人让我的脑中现在充满了疑惑。或许“盖茨比”没留下号码是因为不想再和我出来，可能他厌倦了，或者我不太讨他的喜欢，所以他想脱身出来。也许他觉得书店店主应该更有文化，而我让他失望了。在低自尊心作祟下，我开始逐一列出自己的缺点。

而卡罗丽娜还是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乐观，不像其他人，她对于号码的事没提出任何质疑。这让我心安了一些，经过她的劝导后，我的偏执与妄想也消失了。于我而言，她就像加了蜂蜜的热牛奶，令人感到舒适。她是在最后才加入我们三人组的，能找到她还要多亏了我文学系酒吧里张贴的那则启事：寻女室友。她是卡拉布里亚人，在佛罗伦萨读的是心理学。她总是忙碌于各种工作以维持生计，从服务员到家教什么都做过，而且她还擅长整理。包括账单在内的家务都是她在操心，她有点像我们的妈。而且她对于工作也是尽心尽力，成绩一个接一个。我一直认为她很优雅，哪怕她一直在和多出的几公斤体重做着斗争，为此她曾经无数次尝试节食，但总是在几个星期后无可救药地被一盘千层面或者海鲜意面打败。她是个美食家，既喜欢吃也喜欢做，在我们家她是唯一的一个。

“我很想会会这位盖茨比，星期二晚上我就随便去你书店里看看。”

她从来不会话里话外挤对你，这也是我喜欢她的另外一个原因。

“你觉得我给恩里克寄几本里尔克的书怎么样？他现在正在划船环西西里岛……”

“就别提恩里克了！忘了他吧，着眼于当下好不好！现在你已经有波波了，他长得不错，这么绅士，还待人亲切，彬彬有礼。我们就别提那个渣渣了好吗？他什么都没给过你。”

我们四个人齐刷刷地看向了塞里，刚刚向卡罗丽娜吐露心声的她还有些怒气未消。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她会对表姐的感情生活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必须承认，她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卡罗如今终于找到了波波，他是个踏实的男孩，两个人经常一起出去。在坎普乔路这里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可以给恩里克那一章彻底画上句号了。

僵局被门铃声打破，我们的房东塔提尼先生来了。

他50岁上下，和蔼可亲，经常运动，而且作为房东从来不打扰我们的生活，只在月初收房租时才会现身。我们几个轮流把房租带去他离我们家几条街距离的家里，所以他提出想要在周日早晨见见我们所有人这件事才让我稍感不安。我赶忙招呼室友们在餐桌前坐下。

他像做祈祷一样双手合十，然后说：“孩子们，我们认识已经10年了。我和你们从来没有过任何问题，对于我们的关系我也很满意。

只可惜与此同时我的另一段关系进展得并不顺利，那就是和我妻子的关系。我们决定离婚了。”

厨房里连只飞着的苍蝇都没有，我们都差不多明白他想说什么了。

“你们住的这套房子属于共有财产，为了避免争议我们决定把房子卖掉。我试过从她那里多争取些时间，但她想早点做了断。明天我会用挂号信把解除租约的文件发给你们。很抱歉，你们6个月之内就得搬出去了。”

一片死寂。谁都不敢开口说什么。

几秒钟后，看到我们都没有开口，塔提尼先生开始继续说。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我手头上已经有了几个有兴趣买房的客户，我想让他们来看看房。如果你们方便的话，他们和中介看房的时候你们需要留一个人在家。”

真是会心一击。一群陌生人会来看我们的家，进入我们的房间，窥探我们的物品，一想到这些我真的无法接受。

现在死寂中正孕育着怒火。

“孩子们，你们说句话啊。今天来到这里对你们说这些话，这对我来说也很难。”

“中介可以来书店找我拿钥匙，”最后我开了口，“白天家里是没人的，客户可以随便看。”

其实还有塞里在看家护院，但是塔提尼并不知道她的存在，现在即便发现也不要紧了。这个时候他应该不会在乎这些小事。

除了我谁都没说话，塔提尼开始有些坐立不安。

我之所以开口仅仅是为了说公事，和感情无关。每当经历生命中的痛苦时刻，我都会用有时很生硬的实用主义保护自己。当我的弱点被击中，我只会想怎样才能摔得相对不疼些，以便能马上重新爬起来。我是个独立的人，但是为了这份独立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那就是牺牲了感情的部分。我看着刚遭打击的室友：拉凯莱一脸漠然，茱莉亚看上去快要哭了，而从卡罗丽娜的脸上我看到了从来都没有过的顺从。塞里被我们藏在了房间里，毕竟她是个偷渡客。

“谢谢你，小蓝，谢谢你的理解。你给我写一下书店的地址吧！”

我拿出一张纸，飞快而清楚地写下了地址。我写字的手有点抖。

别过我们之后房东就离开了，他看上去一分钟都不想和我们多纠缠。

现在只剩下了我们几个人，还是没人敢开口说话。唯一能听到的就是电视的声音。塔提尼前脚刚走，后脚塞里就从房间里溜了出来，坐到自己的栖息地里看起了她每集必看的电视剧《长母如友》。如果有人胆敢在她观剧期间说话，她就会发出尖利的叫声，与这种叫声比起来，当初她早上把我们吵醒的电视音量根本不算什么。

茱莉亚打破了沉寂。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我想回萨尔扎纳住，我已经想了很久。”

砰，大厦的一角掉落了。

很多家庭都会发生这种事情，一旦有第一个人消失不见，其他人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神秘地陆续消失。从茱莉亚说出那句话的一刻开始，我们几个人的同居生涯其实就已经宣告终结。

她仍然在说，但我已经没有了心情继续听下去。

“这里的生活成本太高，”茱莉亚继续说，“而且我的工作也没什么大的进展。设计学校和大学我也不想继续上下去，反正工作机会也不多，保罗还一直在催……”

拉凯莱重重地吸了口气，我看了看她，心里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

茱莉亚露出一个破绽，而拉凯莱抓住破绽，证明完毕。

“洛伦佐不也很久以前就让我搬去和他一起住，”她嘟囔着，“我到现在都没答应，我对他说不能把你们晾着，还得让你们再去找一个室友。如果我们换了房子我还不去和他住的话，我们就得分手，就这么简单。抱歉。”

洛伦佐和拉凯莱在一起已经5年，洛伦佐爱得太深，以至于有些病态，而拉凯莱从来不说起二人的关系，有的时候还表现得像没有他这个人一样。



“而且，小蓝，你帮我个忙吧！你能养弗罗多吗？洛伦佐讨厌猫，而且现在它已经跟你的猫差不多了，整天围着你转。”

我点了点头，最起码弗罗多能继续和我住在一起，这是当天唯一的好消息。我看向了卡罗丽娜，眼神中透露出无声的祈求。

“卡罗？”

她还是一如既往，温柔地看着我，抓住了我的一只手。

“这样做是对的，小蓝，我们已经把青春期强行延长了太长时间。现在是时候长大了。”

她停顿了一下，看起来在努力抑制着泪水。

“我会找个一居室，这是我该作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是朋友，我们会经常见，感情不会变。”

我张嘴想要争辩，想要找到一个B计划，一个解决方案，随便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们在一起，然而最后我脱口而出的却是：“好吧。”

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卡罗丽娜说得有道理，我们已经犹豫了太长时间。我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之中会有人受不了四个人挤在只有一个厕所的100平方米的风子里。之所以悲伤失落，是因为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即将宣告终结。

我正要起身回房间去，这时茱莉亚突然冒出来一句：“我们写下来吧。”

“写什么？”

“就写永远都不会结束。我们写下今天的日期，再写上10年后还是朋友。今天是2月3号，我们就展望一下10年后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10年后的2月3号这一天，我们再聚在一起，看当年的愿望有没有实现。”

她突然站了起来，去厨房里拿来一个旧饼干罐子，它是我们的一个装饰物。

“纸条就放在这里面，卡罗丽娜负责保存，到时候召集我们也是她的活儿。”

“不好意思，为什么是我啊？”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件事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异议。

茱莉亚从用冰箱贴吸在冰箱上的一个笔记本上撕下了一张纸，分成了四等份，然后发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张。我拿着我的那张走向了房间。

那个星期天里，我整理出了搬家时要留的和要扔的东西。没了卡罗丽娜烧糊的咖啡我该怎么活？还有茱莉亚的塔罗牌。我试图将这些念头赶出大脑，开始找能分散注意力的东西。比如我可以想象一下下周二和“盖茨比”的会面会如何。我不用怎么涂脂抹粉，反正他已经见过我最不堪的一面，我只需稍微打扮一下，但绝对不能看起来像莫伊拉·奥菲<sup>[2]</sup>。

我在一件白色衬衫和一件水绿色桑加罗刺绣衬衫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用哪件配毛衣，这时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

卡罗丽娜古铜色的圆脸探了进来。

“我能进来吗？”

“当然了。”

她在床上唯一空着的一角坐下，无论在书店还是在家，我都是个邋遢鬼。

“我其实不想和她们两个说这件事，因为对于她们来说，爱情要先于友情，但她们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你肯定很难受。但这很正常，小蓝。你别生她们的气。”

我放下了手里拿着的衬衫，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没有，绝对没有。跟我们过去的生活说再见很难。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一个人面对。我会去提尔德奶奶家楼上的阁楼住段时间。一个人住我是肯定负担不起的。”

她摸了摸我的脸。

“都会好的，你放心吧，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昨天遇见的人就是个好兆头。”

卡罗丽娜就是这样，明明自己和我一样难过，但她也是我们之中最坚强的那个，她会把自己的感情暂时放在一边，反过来开导我。

“对了，”我说，“有件事我忘了说，而且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人。”  
她的眼神充满关切，想让我继续说。

“那个人对我贴在内里那本书上的标签印象很深刻，就是茱莉亚假装晕倒时不小心染上墨渍的那一本。”

卡罗丽娜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别让我想起那件事，一直到现在我的良心还在隐隐作痛。而且我还拉着那个大喊大叫的‘斯特雷加奖’去救护车……”

我用三言两语说了一下标签是怎么回事，然后告诉她说，好在“斯特雷加奖”后来没有再联系过我。

“是这样，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主意：在每本书上都加一个标签，标注出这本书的目标受众以及推荐理由。就像药剂师一样，只不过我们治愈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你听说过书籍疗法吗？”

“听说过，我和心理治疗学校合作开设了一门课程。这个疗法在意大利应用还不是很广泛，但是我很感兴趣。我做了很多研究，也读了很多书，不过都是英语的。”

我就知道卡罗丽娜这个书呆子肯定不会令我失望。

“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长话短说吧，没用的术语我就不说了。书籍疗法的核心就在于，阅读小说可以让人产生共情。如果你读到一个词的时候，比如一个动词，人的大脑中就会形成真的做过这个动作之后才会有的状态。”

我已经被她的描述吸引住了，虽然她根本没有用到术语。

“就像虚拟现实一样吗？”

我想到了游乐场里那些把人晃到想吐的设施。

“有点儿类似。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将阅读看成对现实的模拟。”

“那有没有这个方法能在生理层面起作用的证据？”

虽然听起来不错，但我还是想知道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实在的益处。

“有的，心理物理学方面我就不说了，你也不感兴趣，但是确实有证据表明阅读书籍能刺激人的认知和情感功能。”

我的小脑瓜开始工作起来，但是我还是需要把心里所想用声音的形式说出来。

“也就是说，如果我向你讲述各种书讲述的故事、情绪、态度和精神状态，你就可以把它们分类，我就可以根据精神状态来推荐书了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有几本书？”

我向她投去了一个狡黠的眼神，指了指她的背后。

“嗯，我读过的书都算上。”

卡罗丽娜转过身，看见了我那和天花板一样高的塞满了书的书架，就惊呆了。

“这些都是？”

我爆笑了出来，她介于惊恐和绝望之间的神情真是太搞笑了。

我一下子从床上站了起来。

“这样吧，我列个单子，我们再找时间一起谈，好吗？”

她也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

“好吧，我去学习了，明天又有考试。对了，周二的时候记得穿桑加罗刺绣的衬衣，那件特别配你的绿眼睛。”

“你怎么知道我在选那天穿的衬衫？”

卡罗丽娜没有说话，给了我一个飞吻就关上了门。

我开始写放在罐子里的纸条，想象着10年后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一个没那么有野心的40岁女人，也许已经在生命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些许宁静。

写下那么短短几行字一点儿都不容易。有一点很奇怪，一旦将心中所想变成那种三维的形式，一切就沉淀了下来，这是我的朋友伊马努埃尔会说的话。写完之后，我就把纸条对折放在书桌上，现在我要开始新计划了。

我已经列了一两个小时的书单，书桌上码放了一堆从书架上拿下来的书，这时手机的震动把我的注意力从书上转移了过来。

是朱里奥·玛利亚来的短信。

“晚饭？”

后面是一个猪头的表情。他总是开我体重的玩笑，自从开书店以来，我的饮食变得极其不规律，体重也增加了几公斤。其实不止几公斤。不过他也有错，他经常请我吃意面、千层酥和饼干，对这些东西我无法说不。

我拿起手机。

“寿司？”两个猪头表情。

“去！”三个猪头表情。

那天晚上我是瘦下来了，也不会和自己的真命天子约会，但是食物和朋友总能给曲折的一天带来些许安慰。

## 注释

[1] 拳击用语，引申为结束。

[2] Moira Orfei，意大利女演员。

## 7 迫近的悲剧、无所顾忌的哭泣和新的开始

舌头可以掩饰真相，但眼睛不能。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

### 一个月后

3月一直都是我最爱的月份：正值春日，白昼渐长，夏日临近。大概是为了配合我糟糕的心情，今年我心爱的月份戏谑一般地决定穿上一袭优雅的灰衣，变装成了11月。寒冷加阴雨外加令人痛心的失望等于我那双丹麦凉鞋下的情绪，刚把它买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对其嗤之以鼻，而这款凉鞋走红之后家里每人一双。

那天早晨天降大雨，为了不变成落汤鸡，我没骑自行车而是改搭了公共汽车。我来到车站等23路车，这趟车在书店后面停。我本来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希望之旅，结果上车之后才发现车上空空如也。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重新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那时候我有一件最讨厌的事的话，那就是承认自己错了。如果我一边承认错了，拉凯莱还在一边报以讽刺的微笑，那我简直就活不下去了。现在那个神奇的夜晚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而我的前未来丈夫仍然踪迹全无。我一整个星期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心想他大概是工作上有什么急事，也许哪天就会突然而至，直到周末来临。整个周末书店里只来了四个人，我也厌倦了每天都戴耳环涂睫毛膏。我又给了自己一个星期作为最后期限，然后我就会拿起他订的那本书，扔掉。我之前跟这个混蛋说过，这本书已经绝版了，没办法退货。

俗话怎么说的来着？

戴绿帽子又挨打。

再过5个月，我就得离开那个过去11年里我都称之为家的地方，可我仍然没找到满意的住处。提尔德奶奶家的阁楼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也很想和她多待些时间，但是如果搬到乡下我就得每天坐公共交通通勤，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看着上上下下的乘客，他们是除了震动的公交车、玻璃上的水滴和打湿头发的湿气之外我唯一的旅伴。

10分钟后，我按下了下车键，朝车门走去。一个顶多13岁的男孩鬼鬼祟祟地向我靠近，还偷偷地看着我。我没有太在意，还有两分钟就到10点了，今天我也没时间去酒吧吃早餐。

我刚下车，一阵风把我已经很不够用的小伞吹折了。我赶忙把大衣顶在头上，慌张地跑向了书店的卷帘门。

我没办法用一只手开锁，我陷入了绝望，虽然没骑自行车，我最后还是躲不过变成落汤鸡的命运。

我进了店里，和往常一样，电话已经在响了，但是我决定不接，我得先把身上擦干，要不然得肺炎也有可能。我还没开灯，这时我看见阴影里有个影子在移动。

就是不久前我在车上注意到的那个小男孩，现在他正躲在书架后面。

他肯定是逃课了，在那个时间，任何一个19岁以下的孩子都不应该在外面晃悠。

外面有一群孩子经过，他在书架后面躲得更严实了一些。

“他们在找你吗？”我突然的问话让他一惊。

“是的，如果打扰到你的话我就走。”

“没有，他们为什么找你？”

他吸了一口气，理了理肩上的书包。

“他们比我年龄大，抢了我的点心和手机。他们还拿我取乐，说我长得像猪，还是个书呆子。”

我打开灯，认真地端详着他。我的这位客人正是那种典型的长大以后能成大事，但是12到20岁之间的人生却异常艰难的人物。他真的长得像一头小猪，戴着巨大的近视眼镜，留着西瓜头。这对他完全



是个灾难，因为在他那个年龄段里，决定你受不受欢迎的并不是聪明和机智。

我吸了一口气，看了看书店外的大雨，那天早晨肯定不会有顾客想不开前来买书。

“你过来，我们去旁边的酒吧，我请你吃点心。”

听到了“点心”两个字，他悲伤的眼神里才出现了喜悦。

“你是这家书店的老板吗？”

“你看还有别人吗？”

“没看见。这样的话我想问两本书，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一本是歌德的《浮士德》，另一本是《大师和玛格丽特》。”

“你多大了？”

“快14了。”

“是老师布置让你们看这两本书的吗？”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不是，这是我自己喜欢的书。”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虽然我像他这么大时也看书，但我当年看的主要是恐怖小说和言情小说。

我这位年轻的朋友真是早熟。

“不过这两本书我12岁的时候已经看过了，从图书馆借的。我叫伊万，和《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诗人同名。”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要买？”

“因为你的生意看上去不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难道我已经可怜到需要由一个被霸凌的小男孩施以恩惠了吗？

“你有没有读过《说不完的故事》<sup>[1]</sup>？”

“没有，那是什么？”

我向书架走去，从上面拿下了一本书，和其他两本一起放进了袋子。

“这本就当是你从图书馆借的，你小心别弄脏，读完之后再给我还回来。”

“好。”

他拿出一个带魔术贴的蝙蝠侠钱包，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紧，真不知道他在上大学之前还要经历些什么。

“现在我们去吃点儿东西，请你吃点心钱我还是有的。”

正当我要关店时，电话铃又响了，我还是决定不去接。我和伊万足足聊了半小时的书，他真的像是从《大师和玛格丽特》书中走出的人物，言语犀利，点评到位。我们互相道别，但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他肯定会来找我。我建议他去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老师，然后再读一读《说不完的故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意思的线索。让幸运龙福库<sup>[2]</sup>去惩罚那些恶霸吧。

我回到了书店，再一次响起的电话铃声将我从幻想中拉回到现实。

“您好，这里是1900书店。”

“你好小蓝，我是詹纳罗，你好吗？”

在平日里，给我供货的这位批发商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活力，然而今天他的声音却有些低沉，难不成他也被天气搞得心情抑郁了？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他打电话来的原因：2月底我没能付清书款。

“你好，詹，都挺好，你呢？”

“还行，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迟疑了一下又继续说：“小蓝，我想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过来。我们还没收到上个月的书款。很可惜你已经逾期了，上面还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是我必须得通知他们。一旦通知了他们，我就必须中止给你发货。”

这些话比2016年冬天里洗的那一整个月冷水澡还让人透心凉，那时我们的热水器坏了，又正值圣诞节期间，根本找不到人来修。

账户封锁就意味着结束了，完了，歇菜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僵在了那里。

就在这时，书店里奇迹般地进来了一位顾客，我接住了来球，趁机对詹纳罗说过几分钟再打过去，然后就挂了电话。

“您好，小姐，真是个美妙的早晨！”

是的，真是个怪事连连的早晨。进来的这位用“古怪”二字形容都不足够。想当年我还对可怜的内里·韦努蒂冷嘲热讽，要知道如果和眼前的这位一比，他甚至都算是个平常人。正在我面前发出奸诈微笑的这个男人通体黑衣，从西装到衬衫，从领带到腰带再到鞋，全部清一色。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不是一场存在主义戏剧的话，我肯定会在暗地里笑掉大牙。他颇有兴趣地在书架前踱来踱去，但是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和人交谈，我真想躲在柜台下面，逃到另一个维度中去。

“如果我有什么能帮忙的您尽管说。”

我只是客套地问一句，其实我十分希望他会回答：“不了谢谢，我只是随便看看。”

但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没有回答。

我低下身子，专注地看着电脑屏幕，凝神静气，就好像我眼前的屏幕能够决定宇宙的命运。其实我看的是记录销售情况的excel表格，上面只记了小伊万买的那两本书。几分钟后，看到他还是没有回答，我这才确定他不会来烦我了。我得想办法解决批发商的事情，我当然也可以再找个供应商，但是那样做只会产生更多的债务，我不想落到那般田地。

“我认识你，你知道吗？”

来了，他终究还是不肯放过我。

我把眼睛从电脑屏幕上抬起来，尽量摆出副友好的表情。

“真的吗？我不记得见过您呢。”

“其实我没见过您本人，不过塔提尼先生说您有东西要给我。”他说着用手指模仿了钥匙间撞击的叮叮声。

我错愕地看着他，难道眼前这个长得像三月兔<sup>[3]</sup>一样的家伙就是我们的房产中介？整整一个月了，根本没有人来拿钥匙，而且虽然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内心深处还是保留了那么一点希望，期待着房东能够回心转意，不再出售房子。然而那天可以算是“国际没有一件好事日”，我先是接到了批发商打来的电话，我的生意眼看就要做不

下去，就连我那微弱的希望也正在我眼前一点点地化为泡影，和我生命中重要的一章说再见已经成为定局。

我想装出不在意的样子。

“啊，好的。其实我已经等您很久了。上个月塔提尼先生就说有感兴趣的买家了。”

“今天下午就有一对情侣和我约好了要去看你们甜蜜的房子。我觉得应该马上会有不错的报价。”

不知为何，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个黏腻的房产中介已经看穿了我的想法，才故意说这句话来伤害我。他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但是他的眼神里分明燃烧着邪恶之火，我觉得应该离他远点儿。

“好的，我很高兴。我去给您拿钥匙。”

我站起来，把刚才坐着的板凳踢到一边，费力地拉起门帘，来到了后面。

我进到仓库里找我的包，就是拉凯莱讨厌的那个，我们公寓的钥匙就在里面。我开始翻找，但一团糟的包里就是不见钥匙的踪影。我想快点儿找到，因为留那个人独自待在我的书店里让我很焦虑。没有，我找不到那串该死的钥匙，我把单肩包放在桌子上开始慢慢找。我拿出手机在室友群聊里发了一条信息，让她们从家里出来，好让中介带人看房。正当我拉门帘时，我听见有东西撞击到了包的拉链上，然后就是砰的一声。什么东西掉了？转过身去我才看到，它就在地上。

那是我为那个我曾经信任过的混蛋订的书。我本以为他会拯救我，让我丢掉手机交友应用，不必借助托巴多威士忌麻醉自己，也不需要在一个狭小的一居室里蜗居。我知道自己可能戏太多，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就连手指甲坏了也能让我伤感半天。那本该死的书正躺在地上看我，它已经偷瞄我四个星期了，每次我抹着睫毛膏穿着水绿色衬衫进入仓库时，它总是向我投来无比同情的眼神。

不过在那一刻，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大坝决堤了。我这样一个和情感绝缘的人，突然开始哭起来，声音大到我无法自己。我知道房产中介就在门帘的另一边而且肯定能听见，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这让我怕得要死。

一秒钟后，门帘被掀了起来，露出了他留着胡须的尖脸。

“小姐，您还好吧？哎呀我的老天爷，您在哭啊！快来，请坐在这张椅子上吧。”

我像洋娃娃一样顺从地坐到凳子上，而他一溜烟跑到柜台后面给我倒水去了。虽然我的哭声已经逐渐弱了下来，但总的来说我仍然哭得像一个摔破了膝盖的小女孩。

我含糊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开始大口喝起水来。

“如果您现在不方便的话我就晚点再过来拿钥匙。如果是我把您弄哭的还请您原谅我，有时候我会有些不近人情，但我不是故意的。这么说吧，我嘴上……没有把门的。”

他又递过来一条干干净净的手绢。

“您不用担心，不是因为您，”我擦干了泪水，“没错，房子也是原因之一，但主要是因为其他事。”

“有什么事您可以跟我说，我听着呢。”

我开始笑了，刚开始还比较矜持，接着越来越放肆。

“对不起，您应该帮不了我。”

他用手托着下巴，开始认真地看着我。

“我能给您惊喜。”

他的眼神里还是充满了邪恶和狡黠，但是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些别的东西。

我吸了一口气，话说回来，我又会损失什么呢？我打开了话匣子，刚开始还有所保留，后来不断地添加细节。那天决堤的大坝不止一个，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吐露给了这个陌生人，这些话就连提尔德奶奶和我的室友们都没听过。我告诉他书店的情况岌岌可危，我不知道该怎样扭转乾坤。

他一直安静地听着，不时提一些问题，问的问题全都在点子上。终于卸下了长久以来背负的重压之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谢谢您听我说这些，”我说的是真心话，“请原谅我的啰唆。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死胡同之所以是死胡同，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开始迈着自己那奇怪而飘忽不定的步伐走来走去。“是的，这一点您说得很对，但是那些付不起的账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还是付不起。”

他停下了脚步，用一根手指指着，示意我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就是这样，那您就去造钱出来。”

好吧，原来这是个傻子。虽然他能听我倾诉是挺好心的，但是他有一点没有听进去：我没有钱。就连我用阿拉米<sup>[4]</sup>语哭泣也无济于事。

如果钱本身也在找钱呢？

哦我的上帝，我被吉吉·马尔祖罗<sup>[5]</sup>上身了吗？我刚刚经历了一次情绪崩溃，现在又带着鼻音问一些哲学问题。今年肯定是我的精神全面崩溃之年。

为了快点脱身出来，我决定不管他说什么都表示赞同。我之前向詹纳罗许诺过5分钟后会打电话，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对，可以吧，我会找人借钱，”我不走心地说，“感谢您的建议，您还有事要办吧……”

他抬起一根手指，示意我不要说话。

“我没说您真的要有钱。您只需要拖时间，只要上面不知道这些钱不存在就可以。”

他的话像奔涌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袭来。很难想象仅凭我只有三言两语的单薄解释，他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的策略很简单，但需要詹纳罗的完全合作。第一步是需要马上重获詹纳罗的信任，保证他不要汇报欠款的问题。这样一来我就获得了一个时间窗口，然后才可以开始想下一步的对策。这只是个匆忙之间想出的策略，但是有成功的可能。我开始构思怎样才能说服销售代表帮我这个忙，这时房产中介又开始说了起来。

“不过美丽的小姐，我还是要说，大方向还是改变不了的。”他抬起双手，露出了无辜的表情，“您不要误会，我只是说想要扭转局势的话需要一个真正的好点子。”

我的老天爷，改善生意的主意我有啊，文学药房不就是吗！最近我尽忙着伤春悲秋，竟然把书籍治疗法这回事完全忘到了九霄云外。

“我相信像您这样机灵的女孩子脑子里肯定已经有主意了。”他说这句话时我刚要把这个想法告诉他。

机灵的女孩子。

机灵的女孩子。

突然之间，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周六晚上出现的一句话。

就不要假装客套了，小蓝，你是个机灵女孩。

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我肯定没告诉过他，书店里也没有我的名字。我更加迷惑了，难不成我们之前见过，只不过我忘了？不，这种可能性我可以排除。

不过现在我必须专注于挽救书店，至于“盖茨比”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就以后再想吧。

我认真地思考着每件要做的事情，竟然忘记了他的本来目的。

我在包的一个偏兜里找到了钥匙，然后恭敬地递给了他。

“这是房子的钥匙。”

“很好，我可以留着这套钥匙吗？以后还会有人来看房。”

“当然可以，只不过请您在带人去看房前通知我一下，我好让室友们出去。”

“会通知您的。”

“您拿好书店的名片，打这个号码联系我就可以。能要一张您的名片吗？”

我看到他犹豫了片刻，然后说：“有的，我放在我那过时的交通工具上了。我去去就来。”

“没问题，我不走。”

他欠了一下身子，接着就要转身离开。

“非常感谢您，您不知道您今天帮了我多大的忙。”



“不用客气，小姐，区区小事而已。我就是那种追求恶却施行善的人。您请保重。”

我之前是在哪里听过这句话？想不起来了。可能他也被马尔祖罗上身了吧。

但是这并不重要，现在我有一堆电话要打。首先，我无论如何都要说服詹纳罗，要不然拯救计划还没开始就面临搁浅。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用上了自己的女性魅力，才终于说服了他，让我的拯救计划得以进入下一环节。作为交换，我答应和他约一次冷餐自助，但是这不要紧，我会把约会时间无限期推迟，直到他放弃为止。第二通电话打给提尔德奶奶。这一次就容易了很多，我从她那里借到了1000欧元。第三通电话是打给我的会计师的，他的外号是布鲁托，就是《大力水手》<sup>[6]</sup>里面的那个，因为他吃起汉堡来就像台机器，我想问他是否可以在不改变公司注册号的情况下改变书店的名字。

“当然可以，小蓝，没有问题。”

很好。

然后就轮到卡罗丽娜和拉凯莱了，至于前者，我请她把今天晚上的时间留出来，而对于后者，我让她拜托一个在佛罗伦萨报界工作的老朋友帮我刊登一则启事。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目标是西蒙尼，朱里奥·玛利亚的勘测员。

“好的，你想给书店取什么名字？”

“文学药房。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只需要走程序就可以。名字确定是这个了吗？”

“不，我要改一下，它的名字是小小文学药房。”

“定了吗？”

“定了。”

就这么定了。

在忙着一个接一个打电话的当口，我甚至都没注意到房产中介就这么消失了，也没带名片过来。

**注释**

[1]德国作家麦克·安迪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

[2]《说不完的故事》中主人公小男孩阿特留的坐骑。

[3]《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一个虚构角色，是一只会说话的兔子。

[4]古代西亚的一个地区，位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

[5]意大利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

[6]美国动画片。

## 8 辣妹乐队、利维亚·钱德拉·坎迪亚尼和白桦茶

不过存在之物

不会永存吗？

不是这样吗？

是的，在心里是这样。

薇薇安·拉马克 《献给一只猫的诗》

### 同一天

那天晚上，在经历了一路上头被挤到紧贴窗户的公交之旅后，我回到了家，那里正有一支素质精良的小队在等着我，助力我的小小文学药房起飞。我感觉自己就像库比提诺<sup>[1]</sup>的史蒂夫·乔布斯<sup>[2]</sup>，而我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up>[3]</sup>和罗纳德·维恩<sup>[4]</sup>已经准备好帮我成就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

这就是她们。卡罗丽娜坐在餐桌前，手里拿着厚厚一摞文件，穿上了她最好看的家居服，上面印着桑普兔，也就是小鹿斑比<sup>[5]</sup>的好朋友，她的头发向上盘了起来，照例戴着那副巨大的眼镜。她身旁坐着身穿舞蹈服的茱莉亚，她正喝着那恐怖的桦树茶，那是我从朱里奥·玛利亚的一个朋友那里买来的，据说能去水肿。他的朋友向我保证说，这款茶能帮我排掉多余的液体，减轻水肿，然而它唯一消肿的东西却是我的钱包，而我的屁股却骄傲而顽固地保持着一贯的圆润。

今天晚上的特殊嘉宾是塞里，她一如既往地坐在了电视机前。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我们的沙发已经被她坐出了屁股的形状。她看的是一档男生自我介绍找女朋友的节目。为了找到如意郎君，塞里专门创造出了一套算法，其中包括了各种具体要求，和她的这套算法比起来，就算埃拉托斯特尼筛法<sup>[6]</sup>也只能甘拜下风。显然，假如用这个标

准去衡量的话，所有参赛选手都是垃圾，但说不定也能剩下个把幸存者。弗罗多在她身边躺着打瞌睡。

“我们准备好了。”穿着舞蹈服的茱莉亚说。

我蹙了蹙眉：“难道茱莉亚偷偷拿了心理学学位，而我还不知道吗？”

她马上假装生气地回答说：“你给我听着，无所不知小姐！如果你想把你看过的那些书作为治疗书籍推荐的话，我感觉你应该做不了多久。这个小小文学药房里面也需要轻松点的书籍，不要总是些大部头名著。在抗抑郁书籍方面我是你的顾问，专门服务那些想要旅行或者寻找爱情的人！”

我有一句狠话就在嘴边，说出来绝对能够呛她一下，而且话说回来，因为房子的事，我还是有些生她们的气。

“如果寻找爱情的人最后找到保罗那么难缠的家伙，那我们可就难办了。”

“你真是毒舌，我亲爱的小蓝·罗奇尼！”拉凯莱拿着一杯草本茶刚刚走进客厅，她也在用桦树茶排水，另一只手则端着一台电脑。“行了，就让茱莉亚这个浪漫大师帮你吧，平面设计我来负责。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会用Illustrator和InDesign<sup>[7]</sup>软件的。”

“等等，我用Illustrator和InDesign干什么啊？”

她坐下来打开电脑，透过巨大的近视眼镜看着我。

“难道你想用Word做logo吗？”

“Word怎么了？1900书店的logo我就是用Word做的。”

“所以才那么难看，”她的音量突然升高了一下，“不好意思，我本来没想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但是既然我们重新开始了，那就要把每一步都做好。你们就谈你们的心理学书，我来负责设计logo和拟新闻稿。”

我不想和她吵，因为我真的需要她来给我设计出一个配得上这个书店的logo。

“你揶揄我用Word作图，这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有个东西我马上就要。你要帮我设计出贴在书里夹带的标签。前面是这本书治疗的

病症名称，比如‘抗忧愁药片’，颜色要适合，然后是书店的logo和书名。后面需要留三块地方：说明、副作用和服用剂量。”

她一时语塞，低下头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你是说你想把药品说明书夹在书里吗？”

“正是。”

“我不知道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还是最天才的主意，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试试吧。”

这正是我想听到的话，女孩们一个个都动力十足，她们能帮我顺利地完

“姑娘们，我刚想起来一个关于那天下午的细节，我想告诉你们。”

“哪个下午？”塞里正专心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东西，但偶尔也会漫不经心地插一句话进来。

“我认识那个家伙的那天下午。他叫过我小蓝，但是我很确定整个晚上我都没说过自己叫什么。”

“你不是说他进书店的时候米凯莱在吗？”拉凯莱说了一句，视线并没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

“没有，他进来的时候米凯莱已经出去了，我当时正放着音乐跳舞。”

“你在跳舞？这个细节之前你可没跟我们说过！”听到跳舞这个词之后，茱莉亚身上的天线全部打开了。此刻我可以看出来，她在心里已经笑开花了，她肯定在想象我当时笨拙的舞姿。

“好吧，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略过。”

“你觉得如果在网上搜书店的话不会出现你的姓名吗？”

“不会。我刚查过，确实到处都没有小蓝的名字。”拉凯莱一边快速地敲击键盘一边说。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问题：你确定之前没见过他吗？”

“你放心吧，这么一个大帅哥如果见过的话我怎么可能忘？而且我们应该也没有共同的朋友。应该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

就是这么觉得。我不觉得他会去匠人咖啡馆喝开胃酒。”

“那又怎样？反正他已经去了。我们就开始工作吧？”

卡罗丽娜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我们的对话。可以看得出来她不想浪费时间。

“行吧，我开始设计logo了。”

拉凯莱把鼠标接收器插到了电脑的USB口上，麻利地把头发绑起，这时我看到了她穿的T恤上的图案。

我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等一下，你是从哪里淘到这件辣妹组合<sup>[8]</sup>T恤的？”

“好看吧？是在我爸妈家里找到的，是我姐姐的衣服。当时她还用双氧水漂白过头发。”

“那时候她也就12岁吧，你怎么能穿得下12岁小女孩的衣服？我连一个小拇指都进不去。你的新陈代谢也太好了，你可得传授传授经验才行。”

“那可不是我的错。你不认字啊，人家明明说的是‘一天三份水果’，结果你看成了‘一天三份油炸食品’。先别管这些，我觉得这件T恤和我们的女孩力量之夜特别配。”

“我之前想的是硅谷的史蒂夫·乔布斯，而不是辣妹。”

“什么乔布斯啊，我们太适合了：卡罗是恐怖辣妹，肤色合适；朱莉是运动辣妹，今天她穿着舞蹈服就更像了；你是宝贝辣妹，天真无邪，至今还会爱上路上偶遇的陌生人；我是漂亮辣妹，因为和大卫·贝克汉姆共度春宵是我一生的梦想。”

“嗯，可是我们还缺个红发辣妹。”

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塞里，她正在电视机前一边大口地抽着烟一边做着笔记。我们四个应该都想象到了这样一个画面：塞里身上裹着一件印有英国国旗图案的短裙，脚穿一双红色的亮漆面长靴。我们爆发出的笑声甚至把塞里从她的“白马王子算法”里吸引了过来。

“你们笑什么？”

看到她在那副大眼镜后面关切的眼神之后，我们笑得更加肆无忌惮。

拉凯莱已经笑出了眼泪，茱莉亚笑到了桌子底下，而我和卡罗丽娜则试图冷静下来，为可怜的塞里想出一个解释，因为她已经明白了，她自己就是我们笑的原因。

“塞里你别介意，可能是白桦茶里面添了什么奇怪的植物。”

她又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才重新埋头做自己的事。

“姑娘们，别跑题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出书店的书目单和分类。”我想控制一下局面，把大家带回正题。“这次我不想选经典作品，虽然它们是我的日常食粮，但也差不多尽人皆知，已经有无数人推荐过。我只想要当代小说，要新鲜的，不那么知名的。”

“好吧，那就当代小说了。开工！”

我和茱莉亚提出各自的思想和选择的书籍，而拉凯莱时不时地插话进来，提出一些对于有精神困扰的人们的建议。

卡罗丽娜认真地听着，同时将我们建议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否决掉。

几个小时过去，我们还没达成任何一致，我们每个人都神情紧张，有好几次差点儿就要吵起来。

卡罗丽娜突然发话了。

“姑娘们，你们好像没搞明白重点，”说着她把手里的笔在桌子上敲了敲，“书籍治疗法的任务很明确，我们不能因为喜欢某本书就选它。这个项目的目的应该是增进自我认知，无论如何都不能忘了这一点。”

她一个个看了看我们，然后继续说。

“要增加自尊和自信，这两点恰恰是小蓝你所欠缺的；要提高沟通能力，茱莉亚，你的沟通能力怎么样我们就不谈了；要提高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一点可以为拉凯莱专门设一章；然后还要提高读者的文化素养：这些才应该是能进入小小文学药房书目单的书应具备的条件。”

她拿起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很多互相连接起来的圆圈。

“不要管主题和写作方法是什么，来到你书店的人应该可以通过我们推荐的书实现个人成长。都明白了吗？”



这个傲慢的心理治疗师是在说，我们一点儿都没搞清楚重点，她以一种近乎完全直白的方式让我们注意到了自己的缺点。

我很爱卡罗丽娜，但那一次她真的有些过火，当我正要反驳的时候，一个声音让我们都安静了下来。

“你们看看这个。”

正当场面一片混乱之时，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塞里已经没有在电视上寻找自己的真命天子，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拿了一本书出来。

她把书放到我们面前。白色的封面上画了一只猫。我不禁笑了起来，这只猫让我想起了弗罗多。那是薇薇安·拉马克的《给一只猫的诗》，书店里还有几本，因为我先后订了好几次。但我一次都没读过。

“是诗。教你如何处理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我觉得小蓝你应该需要。”

我随机翻开一页开始读起来。

当阳光吻在你身上，

我抚摸你，接着

来了一片云，我也

该走了，时间

到了。

就是这样吗？幸福

竟如此短暂？

我们四个全都凑到一起读着诗，就像是《七宝奇谋》<sup>[9]</sup>里他们看藏宝图的样子。

那是真正的诗歌。

而且美极了。

塞里刚要坐下，又像刚想起来什么一样，突然拿出了另一本白色的小书，那是利维亚·钱德拉·坎迪亚尼<sup>[10]</sup>的《打拳击的小女孩》，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书放到了桌上。

把两本书交出来之后，她又舒服地坐到了沙发上，还开大了电视机的音量。她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无聊的对话打扰到她了。

接下来是几秒钟的沉寂，此时卡罗丽娜在读坎迪亚尼的诗。

拉凯莱把电脑递了过来，让我看一眼她刚写出来的新闻稿：

你伤心难过吗？你刚刚结束了一段糟糕的恋情吗？

你要熬过一段困难的时光吗？现在你可以在全新的加维亚纳小小文学药房书店找到解药。我们的书店通过精挑细选的书籍为各种现实问题提供解答。就像在一家真正的药店里那样，每一本书都有一张使用说明书，上面印有介绍、用量和副作用说明。我们一共有超过70个大类的书籍，适合各种精神状态和病症。

书店的灵感来自于店主小蓝·罗奇尼，这位30岁的女士有过出版行业的长期工作经验，这间只有大约35平方米的小书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书方式。另外我们的“跳鹅游戏”也很有意思，您每选择一本书籍，我们都会根据您喜欢的故事背景、书籍类型和作者另外推荐三本书。

我们还和书店隔壁的达尔马格咖啡馆合作设计了一个书吧区域，您可以在这里驻足，一边看书一边享受一杯书店赠送的花草茶。在加维亚纳这样一个充满活力而令人神往的街区，我们填补了文化场所的空白。

小小文学药房在里波利路7R号等待您的光临。

“我觉得很棒！”

“我现在就发给莱奥，他在佛罗伦萨有很多熟人，刊登在各大报刊上不成问题。”

“太谢谢你了，小拉。”

“等等，你再看看logo。这只是个草图，如果你觉得可以我就再优化一下。我喜欢这种简洁，书店名字本身就已经很有冲击力，我们要做出一种干净的、有辨识度的效果。”

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我再次有了一种找到长久以来所寻找之物的感觉。

Logo是圆形的，外层是两个圆圈，一个黑色一个灰色，里面是几个圆圈以及用两种字体写出的“小小文学药房”字样，下面则是一本打开着的像是从天而降的书。

就是它了，我很确定。

“我想不出来更合适的了。”

此前一直沉浸在阅读中的卡罗丽娜突然发话。

“好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姑娘们？这些诗里蕴含着一种女孩式的力量，肯定会受欢迎。我们就先别管什么辣妹，从诗开始着手，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就这样，薇薇安·拉马克和利维亚·钱德拉·坎迪亚尼的诗给了我们启示，指出了用书籍救赎灵魂的道路。

## 注释

[1]苹果公司所在地。

[2]苹果公司创始人。

[3]史蒂夫·乔布斯的创业伙伴。

[4]史蒂夫·乔布斯的第三合伙人。

[5]美国动画电影《小鹿斑比》中的主要角色。

[6]一种简单且历史悠久的筛法，用来找出一定范围内所有的素数。

[7]Adobe旗下的绘图软件。

[8]英国女子唱跳组合。

[9]1985年上映的美国喜剧电影。

[10]意大利诗人、佛经翻译家、冥想大师。

## 9 命定的相遇、戏服现象和烟熏妆

也许并没有好朋友和坏朋友之分，有的只是朋友，他们会在你身处逆境时扶持你帮助你，让你不感到孤单。也许为了朋友，无论担惊受怕还是充满希望地活着都是值得的。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为他而死都是值得的。没有好朋友，也没有坏朋友。他们是你想要与之相伴的人，是你需要与之相伴的人，也是在你的心房中落地生根的人。

斯蒂芬·金《它》

### 一个月后

“快查一下谷歌地图，看看Rai<sup>[1]</sup>在泰乌拉达路上的演播厅到底在哪里。”

“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你要在罗马北下高速。”

“小蓝，有个《共和国报》的记者打来电话，对方想在首都电台采访你。”

“可我在以每小时13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让我怎么接受采访？”

“我也不知道，但没有时间了，直播还有5分钟开始。”

“好吧，把耳机给我，我试试。”

我的社交媒体经理兼新闻秘书米娅正在把耳机和手机递给我，而坐在一旁的卡罗丽娜则在为我戴耳机。我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广播采访达人：不开扬声器、陌生号码来电，声音要清晰而洪亮，多数情况下不会事先对好问题。

我之所以有位新闻秘书，是因为意想不到之事竟成为现实：小小文学药房不仅成功了，而且大获成功。

“您好，这里是小小文学药房。”

“您好，请问老板在吗？”

“我就是。”

“您好，我们是《每日新闻》，我们想做一个关于您书店的报道，不知道您这周六有没有空？”

“嗯，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

“太好了，那我们就让负责报道的记者直接联系您。再见。”

一切都始于拉凯莱给那个新闻界的老相识发的新闻稿。打那以后，媒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先是当地报纸，然后是博客和网站，最后全国性杂志、电视台甚至是国际媒体都发来了采访邀请。

“您好，这里是小小文学药房。”

“您好，请原谅我的意大利语，请问小蓝·罗奇尼小姐在吗？”

“在的，我就是。”

“您好，小蓝，我叫阿尔巴，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联系您是因为我们想对您的书店做一个报道。”

“……”

“喂？”

“……”

“您好，我们是瑞士广播电视台，请问老板在吗？”

“您好，我是米凯拉，国家电视一台新闻节目的记者，我找小蓝·罗奇尼。”

“您好，这里是《世界报》编辑部，请问小蓝在吗？”

“你好，小蓝，我是国家电视三台新闻节目的帕特里奇亚，可以占用你一点儿时间吗？”

媒体的大篇幅报道让我的书店里一时间读者如织，要知道一个月之前我还差点儿关门大吉，而现在书店里充满着快乐和人气。大家都想得到自己的文学处方，那正是我和卡罗丽娜的工作成果。

“您好，这里是小小文学药房，我是小蓝。”

“您好，小蓝，我是弗朗切斯卡。我听说了你的疯狂计划，不知道你想不想来TED<sup>[2]</sup>讲一讲自己的这个项目。”

“.....”

这是提尔德奶奶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我，她差点儿因为兴奋过度而被送进医院，她那个展示柜上的名贵水晶制品已经被各种报纸和杂志取代，上面无一不印着我的头像。

“亲爱的，你接受采访的时候真是太放松了，你就是天生干这个的，到哪儿都是那么自然。”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自然。

是的，虽然我每天都保持微笑，到处侃侃而谈，可是在这一切面前我还是有些迷失自我。

成功是只饥饿而欲求不满的猛兽。你要时刻准备好，有求必应，以光鲜的一面示人。你没有时间退缩或感到疲劳。你不知道自己被报名参加了什么舞蹈比赛，你只知道自己需要一直跳下去，否则就会出局，会被人遗忘，就不能把那些本来就好像不属于你的迷梦继续下去。因为你是个平常人，而美好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平常人身上的，不是吗？

你习惯了不能控制事情的走向，即便你学会找寻到一点点快乐，但那一点点快乐有时还不属于你。

你所拥有的，是5.9欧元一件的丙烯酸T恤，穿上它之后，如果有人在距你80厘米以内的地方点燃香烟的话，你就需要马上用灭火器将其熄灭；你拥有的是那个还不算太糟糕，可以将就的男朋友；你拥有的是那份工作，为了它你需要每天四点半起床，或者来回60公里通勤，或者每月出工29天，就因为在老板们眼里“休息”这个词只是为死人准备的。而到了最后，终于有什么好事发生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哪里错了，猜想是不是命运之神搞错了抽签结果，把本应属于别人的奖品发给了你。你将奖品紧紧地抓在手里，但内心里坚信，总有一天你还要还回去，甚至需要为持有的这段时间缴纳一笔保管费。

“小姐很抱歉，我们的数据库出了点儿问题。这份成功不是属于您的，需要您退回。不好意思，您知道的，我们有时也会犯错。”

一旦习惯了失败之后，你就会不相信幸福，就好像你遇见了一个喜欢得要死的人，但是你们才接触不久，无法将真心托付。

“今天我们首都电台请到了小蓝·罗奇尼小姐，她是小小文学药房的创办人。小蓝，你能听得到吗？”

当天下午我受邀上“Geo”的电视直播节目谈我的书店。我非常紧张，一边开车，一边感觉心快要跳到了嗓子眼。我的老朋友焦虑症来找我了。虽然我表面上看起来一副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样子，甚至还经常自嘲，但其实真正的我却是另一副模样。

焦虑已经与我共度了很多时光，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人生伴侣。确切来说已经有17年之久，比我人生的一半还长，一切都始于那个寒冷的2月下午，那是我首次焦虑症发作。那个下午看似寻常，却成为我人生重要的分水岭。当时我正在家里准备长笛考试，突然感觉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似乎有人在扼住我的咽喉。我感到浑身发热，心头发紧，喘不过气，甚至马上就要窒息。我用尽全力，用微弱的声音呼唤克拉里萨，心想自己是不是真的要死了。

我度过了人生中最恐怖的20分钟，在此期间，我经历了心悸、冷汗、双腿僵硬，身体无法自控地颤抖。最后医生终于到了，他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检查，但什么都没检查出来，我健康得就像条鱼，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我经历了第一次焦虑症发作。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就无法想象此时此刻的恐惧和迷失感。那时候我头脑中唯一出现的念头就是：“我的上帝，我快死了，我的上帝，这次真的要死了。”

当然，最后你不会死，但我经常会想，还不如死了得了。焦虑过后甚至比焦虑本身还要恐怖：我去不了学校，也不能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不知道怎样继续刚才在做的事。你能真切地看见并且触碰到自己那本不想看见的灵魂深渊，有时候你宁愿自己很久之前就已经死掉了。经过治疗之后，我逐渐走出了那种状态，但广场恐惧症引发的焦虑还是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人生中。那天下午就是一个例子。

“姑娘们，我们在服务区停一下吧！我需要喝口水。”

米娅的手指仍然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手机屏幕上敲击着。

“小蓝，你的脸书有50条新消息，Ins有20条，都是今天早上收到的。”

“好的，今天晚上到家我就回复。”

我在第一个服务区前打了转向灯，把车停了下来。

“去一下洗手间。”

我看了眼手机。屏幕上有条邮件提醒，挪威航空和易捷航空在问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的摄影师约个时间，他们的航班杂志上要发表的关于我书店的报道需要配照片。

当我下楼梯时，换气扇超强气流的不真实感让我双腿发抖。我推开卫生间的门，还好里面没有人。时明时暗的霓虹灯光和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味道加剧了我的不适感。

我要冷静。

不会有事。

我可以掌控一切。

就算不成功，我还可以回到原点。

其实我知道最后一个并不是可以选择的选项，直播的事已经谈好了，临时取消会有很多麻烦。而人一般会羞于承认自己陷入了焦虑，有时还会假装肚子疼或头痛，其实或许这样说才简单得多：“不好意思，我焦虑症发作了，这件事我做不来。”有几次我确实说了实话，其他人都非常理解，这时我就开始怀疑，将本来的自己表露出来是不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做一个脆弱的人并不容易，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就算是再亲近的朋友也不行。

水龙头的滴水声呼应了我喘息的节奏，而我感觉呼吸愈发困难。我双手抓着洗手盆，由于用力过度，手指的关节都已经发白。我试着洗了洗脖子，但不适感依旧在。我对自己说：我上不了电视，我会搞砸的。我掏出手机给玛利亚打电话，她是电视台方面与我对接的记者。卫生间里没信号，我得上去打电话才行。

“你……你……你好。”

我害怕得都结巴了。此时我的右手边突然冒出来一个金发小男孩。他12岁上下，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正盯着我看。他让我想起了伊万——我一起吃点心的伙伴，同时也是古典文学爱好者，眼前的小男孩看上去也很孤僻。

这个时候我并不想和他说话，但如果他是迷路了那我就得帮他。

“你好，你在女厕所里干什么呢？”



他没有理会我的问题，而是反问了我另一个问题。

“你，你不舒服吗？”

我本想对他说我很好，一点事都没有，可就算是一个5岁小孩也能看得出我在撒谎，所以我决定说一半真话一半假话。

“是的，不过现在好多了。”

我们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小男孩似乎在寻找能表达自己意思的词汇，但那些词汇似乎并不想从他嘴里出来。

我本不想盯着他看，口吃肯定已经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困扰。我决定切换话题，好确认他是否需要我的帮助。

“你迷路了吗？你在找妈妈吗？”

“没……没有。”

“乖，你需要什么吗？”

“不……不需要……谢……谢谢。”

又是沉默。在确定他不需要我的帮助后，我决定抽身出来去打电话。我要解决之前困扰着我的心病。

“好的，既然你没迷路那我就走了。”

我微笑着从他身边走过，同时检查手中的手机是否有信号了。

“别……别打电话。”

我停了下来，听到这句话我有些吃惊。

“你刚才说什么？”

他说话时似乎铆足了劲儿，大概是想不要那么结巴。

“鬼怪是可以被打败的，你知道吗？就算你害怕也一样。但只有在你害……害怕和孤……孤单时，它们才能伤害你。如果你直视它们的眼睛，让它们看到你不怕的话，它们就会拿……拿……拿你没办法。如……如果你有朋友的话，你就不……不会感到孤单。”

由于用力过猛，他的脸憋成了绛紫色。我一时哑然，他的话我没听懂，他在说什么鬼怪？

“你怕鬼吗？”

“小蓝你在吗？”

卡罗丽娜的声音从楼梯尽头传来。

“在，卡罗，我在这里。”我朝着她的方向喊，“快上来，我们得联系你妈妈……”

当我低下头正准备抓住小男孩的手时，我发现我的小冤家竟然不见了。

我一扇门一扇门地找，但一个人都没有，厕所是空的，连一个活物的影子都不见。

“你在干什么？玩捉迷藏吗？快点儿，我们快迟到了。”

“你看见一个小男孩了吗？大概12岁，金发……”

“没有，我谁都没看见。你没事吧？之前就看你有些奇怪。”

我抓着几分钟前抓过的那个洗手盆深呼吸起来，就像海里的人抓住了游泳圈。

“是……不是。我觉得我应该是焦虑症发作了。”

卡罗丽娜走到我身边，用胳膊揽住了我的肩膀。

“等一下，你为什么 not 告诉我呢？我到底还是不是你最信任的心理治疗师了？”

她的声音平静且让人安心，我马上就恢复了一些信心。

“当然是，但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想让你们知道我不舒服。我本想给电视台打电话说不去了。”

她松开我的肩膀，站到了我面前。虽然我比她高了20厘米，但此时的卡罗丽娜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巨人。

“绝对不行。现在你坐到副驾位置上冷静一下，我来开车，如果你还不舒服，我们就用呼吸疗法。小蓝，现在是关键时刻，我知道你很紧张，但你要打起精神，不能让焦虑占上风。你配得上这一切，你为这个书店付出了这么多，现在正是命运回报你的时候。我们先去罗马，如果到了你还不舒服，我们就立马打道回府。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怎么都要试一把。”

我点了点头，微笑着回答：“试一把！”

卡罗丽娜将我紧紧拥入怀中，然后在我脸上吻了一下。

我们上去之后，去酒吧买了一包哈利波<sup>[3]</sup>的Polka泡泡糖，这是我的最爱。

我们找到了米娅，她正坐在停车场里麦当劳的椅子上，专注地在书店的Ins账号上发布有关我们这次行程的消息。

她的旁边就是麦当劳小丑，他微笑着伸出一只手扶着椅背。

卡罗丽娜打了个冷战。

“那部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好像只有两集，我记不得了，有个杀小孩的小丑……我吓得几个月都没睡着觉。”

“是《小丑回魂》，根据斯蒂芬·金的小说改编的。那是我在13岁夏天时读到的人生中第一部成人小说。它帮助我度过了最难熬的一段孤独时光，那时候我因为焦虑症发作在家待了好几个月……是这本书陪伴了我。对我来说那是本能疗伤的书，我们应该把它加入小小文学药店的书目。”

“那你必须先跨过我的尸体才行。我不会再去祸害下一代的孩子。”卡罗丽娜说完就转向了米娅：“社媒经理，放下手机吧，我们该走了，电视台的人可不会等你和你的Ins消息。”

我坐到了副驾位置上，系好了安全带，卡罗丽娜坐在了驾驶员的位置，这时我看到了椅子上那个正在对我微笑的雕像。

它们正蜷缩着躺在床下，那七个鬼和它们紧咬的牙齿。<sup>[4]</sup>

刚到电视台的演播室，我就被带去了化妆间，两位化妆师正在里面数落某个著名女高音人品有多差劲。

“你一般化什么妆容，亲爱的？”

面对眼前这个可能一辈子都在和眉笔和眼影打交道的男人，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化妆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种无效甚至可以放弃的操作。

我最后说出口的是一句很保险的话：“嗯，我不怎么化妆。”

“那行，我们就化个淡妆。”

他所说的淡妆是指烟熏眼妆、七层粉底、自然色系的口红和一百斤睫毛膏。

“你别担心，这点妆用灯光一打就几乎看不出来了。”

我狐疑地看着他，不过那天注定了其他人都是对的：在电视上只能看到一点点妆；和卡罗丽娜预计的一样，直播进行得很顺利。自从我不再独自面对恐惧，恐惧也就被打败了，这印证了厕所里小男孩所说的话。我完美通过了上电视这一关，那天晚上罗马的夜色很美，我吃了一大盘戈里齐亚意面<sup>[5]</sup>。

“姑娘们，趁着我脸上有妆，一定要多给我拍照。我要选一张放在我的墓碑上，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有化得这么好看的机会了。”

我不断接到电话，好像那天下午所有人都锁定了国家电视三台看我的采访。打开电子邮箱后，我发现了一家大出版社发来的邮件，这位编辑看到了我的节目，想和我约个时间谈事情。

我把邮件读给了大家听，我们激动得叫了起来。

我们决定在台伯河边买一张明信片，以此纪念这个完美的时刻。

不管时间早晚，属于你的终究会找到你。

## 注释

<sup>[1]</sup>Rai，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

<sup>[2]</sup>一个网络讲座节目。

<sup>[3]</sup>德国知名糖果企业。

<sup>[4]</sup>斯蒂芬·金《小丑回魂》中的句子。

<sup>[5]</sup>一道加了山羊奶酪、黑胡椒和猪脸颊肉的罗马面食。

## 10 机灵的小老太太、野外跟踪和旧爱新仇

又一次，马普尔小姐命中了靶心。

阿加莎·克里斯蒂 《马普尔小姐和13个问题》

### 两周后

“我觉得读书会可以两周后办。周六最好，反正5月份还没人去海边。帮我记在日程表上。”

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日程表，我只是在书店柜台上贴了些便利贴而已，上面记的日程我无一例外地会准时错过：被忘到九霄云外的采访预约，有来无回的邮件，新书推介申请以及堆得越来越多的会面安排。米娅正以一种并不隐晦的方式让我明白，帮我管理这些堆积如山的事务占用了她太多的学习时间，这份工她已经做不下去了。我试图亲自处理这些事务，但工作和应酬让我疲于奔命。

“早上好小姐，我可以进来看一眼吗？”

一位和蔼的小老太太刚进了书店，此刻她正朝我微笑着。

“当然了太太，您请自便，有需要的话尽管找我。”

我到底把弗朗切斯卡的号码写在哪张便利贴上了？她是读书会那边的联系人。

“你好，早安。”

有一位顾客进了书店，他径直向柜台走来。

“你好，这本书我要还。我可以换本别的书吗？”

这个又瘦又高的人把一本内里·韦努蒂的书递了过来。

“当然了，你随便换。”

我微笑着，看到书的后面还贴着已不复存在的1900书店的标签。

可能他是新书推介会时来的吧，我好像见过他，但不记得曾卖书给他。如今所有的面孔在我看来都很熟悉，我每天见的人数量惊人，记住所有人并非易事，在这一点上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顾客们自己在书架间徜徉，而我该回头处理自己的事了。

谁知道我把那张烦人的便利贴塞到哪里了。我本就是个缺乏条理的人，当下的混乱让情况雪上加霜。柜台上放了两台台式电脑，其中一台我用来写图书说明书，另一台则用来处理书店的杂事。而且柜台上还摆满了待审阅的书、需要拍照的书、纸张、小纸条、大纸条等等。

终于找到了，这个该死的！它在一堆杂乱无章的物品下面。我慢慢地把它抽出，心里想的是那些魔术师们的动作，他们可以在上面的杯盘碗碟纹丝不动的情况下把桌布抽出来。显然我的这一堆东西没这么稳，这座小山开始向右歪，最后像山洪一样倾泻到了地上。我抬起头来，发现老太太和年轻人都错愕地看着我。

“不好意思，我手脚太笨了。”

老太太一脸宠溺地朝我微笑了一下，然后就在柜台旁边的凹座上坐下，舒服地看起了书，那把丹麦设计师设计的椅子是我从二手店淘来的。在青绿色墙壁的映衬下，她的一头银发格外显眼。

而他先是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好像是在找人的样子，然后就开始扫视书架。

我弯腰下去，开始捡掉在地上的书，这时我差点儿吓了一跳。这位小伙子拿给我的那本书上分明写着内里·韦努蒂的题字，而且还有那处熟悉的墨渍。毫无疑问，就是那一本，正是在那个寒冷的2月夜晚，亲手送给那个盗走我心的陌生人的那本。尽管这段时间很忙，我还是会不住地想起他。我太想找到他了，不仅仅是因为对他的爱恋，也是因为我想当面感谢他。正是他给了我小小文学药房的灵感。而且，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层忧虑，他确实有可能是因为不喜欢我所以才没有再露面，但万一他是出什么事了呢？而且还有那本他托我找的书，当时的他看起来可是特别想找到那本书，但那个老版本已经找不到了。

订了书的人不来取也是常事，而自诩为人类灵魂倾听者的我一般马上就能认出这种人。这些人一般会先让你找某本书，你用电脑检索过后，告诉对方书没有货但是可以订购，这时他们的眼神里会闪现出一丝异样，他们确实不想等，但他们也不想一无所获就离开，尤其是在你已经大费周章找了好一通之后。然后他们就有些犹豫地订了书，此时你就知道，书到货之后就会像尸体一样永远地躺在你的书架上。

但他没有给我这种感觉。所以问题来了：万一他真的出什么事了呢？为什么眼前的这个家伙拿着他的书？如果说他是把那个人掐死，然后抛尸在一个洞里的话，他应该不会这么镇定地过来换一件本属于死者的物品。不过他肯定也想不到我能认得出来上面的墨渍，所以真相是什么呢？

我开始审视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也是连环杀人犯），他和“盖茨比”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既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也不是金发，所以我可以排除他们是亲戚的可能。他有多大呢？应该和我差不多，可能略小？也许更大？我该怎么起头呢？

我想了几种问法。

“不好意思，这本书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呢？”不行，听起来像是在盘问。

“你喜欢这本书吧？你是读过还是别人借给你的呢？”这么问也不行，这样他就能顺着我的话说下去，假装自己看过这本书。

“你经常来这一带吗？”我的老天，我这脑袋瓜真是没救了。

我也可以凑过去假装给他推荐书，不过这样会显得我像在勾引他。

我偷偷地打量着他的脸。他的长相不像是会害人的那种，还挺善眉善眼的。他一头披肩长发，打着卷儿，面孔方正，眼神深邃。短短几分钟内，我又一次觉得他看起来面熟，我到底是在哪里见过他？他看起来有些局促，时不时向我投来紧张的目光，难道他发现我在看他了？

我又把地上其他的书捡起来放回原位，不知不觉间我已经离他越来越近。我们在对视的瞬间尴尬地互相笑笑，他什么话都没说。我不会再重复上次的错误，这次如果他不留下姓名绝对出不了这个门。

我回到柜台后面，第一回合以战败告终，我开始设想另一个方法来应付这位不速之客。

“亲爱的！”

老太太来到了柜台旁，正用手招呼我过去。她戴着一副黑色花边的手套，看到这里我的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还有人戴这种手套吗？

“我感觉你好像对那个小伙子挺感兴趣。”她的蓝眼睛里透露出狡猾。

“是的，也算是吧。我想问他一件事，但不知道怎么开口，就算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以。”

说话时我尽量地压低着声音。

“哦，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亲爱的。你们书店有会员卡吗？”

“倒是有，不过……”

该死的，老太太说得对啊！借口办卡的话就能打探到他的名字了。

“既然都问了，干脆连地址也问了吧亲爱的，万一呢。”

她坐到了侦探小说和惊悚小说区旁边的小沙发上，这里的书在当初小小文学药房书目筛选中幸存了下来，占据了书店两个房间中的一个，根据对应的不同情绪类型陈列。另一个就是柜台所在的房间，和普通书店一样，这里的书是按照图书类型摆放的。老太太抽出了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就是塞里第一次来书店时买的那本，她朝我眨了眨眼睛，然后就埋头进入了自己的阅读世界。

“我选这本。”说着他向我递来一本柳原汉雅的《渺小一生》。

“再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选择了，它是我的最爱之一，很难读，但你绝对会爱上它。”

我对这本书的定义是“特殊羁绊的情感良药”，里面对友谊和人际关系的描写真的很独特。卡罗丽娜认为里面对痛苦的描写太过直白，所以当时对于把它加入书单颇有微词，但我的态度很坚决。这本书和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都是我的必选书目。



“嗯，我知道这本书，已经读过了。不过后来书被某人借走了，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这也是常事。”

我决定打同情牌。

“唉，这是个低级错误呀，都知道书不能外借。”

他露出了一个不太寻常但很灿烂的笑容。

就是现在了。

“那这本内里·韦努蒂的书你喜欢吗？我听到有人说不太中意，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的。”

他的笑容马上消失了，表情又变得阴沉。

“不，这本我没读过。”

然后他就沉默了。没办法，我已经没有任何招数可以把对话继续下去。我朝坐在沙发上的老太太看了一眼，可惜她完全沉浸在阅读中，后来我才知道，她当时只是在假装看书。

“好吧，你要袋子吗？”

“不了，用手拿着就好。”

“一共20欧元。”

我的跟踪助手干咳了一声，这时我才想起来，在这一回合我还有招数没有出，那是拼图里至关重要的一块。

“卡！”

我几乎是喊出了这个字。他错愕地看着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好意思，你是想让我刷卡吗？”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天啊，为什么我一激动就会像个如假包换的傻瓜一样？“我是想问你想不想办会员卡。”

“嗯……要不下次吧。”

老太太的视线离开了书本，她开始打起了手势。我不能失败，就算只是为了不承受同谋的责难也要成功。

“不难，只要姓名、电话和住址就可以，每买一本书都有积分，达到30个积分就可以……”

老太太打了个手势，我没懂，她好像正在空中写字。

可怜的不速之客好像要转身离开。在他逃出我的手心之前，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还有，我也说了……30个积分就能减5欧元……积分，就是这样。”

他那本来就圆睁的双眼又大了一些。他肯定觉得我哪根神经搭错了，但我管不了这么多，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盖茨比”。

“好吧。我叫菲利普·齐普利亚尼。”

他更多的是为了让我闭嘴，而不是真心想办会员卡。

他飞快地写下来自己的名字。

“非常感谢，欢迎再来。”

他好像放松了一些。

“谢谢你，你的这个点子棒极了，恭喜你！”

走出书店的时候，他又一次露出了那不寻常的微笑。

“好了，脸上住在佛罗伦萨的菲利普·齐普利亚尼一共有三个，应该能找到这个年轻人，亲爱的。我没戴眼镜所以看不清是哪个。”

老太太仍然坐在沙发上，但手里已经没有了书本，而换成了一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用一种我无法企及的熟练程度在上面打着字。她应该有70岁了，用起手机来却像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老太太，您这本事简直如同神助啊。”

“但是亲爱的，你忘了问地址，大失误啊。”

啊，她的手势就是在说这句话。

她仍然在搜寻着信息。

“我已经查过了Ins、领英和推特，不过我们这位年轻人好像只有一个脸书账号。”

我警觉地不时往后看看，我的私人侦探正在用她那二十英寸大的智能手机查看菲利普的脸书页面，如果这时候当事人突然进来的话，我们就出糗了。

我把手机拿到手里，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好了，现在就是我们俩的事了。我在找一个人，说什么我们也要找到关于他的信息。”

“啊，原来你感兴趣的不是他吗？他挺帅的，你要知道。”

“没错，但我要找的是另外一个人。我欠他一个人情。”

我向老太太简单讲述了故事始末，包括我们如何相遇、如何度过那个夜晚，以及我犯下的唯一一个大错：没要联系方式。

她也问了那个我不想回答的问题。

“那他没回来取书吗？”

“很可惜没有，书还在仓库里等他，在他名字旁边我标了个大大的问号。”

她突然变得神采奕奕起来，好像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

“好的，亲爱的，我喜欢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她说着戴上了一副眼镜，眼镜上拴着一条装饰着彩色亮片的链子。

我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两个人开始在脸书页面上搜索。

“我们先从好友开始看起，他只有358个好友。你看看头像里面有没有你要找的人。”

358个好友里面有215个男性。我们把每个人的头像都看了一遍，但一无所获，根本没有“盖茨比”的影子。

“别泄气，现在我们看看留言板。”

他的个人主页非常无趣，除了头像、封面照片和一些信息什么都没有。我快速地浏览着留言板，突然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往回倒了一点，仔细地看了一张他被圈出来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拥抱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女孩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她是和我上同一门课的同学，但这并不是吸引我注意力的地方。在照片配文里，女孩写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寻找罗曼诺夫。

我的记忆闪回到2月的那个下午。

“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今天晚上我就请你去罗曼诺夫酒吧喝一杯长岛冰茶。”

“好像有线索了，”我对新同伙说，“盖茨……那个神秘男人也跟我说起过这个地方。”

“好的，亲爱的，那我们最起码有个方向了。就我自己感觉而言，管它叫线索还为时过早，这条信息太过笼统。”

对于如何获得信息，我脑中已经有了大概的主意，前提是记忆没有欺骗我，但是在行动之前，我必须向经常光顾罗曼诺夫酒吧的人求证一件事情。在我的印象中，我的朋友里面只有米凯莱去过那里一两次。我拿起手机，飞速地发了一条短信。现在我只需要等回复，好决定下一步的计划。

“不过有一件事我想问您，老太太。为什么你让我问地址呢？”

她的表情好像是在说：不会吧，这还用问？

“我亲爱的，今天有这么一项技术，只要有一个地址，它就能告诉你住在那里的人的各种信息。私人侦探和催债公司都经常用。”

那不就是托拉尔吗！我可以问问拉凯莱认不认识懂这种技术的人。

“我可能已经知道该问谁了。”

“我想也是，亲爱的。”

她把巨大的智能手机塞进一个包里，挎起包站了起来。

“亲爱的，今天我不买书，但我很快还会回来。感谢你的陪伴，也感谢你让一个老太太重新感受青春。”

“是我该谢您才对，没有您我绝对拿不到这么多宝贵的信息。可以去隔壁请您喝杯咖啡吗？”

“哦，谢谢你了，不过我只喝茶。再见。”

她挥了挥戴着手套的手，随即消失在了墙的另一侧。

真是个人物，虽说提尔德奶奶也是个机灵的老太太，但和她一比还是要甘拜下风。

当我正在携书人的脸上翻找时，一个年轻人进了书店。虽然我已经习惯了书店里的人来人往，但每进来一个人我还是会很开心。“谦卑且感恩”，这是我的每日座右铭。

“你好，我可以看两眼吗？”

“当然了，有需要的话请叫我。”

他开始漫不经心地看着书架上的书，直到来到了“精选”那一列。那里放的是我新近找到的书，用来分享我的阅读趣味，另外还能让更多的作家和书为人所知。虽然我对于各种书都很了解，但也还是有一些我不太熟悉的类型，每每和顾客们交流之后，我都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我请书店的顾客们写下每个人的经典书目，“精选”这一栏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书对他们都有特殊的意义，或者曾经帮他们走出过黑暗岁月，又或者曾以某种方式记录了他们人生的某个阶段。而我的书单当然就放在那一列上方最显眼的位置。

“不好意思，这些是什么？”

我向他解释了“精选”书目的由来，同时问他有没有书想要推荐。

“不了，谢谢。”他十分决绝地说，“那个，可以知道开这些书单的人是谁吗？”

“不能，这些都是匿名的。除了我的一一就在书架最上面。”

我的答案好像让他十分失望，对方又继续研究起书单来。

5分钟后，他又来到了我面前。我开始想是不是他有什么需要，而我没注意到。

“你需要点什么吗？”

“是的，谢谢。我需要一本今年夏天看的书。”

“好的，你有喜欢的类型吗？”

“没有，不过我想要一本轻松愉快的书。最好是侦探小说。要两本。”

我朝名为“对抗悲伤的喜悦点滴”的书架走去，那里放的都是最轻松的书，就算是再倒霉的日子，只要翻开这些书，我也能笑出来。

“这个类型我可以推荐德·席尔瓦，这本《恋人的伴侣疗法》写得不错，而且……”

“嗯……不了，德·席尔瓦不行，那是我前女友读的作家，我不想看到他。”

哎呀。如果一个人才跟你说了5分钟话就提起前女友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还没走出来。连同样的书都不能读吗？在我看来，与其说他需要对抗悲伤的药方，不如说他需要治疗错误姻缘的良药。显然我不能实话实说，于是我继续向他推荐这个书架上的书，但每一本都落了空。

最后他终于选了约翰·尼文的《我有时回来》，据我所知，这是“对抗悲伤的喜悦点滴”的书目里最能让人开心的一本。我还得推荐侦探小说，这下我要和他在书店待到很晚了。好在他的前女友不读侦探小说，所以选起来并没有什么限制，不过就算这样，要选到一本合适的也不容易。我前后向他推荐了不下20本，每一本都有着巧妙的结构和出人意料的结局，但始终满足不了他。

“其实我在找一些更经典的作品。”

这时我低下头，想在地板上找到一个点钻进去，好躲进地心深处，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沙发上放着的那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这位很难伺候的顾客看了一眼封底，马上表示这本书合自己的心意，然后跟我来到了柜台。

就我在键盘上敲击着书目编号时，他又打开了话匣子，还是在说他的前女友。

“非常抱歉我没选德·席尔瓦，只是那本书太能让我想起她了。”

其实无论德·席尔瓦还是尼文，对我而言都没什么区别，在“一起读书”书店里被摊派售书的岁月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小小文学药房只会卖我们真正读过并喜欢的书。

“不用，没关系的，我无所谓。”

我感觉他欲言又止，好像想对我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另外我想来这里买书其实是因为，之前我的前女友发了一条Ins，就是在说你们的书店。”

啊，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现在有90%的可能性我认识他这位前女友，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没头没脑地跟我说什么德·席尔瓦呢？

“是这样吗？那我很高兴。”

我没有再说什么，开始给《马普尔小姐和13个难题》的四角包保护套。

我注意到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呆滞，或者这只是我的错觉？

我看了看他。

他看了看我。

“你不问问我前女友叫什么吗？”

来吧，小蓝加油，你就问问他前女友叫什么，其余什么都不要再说。他将会对你说前女友是如何在最黑暗的日子抛弃了他，说简直是背后给了他一闷棍，或许你能在他彻底崩溃前结束这次对话。

我决定了，今天就是世界变态杀人狂日。

“你前女友叫什么？”

“米娅·萨凯蒂。”

我手里装书的袋子差点儿没掉到地上。

也就是说——

他——

他就是米娅之前跟我提过的前男友？

她当时说的是，她的前男友为了另一个女人把她抛弃了，而且拒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

不仅如此，才刚过了两个月，这个男人就和新女友的家人一起过了圣诞节。而米娅之所以能发现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忘记屏蔽掉他们俩在脸上的一个共同好友。

然而，现在这个人竟然堂而皇之地跑来，说自己因为米娅的缘故而不能看德·席尔瓦的书？

等一下，说不定这是另一个前男友，不是她提到的那个。

“啊，是的，米娅是我朋友，也是我主管媒体的员工。”

“她不是辞职回去上学了吗？”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不想费太多口舌，我需要尽快从当下的僵局中脱身。

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对信息的渴求。

“亲爱的，去吃个点心吗？”

天使般的拉凯莱走进了书店，她手里的袋子里肯定装了什么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垃圾食品。

“吃，你快来，我们一起喝杯咖啡。你没事了吧？想办卡的话就跟我说一下姓名。”

当时的我脑袋还不太灵光，但是在上过一次速成课之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基本的调查技巧。

我记下他的姓名，告别了这位不速之客，等他刚一走远，我就提醒自己要给米娅发条信息。

“这人是谁？”

拉凯莱坐在了不久前老太太坐的那张沙发上，嘴里嚼着一块饼干，碎屑崩得到处都是。不过我还有太多事要说，只能对她的邈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是不知道有多尴尬。”

我对她讲了米娅前男友的故事，以及他是如何想要打探消息的。

拉凯莱就这么看着我，表情越来越惊愕。

“这人不是刚走吗？”

“别着急，还有件更疯狂的事。”

我说起了那个还书人。

“……所以我断定首先需要调查的地方就是罗曼诺夫酒吧。”

我还说起了那个建议我找催债公司软件的老太太。

拉凯莱看着我身后的什么东西，嘴里还在大口大口地嚼着。

“当然了，确实有那种非常高级的软件，而且完全不合法，你可以找到任何人的信息，就算他没借过钱也行。在托拉尔我们用CFL，不过我确定这是完全不合法的。不过你用的时候他们会派人看着，而且最多5分钟，你可以查到一栋楼的住户的税号啊什么的。”

“我的天，这简直是赤裸裸地侵犯隐私权！”

“你就想想那些售卖绑定了税号的电话号码的公司，这一行里就没有合法这一说。这几年还管得严了，放在10年前，连债务人亲戚和邻居的信息都能查到。”



“可惜我们连罗曼诺夫酒吧的边都摸不到，要不然就能用税号查出来电话号码。”

她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是一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表情。我已经习惯了她的毒舌，但她的眼神中永远都不会缺少诙谐。那天下午她的脸上连一点诙谐都没有。

“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已经没救了。”她一字一顿地说，“你手头上有这么多的事要做，竟然还有闲情去找一个抛弃你还不付书钱的男人？有这个时间，你应该去下订单或是及时回回邮件。”

我没理会她挑衅的语气，反驳说：“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我有种感觉，他没再来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能。万一他出什么事了呢？”

“啊，我的老天爷！”她像演戏一样双手拍在了沙发扶手上，“我觉得你和塞里一起看了《女作家与谋杀案》<sup>[1]</sup>之后你的脑子也坏掉了。”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我要找到他。我欠他的太多，小小文学药房能办起来还多亏了他。”

拉凯莱用力卷了卷手中的袋子，用手肘支在膝盖上，眼中好像泛着泪花。

“不是的，我的小美女，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小小文学药房之所以能诞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功劳全都是你自己的，你可别妄想把你辛辛苦苦建立的一切归功于某个素昧平生的路人。还是那个老问题，你总是梦想着能有个男人帮你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难题，从小时候开始你一直都是这样。白马王子是不存在的，小蓝，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够了。这次她真的有点儿小题大做。我感到胃里一阵翻腾，在她面前我还是头一次如此激动。她是在鞭策我，但我却很难信服，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愤怒。

简单的、显而易见的、纯粹的愤怒。

我感觉胸腔膈上压着一块灼热的石头，而它正试图向上挤出一条路来。我感到双臂发麻，一股热浪把我苍白的面颊染得绯红。我张开嘴准备回应，但又马上闭上，因为我怕会说出什么令自己后悔的话。

数到10再说，小蓝。

1、2、3、4.....

“来啊，说话。不要光张着嘴在那里，像条金鱼一样。”

此时，即便耐心如我也要受不了了。

“是的，我需要一个男人，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已经单身快一年了。”刚开始我的语气还算和缓，随后语调慢慢升高，“如果真要把话说开，亲爱的，你才是我们之中最容易屈从于男人的。两个月前是谁说要搬出去和男朋友同居的？我了解你，你其实不喜欢他，你其实宁愿待在这里，这样你就可以背着洛伦佐带男人回家。但是为了安稳日子你屈服了。你不爱他，这一点就不用说了，太明显，就像楼下那家寿司自助早晚会把我们都毒死一样明显。那为什么呢？为了不是一个人？我们之中到底是谁没有了男人就会不自在？”

从她的表情可以知道，我刺中了她的痛点。对于她无数次的出轨，我从来都没多说过什么，因为那不关我的事。她已经是个成年人，也已阅尽生活，如果她想找个人享受一夜风流，那轮不到我指手画脚。但是她的话刺伤了我，所以我也要伤害她。

和自己深爱并了解的人吵架的时候，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只要你想，你就知道在哪里下刀。而我就知道如何能伤她最深。而且我也知道，她没有可以依赖的家庭，正因为如此她才要全力抓住洛伦佐，为的就是不再掉进那个我们这些准孤儿们早晚要去面对的黑洞。很久以前我也是如此，但后来我走出来了，身上多了一副铠甲，但是为此我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别人无从知晓。我只想让她明白，一段一厢情愿的恋情并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只不过我当时太生气，以至于说出这样的狠话。

她什么都没说，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起身来到了门口，用力地把门关在了身后，声音之大让人怀疑楼会不会塌掉。

过了不到30秒，朱里奥·玛利亚出现在了门口。

“怎么了？我听见了一声巨响！”

我把之前和拉凯莱争吵的经过简单复述了一遍。

“她会想明白的，毕竟你说的都是实话。”

多么天真的男性！我的咖啡师朋友忽略了一件事，和我刚才开启的这场危机相比，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都只能算是修道院寄宿女生之间的日常拌嘴。

“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吵起来的。”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米凯莱回信了，而内容正是我想要的。

那天晚上我需要一个同伙。我开始看着眼前的朱里奥·玛利亚，眼神就像一个斋戒了一个月的人看着烤肉串。

“你晚上有事吗？”

“没有，干什么？”

“那我有个任务给你。”

“我不喜欢你现在的眼神，你看起来像刚吃了小鸟提提的老猫西尔维斯特<sup>[2]</sup>。”

“我要带你梦回上个世纪20年代，我的宝贝。”

## 注释

<sup>[1]</sup>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探案题材电视剧。

<sup>[2]</sup>美国动画片《乐一通》中的角色。

# 11 找不到的场所、老相识以及酒吧里的众生相和笑声

如果不能触发相应的行动，就不能称为合格的信念。

简·奥斯汀 《爱玛》

## 同一天晚上

“她是对的，你已经完全疯了。你怎么能想到做这样一件蠢事，还想让我跟你一起蹚这浑水？你就别做梦了。”

我刚刚把计划说给了朱里奥·玛利亚，现在他十分平静地表达着自己的疑议。

罗曼诺夫是个地下酒吧，也就是说无论在电话簿还是社交媒体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谷歌上也搜不到地址。只有等某人亲自告诉你它在什么地方时，你才能一路找过去，这依据的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颁布禁酒令时酒吧的惯例。只有持卡人士才能入内，而从酒吧的大门外面看上去，那里只是个寻常的民宅。在我的想象中，那大概是某种类似《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的所在，如果发现那里的保安是大猩猩，而企鹅服务生们奉上的威士忌里没有冰块，而尽是石头的话，我一点儿都不会惊讶。

那天晚上，正是其私人俱乐部的特质驱使我一步步朝罗曼诺夫走去。米凯莱发来的短信中包含了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办卡需要一个证件，酒吧会复印留存。

说老实话，我的计划有些冒险，只有当多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实现。

第一点，我和朱里奥·玛利亚都没有卡，那么就必须假设他们会带我们去某个地方办卡，否则计划就会失败。

第二点，必须假设罗曼诺夫的存档是纸质的。如果他们用电脑存档，而且电脑还有开机密码的话，计划就会失败；即便存档是纸质的，如果我们接触不到，计划也会失败。

第三点，如果我没能找到一个时间点，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入那个房间查看存档，计划也会失败。

这么看来，我的计划甚至比拿破仑远征俄国还容易遭遇失败，但我还是想试一试。我自己已经跃跃欲试了，虽然身着干净围裙的朱里奥·玛利亚正站在书店的门槛上，不住地摇头以示抗议。

“不可能成功，又不是演美国电影。我不是迪亚波力克<sup>[1]</sup>，你不是艾娃·康德<sup>[2]</sup>，而且现在我那么一想的话，你倒是有点像卡提维克<sup>[3]</sup>。没得谈，我不会去。”

半小时后，我们俩双双坐在了他的小摩托上，一起赶往圣灵区一个地址不详的场所。我总能让朱里奥依我的心意行事。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被你拉下水。如果被他们逮到送进局子就完蛋了。你现在还是个公众人物，你就想想有多丢人现眼吧。”

“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大声点。”

显然，罗曼诺夫比我计划的要难找那么一点点。啊，还有第四点：如果我们找不到地方，计划就会失败。拜我糟糕的方向感所赐，我们徒劳地转了40分钟左右。我知道应该就在那附近，但不知道具体位置。我们当时就在圣灵广场上，也就是我家后面，理论上对于我来说，找到那里应该如同孩童游戏一样简单。但那些该死的大门看上去全都一个样，我找不到米凯莱所描述的那个。

“下车吧，我们走着找。”

“什么？”

“走着找！”

“行行行，吼这么大声干什么！”

“什么？”

“别吼！”

“是你在吼好吗？”

朱里奥·玛利亚猛踩了一脚刹车，我整个人撞到了他的背上。

“好吧，我们都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太紧张了，就算我们找到那个该死的地方，他们也不会让我们进去，更不用说去尝试你那根本行不通的计划。这就是在演《碟中谍》<sup>[4]</sup>好吗？”

“来吧，汤姆·克鲁斯<sup>[5]</sup>，下车来，我们去找那个地方。”

正当我们摘下头盔放进摩托车收纳箱时，朱里奥·玛利亚又一次摇起了头，表达自己的异议，就好像之前他的不满还不够明显。

“完事了之后你得告诉我，你怎么就迷上这个家伙了。”

“你还真有胆量，说我迷上了，这6个月来除了米娅你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这有可比性吗？不一样啊，我可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

“那倒是没错，但你的进展还是为零，你并没比我好多少。”

他停了下来，郑重地看着我说：“那个，我做了个重大的决定。”

“说吧汤姆，听着呢。”

“除了笑我你还会什么？我决定叫她出来玩，然后向她表白。如果她拒绝我，我就收心。万一她的前任是个如假包换的渣男，那我还有点希望的，对不对？不过那天聊天的时候，她说过现在只想自己的事，没有时间找男人，所以有没有希望我还有些怀疑。”

“如果是自己的真命天子，我们肯定能找到时间，亲爱的。我觉得她喜欢你，只不过她还不了解你的真心。这样吧，明天是她的生日，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一石二鸟。”

“真的吗？在她面前我真的没招儿，我当时就陷进去了，说不出话，整个人都僵了。简直没眼看。”

“不用担心，有我呢。我还知道送她什么生日礼物合适。”

“那你说说，该送什么礼物？”

“当然是送书了！《当一头大象恋爱时》。一头恋爱的大象竭尽全力让心仪对象看到自己的故事。它也像你一样笨，虽然打扮得人模狗样，可对方一经过它就会马上躲到树后去。它节食，但一到晚上就起

床吃芝士蛋糕。它想表白，又一直下不了决心。所以，其实说的就是你自己。”

朱里奥·玛利亚看上去有些犹豫。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就是吧，我觉得这么做有点儿太冒险。”

“我觉得行得通，最起码试它一试。她可是一点都没觉察出来，我曾经好几次想探她的口风，结果都没成功。”

他脸上的犹豫变成了惊恐。

“什么？你探她口风？这么久了你怎么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他大概是不太信任我的话术水准。

“我没说你喜欢她，只是问了几个问题，看看她有没有猜到你喜欢她，就这么简单。”

“你真是个呆子，你以为她看不出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

朱里奥开始紧张地踱来踱去，手上还不停地做着手势。

“好了，现在我也不敢叫她出去了，如果她拒绝我就真的没戏了。”

他找到了一个由头小题大做，就像马里奥·美洛拉一样，但他的演技还不及后者一个指头。

“行了，别这么多戏了好吗？”

“你说得轻巧。你知道人到40还能爱上意味着什么吗？你这辈子爱过别人吗？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不易接近的。”

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跟拉凯莱吵过一架，我不想再吵第二次。我左顾右盼，想要结束关于米娅的话题。

“你相信我吗？”

他犹豫了一下笑了笑。

“嗯，就算信吧。”

“那就听我的。这简直就是对着空门罚点球，我有感觉。就当它是女性的直觉吧。”



朱里奥看见了一扇大门前宽阔的台阶，旋即朝那里走去。

“就让我坐一会儿吧。反正感觉我们是找不到那个地方了。等我抽根烟再走。”

即便不愿承认，其实我也累了，而且我的计划正如同水中月一样处于破碎的边缘；如同那个老太太所说，我只是有些线索，这连一次真正的尝试都不能算。

“是的，我的两只脚肿得像香肠，我得歇歇。”

他掏出烟叶和烟纸，开始和滤嘴一起卷了起来。

“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想不通，从外形上来说米娅并不是你的菜，你究竟为什么这么喜欢她？我一直觉得你选女人的品位很肤浅。”

我和朱里奥·玛利亚的交情由来已久，确切来说始自11年前，那时刚刚高中毕业的我正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佛罗伦萨。我曾经做过不少工作，我们正是在那时认识的。那是在一家超大型信贷公司的呼叫中心，遥远的2008年夏天，我们曾在那家意大利知名的金融公司一起共事过3个月。我们签的是短期合同，为的是填补请假老员工的空缺，工作内容则是推销理财产品和循环利率信用卡<sup>[6]</sup>。

选拔考试非常难，先后要经过逻辑测试、集体面试和单人面试。最后我们有四个人脱颖而出：我、朱里奥·玛利亚、路易吉和尼诺。路易吉很讨人喜欢，但他完全漠视工作环境中默认的一些行为规则。当时，我很肯定他会打破在工作场所抽烟数量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尼诺则来自那不勒斯，而且已经打定了主意再也不会回到家乡。第一个工作日，他就穿了一套价值1000欧元的三件套西装，而当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8摄氏度，体感温度40摄氏度，他最后热得头都快耷拉到地上。

此时，绝望中的我与朱里奥·玛利亚视线交汇，并认定彼此为同类。我们就是两个身处绝望之海中的难民。我们和那个环境格格不入，因此马上成为盟友。我们俩都不善于推销，但银行给的合同以及薪水让我们暂时摆脱了良心的束缚，向不明就里的客户推销他们以为是普通信用卡的循环利率信用卡。每当我向客户隐瞒一些再明了不过的信息时，妈妈总会对我大喊大叫，只可惜几乎没有人会仔细阅读那份短暂放在他们面前、签过名之后又迅速消失的合同。会去阅读那些



用小字标注的条款的人就更少了，里面规定的利率只比财政部规定的最高利率低一点。

在那里的3个月期间，我们如同战壕中的战士，用手指头数着剩下的日子，而且早早地表明态度不会续签合同，再过不久大学就要开学，做一份全职工作是我承受不起的。合同到期后我们都没有续签，当时我们办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派对，从来都没有人因为放弃了这样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而如此开心过。

“我也不知道，她在我眼里有一些外貌之外的东西。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我喜欢她前额刘海拂动的样子，以及看我时的神情。我的心都快爆炸了。”

他开始用假声哼唱起了阿兰·索伦迪的《你是我唯一的女人》，我感到耳朵随时会流血。到达高音部分时，他靠在了我们背后的大门上，这时我们发现门竟然是虚掩着的，我们俩一下子躺倒在了地上。门廊被红光浸染，两侧耸立着水晶烛台，红色的蜡烛散发出微弱的光线。另外还有两只矮柜，应该是胡桃木之类的材质。

“什么鬼……”

朱里奥·玛利亚站起身来，继续打量着眼前这个貌似建于20世纪初的门厅。

门廊尽头只有一扇大约一人高的绿色格栅小门，用一个铁质门栓锁着。

“难以置信，就像演电影一样。你简直比加斯托内<sup>[7]</sup>还要幸运。”

他转过身看着我，而我则报以一个狡黠的微笑。

“走吧，亲爱的，我们还有任务呢。”

我站起来用手拍了拍裙子后面。我可不想带着一屁股土和“盖茨比”相遇。

我拍了拍绿色的木头门，朱里奥·玛利亚则躲在我的身后。门上的缝隙里出现了两只眼睛，我已经做好了对方向暗号的准备。结果对方的反应却非常随意且友好。

“你们好，有卡吗？”

“没有，不过我们想办卡。”

“好的。”

然后就响起了一阵门栓和栓套碰撞的声音，我往后退了两步，为对方留出开门的空间，而门却是朝里开的，想想这也合乎逻辑。

我们进入了一个和门廊几乎一模一样的地方，这里也放着水晶烛台，只不过墙上还挂了整排的画，上面都是些至少100年前的人物。

“来吧，在这边。”

年轻人将我们引向走廊尽头处的一扇门，除了没有大猩猩的身份，他完全就像《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的人物。他身材纤细矮小，身穿衬衣、裤子和马甲，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

我们进了一个类似书房的房间。

“你们带证件了吧？”

“带了。”我自信地回答，然后朝朱里奥·玛利亚看了一眼，他点了点头。

“好的，那你们就先坐一会儿。有个女孩会过来给你们登记。啊，你们得把手机给我，走的时候再还你们。这里是禁止拍照的。”

我们把手机交给留着小胡子的朋友，然后坐在写字台前的两张米白色刺绣沙发上。

一切进展得比计划还要顺利：我们原以为会进入一个有人住的房间，然而我们却获得了几分钟完全不被打扰的时间。有一部分天花板故意裸露出了红色的砖，和我们脚下柔软的波斯地毯相得益彰。我们感觉似乎身处20世纪20年代版本的《双峰》<sup>[8]</sup>的布景中。

在朝我们点头致意之后，小胡子关上了门，返回自己迎宾的工作岗位。他一出门，我马上站了起来，开始四处打量。

“我来放哨，你可小心点儿，别出乱子。”朱里奥·玛利亚嘟囔了两句，然后通过门上的缝隙朝外面看去，他没注意到我已经来到了房间正中央，开始把桃花心木写字台的抽屉一个个打开检查了。

“知道了，我心里有数。”

打开第三个抽屉后，我发现里面放了一个名为“2018——2019会员”的文件夹。

就是它了！

那天晚上的我简直运气爆棚。

不过把文件夹拿出来，我才发现了它的真实尺寸，这时我想把上面那句话收回。它太厚了，我至少需要半小时才能翻一遍，而我当然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朝朱里奥·玛利亚看了一眼，他还在放哨，完全没注意到我的一系列操作。我把文件夹放在写字台上，小心翼翼地解开了橡皮圈，发现里面有几叠订好的纸，其中一叠是填写好的表格，后面则是证件的复印件。

“有人来了，我看见她了。”朱里奥低声说，然后就传来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快放回去！”

我需要光速把这些东西放回去。

“快点，该死的！”

我快速地把刚才看完的几页表格放了回去，此时我也听到了门外走廊里高跟鞋走在地毯上的声音。

文件夹实在太大了，我需要用两只手才能拿得动。当我好不容易用一只手打开了抽屉，该死的文件夹向另一边倾斜，内页掉得满地都是。

我看着朱里奥·玛利亚，他脸上的绝望有些类似蒙克的《嚎叫》，又像是《史瑞克》中在灯光下扑闪着大眼睛的猫。

但是这一次没有茱莉亚假装晕倒来帮我逃过一劫。

我整个人扑在地上，开始捡地上的纸，它们覆盖了写字台下四分之三的地面。

我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高跟鞋的哒哒声。

半点机会都没有。

还是高跟鞋的哒哒声。

越来越近。

朱里奥·玛利亚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副接受命运的样子，连一点帮我的意思都没有。他只是用手捂住了眼睛，静候着一场席卷全身的风暴来临。

声音在门前停下，门一下子开了。

我闭上眼睛，等待着命运不可避免地来临，这时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叫了我的名字。

“小蓝？你在这儿搞什么呢？”

我抬起头，我从没见有谁的表情如此令人摸不着头脑。

但眼前的这个金发女人我一点都不认得，她的面孔不在我的数据库里。然后我转移了视线，注意到她穿着的却尔斯登风格的金色套装在腹部鼓出了一块。

您需要礼物包装吗？

不用，是买给我自己的。

“瓦内萨？”

她显然是怀孕了，对方看着地板上散落的纸页点了点头。

“但你得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你在这里把我们的会员信息搞得一团糟是干什么呢？你可不能编个借口轻易逃掉，哪怕你给我推荐的那本书俘获了我的心。”

我放下手中的纸页站起来，虽然瓦内萨的眼神充满善意，我的尴尬还是即将溢出天际。我坐到米黄色沙发上，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我特意在浪漫的部分着墨颇多，因为我知道她有一颗柔软的心。

朱里奥·玛利亚一句话也没说，同样紧紧环抱着双臂，他在使着劲儿，我感觉他的胳膊有骨折的危险。他的双唇之间微微露出一个小缝，好像在憋着什么话，只要瓦内萨离开肯定会有什么事发生，对此我心里一清二楚。这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表情，意思是“完了我再找你算账”，当你在公共场所闯了祸之后，你父母对你会透露出一模一样的表情。他们恨不得立马就把你生吞活剥，但是当着众人的面他们又不得不暂时忍住，所以只能那么看着你，用那个眼神、那副表情。

瓦内萨坐在写字台后位于房间正中央的金色扶手椅上，听完了我的故事。

我说完之后，她的嘴唇动起来了，语气平静而庄重，就好像在和某个不懂她语言的人说话。

“我现在给你们俩办卡，你们先填表，然后签名。”她说着就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两张空白表格，“之后我会出去半小时，我要去复印你们的证件。而你呢小蓝，当然不能去看那些包含会员信息的纸张，因为根据隐私条例，任何人都无权查看。明白了吗？”

“非常明白。”

然后我马上又加了一句：“非常感谢。”

“不客气，希望能帮你找到那个人。”

“那你最后找到你想找的那个人了吗？”

“算是吧。是女孩。”她摸了摸肚子，可能是想到了肚里的孩子，她的表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半小时，不能再多了。”她突然严肃地说。

说完她就站起身来到了门口。

只剩我们俩了，我小心翼翼地朝朱里奥·玛利亚看去。

见他马上就要开口，我决定马上采取行动。

我双手合十作祈祷状，头深深地低下，以表示自己无比悔恨。

“明天就是米娅的生日。我保证给你安排一次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浪漫的约会。和这次相比，闪电那帮人都只能算是小儿科。你还记得闪电吗？”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祝你成功，小蓝。我真的很生气。”

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沉稳克制，但他的眼睛里似乎要冒火。

我快速地捡起地上的纸，坐到几分钟前瓦内萨坐的金色王座上。我利索地把头发挽到耳后，开始翻阅一张张或陌生或面熟或熟识的脸。里面有戴着黑色边框眼镜的米凯莱、我的那个大学女同学（之前我在带着内里·韦努蒂的书来书店的那个小伙子的脸书照片上见过她），最后还有拉凯莱那张欠揍的脸。

看到这里我有些失落。她竟然知道罗曼诺夫这个地方，而我毫不知情。那天下午当我对她讲述这一切时，她根本没提过自己是这里的会员，更没主动请缨带我过来，要知道我们起初还没吵起来。她还是那么冷若冰霜，时时保持着戒备，即便当时完全不需要。她让我心烦

意乱，即便我对她的感情并没有改变。我决定当天晚上回家后就去找她谈，我要为之前说过的话道歉。这只是我的初步构思而已，至于具体怎么说还要仔细斟酌。这是我的一大缺点，我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突然爆发出无法控制的怒火。

我一张张纸翻看着，直到和那天下午遇到的男人四目相对。照片中的他年轻了很多，但我百分百确定是他。照片中他的眼神和在书店时一样，当时我的存在好像能灼烧到他。当时我以为那是因为他要退一本并非自己购买的书籍，现在想来应该不是这样，当时有一种微妙的感觉，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显然他没料到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印记，如果书没掉落，没准儿我根本都不会注意到，我大概会把那本书当成寻常的某本书收下，等到我发现有什么不对时为时已晚。

我入神地看着那张照片，那张严肃的脸让我想起了什么。

也可能是某人。

我将记忆深处的每个抽屉逐一打开，但什么都没找到，就像一个怎么都拼不好的拼图。最近两个月里，我曾数次就快油尽灯枯，我亲身体会到，将某事从大脑中完全逐出是什么感受。工作充满了我的生活，从我早晨一睁眼到晚上闭眼睡觉，它一直伴随着我。有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可没有人能明白，包括那天的拉凯莱在内：寻找“盖茨比”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它让我感觉自己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别的追求。

“看看这是谁啊，我们的好尼诺！”

朱里奥·玛利亚悄无声息地来到我身后，从我翻阅的纸张里抽出了一张。

“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在显摆自己价值1000欧元的西装。”他说。

“你不知道吗？ he现在是超级信贷的重要人物，当头儿了。”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当初留下了，说不定也能飞黄腾达。”朱里奥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吧，现在也不赖。如果我当初没遇见你的话，现在肯定能更好。”

“你就闭嘴吧，如果没有我，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要饭。”

就在这时瓦内萨回来了。

“到时间了，小蓝。你们得走了，我老板要来了。”

我快速翻看了剩下的四张卡片，还是不见我未来丈夫的踪影。我把文件夹合上，瘫靠在天鹅绒的椅背上，同时用手按摩着酸胀的脖子。

“非常感谢。”

“找到什么了吗？”

“可惜没有。”

我起身走向门边，朱里奥·玛利亚紧紧跟在我身后。我给了瓦内萨一个感谢的眼神，然后关上了门。

“白忙活一场。”

“我跟你说了，你的计划就是胡扯。”

在朱里奥·玛利亚驱赶下，我在被红光照亮的走廊里朝前走着。

“我只有这么一点儿线索。没有其他选择了。”

“那现在怎么办？你不想马上回家吧？忙活这么半天我怎么也得喝一杯琴酒才行。”

“啊，行吧，我们喝一杯就回家睡觉。我请客。”

“肯定是你请客，想什么呢！”

狭窄的走廊尽头是一个大厅，里面的装潢风格和我们出来的那间书房完全一样。

在我们面前，砖头拱门的下方，有一个干净到发光的桃心木长吧台。两个带黑色灯罩的黄铜灯分居两侧，灯光并不刺眼，与散落在各处的烛台发出的光十分契合。左侧放了一架巨大的钢琴，琴身甚至能照出人影，钢琴旁的另一个吧台就像长吧台的复刻版，只不过小了一圈。酒吧里正播放着一首美妙的爵士乐，我立马感觉到了浑身的舒适，好像就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见“盖茨比”的那天晚上，我们跳舞时放的那首西德尼·贝赫特的歌。虽然没找到想要的东西，这个地方却完全俘获了我。

“哦，朱里奥。”

我和朱里奥同时转过身，发现面前站着他的朋友费尔南多。这是个讨人厌的家伙，我一直都受不了他。

“嗨，费拉，最近怎么样？”

费尔南多开始没完没了地说起自己的日常琐事，说他如何讨厌整天看电视，他39岁的女友如何有着20岁的屁股，诸如此类。我旋即借口说要去一下洗手间就离开了。我简单地洗了洗脸和手腕，然后就想起了高速路休息区的厕所和那个奇怪的孩子。

鬼怪是可以被打败的，你知道吗？就算你害怕也一样。但是只有在你害怕和孤单时，它们才能伤害你。如果你直视它们的眼睛，让它们看到你不怕的话，它们就会拿你没办法。如……如果你有朋友的话，你就不会感到孤单。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他帮了我多少，也没意识到，正是在听了他的话之后，我才决定跟卡罗丽娜吐露一切。我默默地将他加入了需要感谢的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长，我很幸运，这一点我心知肚明。我一直以来都很享受感激别人的感觉。

回去之后，我发现费尔南多还在那里纠缠已筋疲力尽的朱里奥。

我实在不想听他的家长里短，但我同样也不想一个人坐在酒吧的长桌旁。

那里会放好听的爵士乐，我们坐在一张长得有些过头的桌子旁一起说着笑着。

我坐到钢琴旁边小吧台的小凳上，掏出日程表。第二天早晨6点，我要上广播一台的节目，一拿到手机我就得设个5点45分的闹钟，我在脑中盘算着。那个时间人的声音应该和性感完全不沾边吧！

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明天下午的时候，电视直播那天跟我联系过的编辑会从米兰来书店里找我。这件事让我非常激动，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在日程表上写写画画了几分钟后我才发现，没有手机的时候时间会变得如此之慢，这时我注意到右边有一个小书架。我当然要去瞧一眼，我站起身朝着书架走去，那看上去应该是个漂流图书书架。我开始扫视书名，接着就发现了一本贴着我书标签的书。那是一本旧版本的简·奥斯汀的《爱玛》，我只花了几块钱从旧书摊上买的。那是本我倾注了很多感情的书，也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其实我本来想借的是迪诺·布扎蒂的《一段爱恋》，但管事的老师认为这本书少女不宜。我抽出那本书回到吧台边。就这样我一边读，一边从罗曼诺夫酒吧里禁酒令时期的美国穿越到了乔治时代的英国。



爱玛·伍德豪斯美丽、聪慧而富有，拥有一处舒适的府邸和乐天的性格。她似乎集世间万千宠爱于一身，在此前活过的21年间，她极少有不悦或恼火的时候。

我的阅读被一张落在书上的纸打断了，纸上似乎是人像素描。过了几秒钟我才反应过来，纸上画的是我。我之所以没有马上认出来，是因为里面的我是一副20世纪20年代的装扮。我刚刚到肩的头发披散着，留到一半长度的刘海在额头中间略微分开，梳成了微卷的样子。上面的我还戴着一条带羽毛的头带。我惊愕地抬起了头，发现面前站着一位面庞娇小可爱的优雅女孩。

“你好！”

“你好，这是你画的吗？”我把纸在女孩面前晃了晃。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画得太棒了，你真是个艺术家。”

“也不算吧，”她一边说一边看着我们左边的钢琴，“想喝点什么吗？”

“其实我在等朋友。”

“只是朋友而已吗？”她眨了眨眼睛问道。

“那可不行，我们俩不对付，半秒钟都不行。”

“我能理解，我也有个类似的朋友。这是你第一次来吗？”

“是的，但我已经爱上这里了，以后应该会常来。你是这里的吧员吗？”

她用小鹿般的大眼睛盯着我，好像我刚才说的是有外星人刚登陆地球就跳起了朗巴得舞<sup>[9]</sup>。

“我不是吧员。”

“哦，那不好意思了。”

我又仔细看了看，她穿的确实不是吧员的衣服，但也像是某种制服。

“我在这里负责画素描，有时也喝上几杯，不过如果说职业，我其实是婚礼策划师。”

“哇哦，那么说你是办婚礼的专家了？”

“可以说是吧。”

“你给顾客们画的肖像最后都去哪儿了？”

她张开双臂指了指四周。

“就在你周围，我画好之后就会挂到墙上。”

说着她就从我手中拿走了我的肖像。

“你结婚了吗？”她一边在素描上补画着一些细节一边问我。

“没有，我缺原材料。”

“如果需要帮忙尽管开口。除了办婚礼之外，我还擅长创造办婚礼的条件。又或者，如果真的不成，我就给你倒一杯上好的琴酒。”说着她又朝我眨了眨眼睛。

她靠在吧台上，不时地抿上几小口一种透明的液体。不用说，那种液体可以是任何一种高度酒。

但愿她往里灌的不是纯琴酒，要不然就凭她这一副小身板，过不了多久她就要瘫倒在地。

我朝她笑笑，然后环视着我的四周，虽然我当晚的搜索最后如同石沉大海，但也不能排除我会幸运到直接遇到“盖茨比”本人。

“你确实没在找上好的琴酒，不过你确实在找什么，对吧？”

“可以这么说。”

我看到费尔南多已经走远，是时候去和朱里奥会合，继续今晚的冒险了。

“非常感谢你，”我对女孩说，“我朋友来了，我去找他了。10分钟后我可以看看我肖像的成品吗？”

“当然，我就在这里。”

这时我听到了一阵骚动，转过身去，我看见满脸愤怒的费尔南多正朝着另一个男人猛扑过去，对方比他矮，身穿一件过于紧身的紫色T恤。矮个子的动作比费尔南多快，一拳就击中了他的胸口。

酒吧变成了斗场，朱里奥·玛利亚上前试图分开二人，却被费尔南多闪身躲了过去。费尔南多凭借着自己的吨位，像橄榄球冲锋一样冲向了刚刚拳击自己的那人，将对方压在了一张长桌上，而那里正是之

前我曾认真考虑过要喝上一杯的地方。之后，就在电光石火之间，斜刺里杀出来三个貌似《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人物的彪形大汉。他们各自钳制住了费尔南多、嘴里骂骂咧咧的紫衣男子以及只是想来劝架的朱里奥·玛利亚。

“别，等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干。”

我听到朱里奥·玛利亚在试图向三个大汉解释，但对方一点都听不进去，反而把他朝着出口拖去。

我得去外面和他会合。我在走廊里快步走着，正当我到达走廊四分之三处时，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停下脚步，在一幅肖像画前驻足，画里的金发男人正用蓝眼睛看着我。我凑到近处，仔细看着这些赋予线条灵魂的细节。我大概已经寻找了太久，如今他就在眼前，我却差点儿没认出来。

那就是“盖茨比”，毫无疑问，我找到他了。我得回去，我得问问酒吧里的那个女孩子，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能问出点什么，我也要回去。反正朱里奥·玛利亚肯定会等我；就算不等我，我离家也只有5分钟路程。我摘下肖像画往回跑去，我本以为画画的女孩大概不会在吧台待着，进去之后才发现她还在那里，正在画板上涂着画着。

“不好意思，能问你一件事吗？”

她抬起头说：“当然了，我马上就要画完，还有几分钟。”

我做了个手势，好让她明白，我完全不关心自己的肖像画成什么样子。

我把刚摘下来的画放到她的面前。

“你认识他吗？”

她用小鹿般的大眼睛扫视了我一眼，不经意地用一只手摸了摸下巴，然后出神地观察起了这幅画。

“啊，记得，我记得他。”

这就对了！我找到他了。

“他经常来吗？”

她摇了摇头。

“并不常来。我之所以记得他，只是因为我经常碰见他，他就住在我家附近。”

“他叫什么？”

她闭上眼睛冥思苦想起来，然后摇了摇头。

“我和他也没什么接触，他比我小得多，小那么一百来岁吧！他住的那条街和我家那条街平行，他住在南边，右手边的一栋楼。不好意思，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比她小得多？或许她没搞明白我说的是谁。“盖茨比”应该和我年纪差不多，可能还大个几岁，而我们的酒吧画家应该在25岁上下，最多28岁。

我又把“盖茨比”的模样向她描述了一遍，但她很笃定，说自己说的是同一个人。

“好的，那你能把你家地址给我吗？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擅自闯入，找到这个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女孩从吧台后拿出一张餐巾纸，在上面写着非常漂亮的字。她将餐巾纸对折递给我。我打开纸巾看了一眼上面的地址，装进了口袋。

“不好意思，小姐，我要护送您出去，您的朋友在等您。”

三个大汉中带走了朱里奥·玛利亚的那位，正站在我身后，等着我跟他走。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转向女孩说：“非常感谢，你真的帮了我大忙。你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吗？”

“当然。”

“太好了，我欠你一杯上好的琴酒。”

这时我一下头脑发热，上前紧紧地拥抱了她。刚开始女孩还有些僵硬，后来就松弛下来，反过来也拥抱了我。

“小姐？”

往外扔人的壮汉就在我身后，眼神里全是催促。

我最后一次转向了我的新朋友，向她挥手告别，她挥动着没拿画笔的那只手作为回应。

在走廊里，在贴身保镖的护送下，我朝“盖茨比”的画像看了最后一眼。突然我感觉那幅画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先是放慢了脚步，然后彻底停了下来，想看清楚一些。

“您是不是有什么属于我们的东西？”壮汉说完就拿走了我手里的画。

小偷也当了，那天晚上我真是丢了大人。

在出口处，小胡子上翘的年轻人把手机还给了我，有我的，也有朱里奥·玛利亚的，不过此时他的眼神明显没有我们刚来时那么和善。难道瓦内萨连我在他们档案室里进行的秘密行动也告诉他了？好吧，反正我不会再踏足那个地方，他知不知道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刚出门，朱里奥·玛利亚就朝我走来。

“我们走吧，今天真不是个好日子。但愿你别爱上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几乎肯定被永久禁止入内。”

“我现在知道了‘盖茨比’的住处。”

我向他简单讲了自己和女画手的偶遇，以及她告诉我的事情。

“你确定那就是他吗？”

“确定啊，虽然只是幅画像，我还是能把 he 认出来，我说给那个女孩听的时候，她也确认了。”

突然一盆凉水浇到了我们头上。

“什么鬼……”

我从头湿到了脚，我抬起头，看到一个穿着睡衣扎着头发的女人正往下看。

“这样你们就能长长记性了，不讲公德的混蛋！”

我转头看向朱里奥·玛利亚，不知道是什么人间奇迹，他竟然毫发未湿，此时就算有什么生死攸关的要紧事，也阻挡不了他的狂笑。他一直笑到眼睛里流出了泪水。那天晚上我穿着自己经典的丹麦木屐，如今它们已经变成两汪水塘，我白绿条纹的裙子如同海妖的尾巴一样贴在屁股上，韩式领子的白色衬衫已经完全透明。

就连包里也进了一点水，我在心里暗地里骂着人，心想我那娇弱如圣餐饼的纸巾可千万别湿了。我没找到它，但我确实从罗曼诺夫顺

出了点什么，我自己甚至都没觉察到。那本《爱玛》变魔术般地出现在了包里。还好吧，说到底这本书确实是我的。我打开书，把记得的地址写在了第一页。

我抬起头看朱里奥·玛利亚。

“看吧，你的加斯托内就像落汤鸡一样。”

他还在笑。

“回家吧，走起来。今天对我们俩来说都不是好日子。”

“你不用载我回家，我走两步。明天早上见。”

我在朱里奥脸颊上吻了一口作别，之后就朝家走去。

沙沙。

虽然穿了袜子，我的两只脚在湿透的鞋里还是滑来滑去。

这天晚上真是美妙，虽然第二天要早起，我连一点儿回家的想法都没有。

我在圣灵广场停下脚步，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包里拉凯莱的手稿已经被揉成一团，我把稿子拿出来，但已经没了看的欲望。看完第一章之后，我还有时间看第二章，我可以算是垃圾朋友了吧？

我又看了一眼我的小腕表，那是父亲给我的毕业礼物，此时我才发觉已经太晚了。背后喷泉的喷水声让我感到了困意，虽然此前我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我开始回想当天晚上的种种巧合，惊异于一块块拼图怎样完美地契合。我想起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中的一个场景，肖洛特·海泽发现亨伯特秘密地爱着多洛莉丝，对方跟自己结婚只是为了靠近多洛莉丝。感觉好像一切都结束了，无法挽回，但是我们伟大的海泽却在前去告发对方的路上被一辆车撞上。命运喜欢捉弄人，有时还喜欢眨眼睛。对我而言，那天晚上命运可以用大度来形容，虽然我和无辜的朱里奥·玛利亚出尽了糗。

该回家了。我还有一个要做的访谈，一份要送出的礼物，一段要挽回的友情，一条要巡视的街道。

我这个女孩是个劳碌命，但也很幸运。

**注释**

- [1]Diabolik，意大利同名漫画中的超级英雄角色。
- [2]Eva Kant，迪亚波力克的恋人。
- [3]Cattivik，意大利同名漫画中的超级反英雄角色。
- [4]美国动作电影。
- [5]美国男演员，《碟中谍》主演。
- [6]一种利率较高的非常规信用卡。
- [7]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同名喜剧电影中的主人公。
- [8]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电视剧。
- [9]源于巴西的一种舞蹈。

## 12 错误的表白、决断力练习和成真的梦想

当一头大象恋爱时，它会竭尽全力让自己被注意到。

大卫德·卡利 《当一头大象恋爱时》

### 翌日

“感谢你们的邀请，大家早上好。”

早上6点15分，我刚结束电台采访。虽然我读《爱玛》读到凌晨2点，只睡了4个多小时，但我还是清醒得像头大猩猩。床尾的弗罗多百无聊赖地看着我，在它看来，我为了一个愚蠢的电台采访打断了它的晨间睡眠。门缝里透露出灯光，看来我不是坎普乔路唯一早起的人。我起床朝厨房兼客厅走去，心里期盼着能撞见拉凯莱，我们还需要了结昨天的争吵。然而在那里的却是卡罗丽娜，她正仔细看着散落在桌子上的纸张。

“早上好。”

“小蓝，你疯了吗？起这么早干什么？”

“我做了个早间广播采访，现在睡不着了。你又在搞什么？”

她赶忙把桌上的纸张藏起来。我想要窥探两眼，可什么都没看到。

“我在学习，今天有考试。想喝咖啡吗？”

晨光才刚刚洒进房间，她的周到就已经开始了。

“不了，谢谢。我晚点儿再吃早饭。我跟你讲讲昨天的事。”

我简单讲了讲和女画手的相遇以及墙上挂的画。

“你确定那就是他吗？”



“当然，我已经找了好几个月，怎么可能会搞错！”

卡罗丽娜沉默得有些奇怪。

“怎么了，卡罗？”

“不知道，我感觉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错的。现在已经2019年，是脸书的时代、电子邮件的时代，互联网上什么都有，可就是找不到这个男人。现在我们在一个地下酒吧的墙上找到了他的画像，但是电话号码没有，邮箱没有，社交账号没有，连姓名都没有。我们有什么？只有个地址。”

我有些不知所措，一般卡罗丽娜都是很乐观的。

我马上开始搜索有利于我的论据。

“如果你想想的话，我也从来不曾有过社交账号，如果有人搜索我，我也会像个不存在的幽灵一样。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住在哪里，这应该不能算少了吧？”

“你要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不过关于他的年龄，那个女孩说了件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

“那个女孩大概25岁上下，但她说男孩比她小得多。相信我，她最多35岁，即便穿得成熟会显老，也不会老15岁。而且，如果迷住我的是一个20岁的小子，我肯定不能接受。那我不成了熟女了！”

“得了吧，要说熟女引诱年轻男孩，在这个家里我才是专家好吗？”卡罗丽娜笑了笑，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黑眼圈。

“卡罗，你还好吧？我就直说了，你看起来气色不太好。”

“嗯，没事。只不过昨天我和波波有些不愉快。昨天是他生日，我想给他做他最爱的甜点。我给他室友发了条信息，问他能不能在家里等着收蛋糕，然后波波就生气了，他不想让其他人知晓我们俩的关系。我知道他一向谨慎，但他室友早就知道我们俩的事了，我也不觉得会出什么乱子。”

好吧，又被她找到了这么一个男人，没用、怯懦而且偏执。要知道，刚开始我们还觉得他是个靠谱的人。我是奇葩人类收藏家，而她则是渣男收藏家。

“卡罗，我能说一件事吗？在我看来，虽然表面上看波波是个纯洁无瑕的白马王子，但其实他只是一只包在锡纸里的鸡。如果我是他，可能已经高兴得跳起来了，你的这份心意很贴心，也没越界。”

“是啊……我不知道。他看上去是个很成熟的人。”

“其实我以前也这么觉得，不过我有感觉，我们俩可能都错了。别管他了，你值得更好的，你年轻、漂亮还聪明。你想找谁就找谁，日子还长着呢。”

她苦笑了一下站起来，拿起杯子和刚才正在研读的纸张朝卫生间走去。

“你真的确定还有时间闲聊吗？”还没等我回答，她就自顾自地继续说，“把地址写在张纸上吧。我对这个故事也很感兴趣，如果我们俩一起找，可能更容易找到。”

“好的，我就放在桌上。”

“那幅画你拍照了吗？光凭你的描述我不一定能认出他来。”

“没有，进门的时候他们把手机收了，那个地方不准拍照。”

“不过他应该挺帅的，我们找个晚上去找他。”

“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重新开始。”

我还跟她讲了在瓦内萨面前出的丑，以及朱里奥·玛利亚卷入的争吵。

“好家伙，这一晚上挺精彩的。我还是挺高兴的，虽然我觉得这事儿最后会不了了之，但是最起码你稍微从工作的事情上分了心。你工作太多了，你自己意识到了吗？”

“是的，我知道。但有什么办法？”

“或许你可以找人替你看看店？这样你就不用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了。”

“雇人这事儿呢，我觉得时机还不成熟。”

“去趟心理诊所？你能接受吗？就听我的吧，找个人帮你。”

“我看看。”

“找吧，别想太多。”

她的语气听起来不容争辩，我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就回房间去了。

我如约把地址写在了一张便条上，贴在餐桌醒目的位置。现在已经7点，睡意丝毫还没回来的迹象，也好，我可以有时间慢慢准备，等着拉凯莱起床后去跟她谈。

我在衣柜前足足站了半小时。对我而言，穿什么衣服已经是个任务。一件件衣服整齐而安静地挂在各自的衣架上，看着我。毫无疑问，我那40码的嫩粉色牛仔裤肯定在那里痴痴地笑。我把腿套进去，裤子却在骨盆的位置停下。嗯，如果我想变成一只单腿站着的鹤，那还是可以的。我伤心地褪下裤子，目光继续游移，看还有什么可穿。我又拿出一条牛仔裤比量起来。我试着穿进去，但裤子实在太紧，把我勒得像一只真空包装的莫塔代拉火腿<sup>[1]</sup>。如果我坐下去的时候有扣子飞出来，那可是会有伤到顾客的风险。我决定试试裙子，还是紧，不过如果把裤腰提高一点还将能凑合。万一体重再长一两公斤，我恐怕要把裤腰提到腋下才行。想到快穿短袖了，我简直怕到不行。上衣就更难选。我最起码得晒黑一点，要不然看起来就会像是齐佐娜·迪·巴提帕里亚奶酪——一种十分美味但没什么营养的马苏里拉奶酪。如果我再胖一两公斤，除了要把裤腰提到腋下，恐怕我还得步米娜的后尘，当时她决定不再在公共场所露面。我得去厕所称称体重，数字带来的震撼也许能让我下决心节食。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避免上秤，就像在大街上遇到某人要避免跟他打招呼一样。而且感谢上苍，体重秤也会假装没看见你。

多么仁慈的存在。

带着这些不吉的想法以及腋下夹着的超大号衣服，我朝着厕所走去。

当时的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幻想着自己肆无忌惮地品尝着水果蛋糕的样子：微笑着，感恩着，饱足而满意。我直接拧开了厕所的门，没有敲门。

塞里正坐在放下了盖子的马桶上，吃着香肠三明治。确切地说，应该是香肠火腿三明治。第一次看见她在面包里夹了两种香肠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不过慢慢地我已经习惯了她奇怪的饮食习惯。

“塞里啊，你怎么在厕所里吃起来了？”

关于减肥节食塞里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在和我们合住的前3天里，她一直遵守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饮食制度：早餐咖啡，午饭一盘不加调味料的芝麻菜，晚饭什么都不吃。我本来还有些担心，虽然她的吨位看起来不像是有厌食症，我于是去找卡罗丽娜说了这件事，她向我保证说，塞里不仅吃饭，还吃得很香。那天晚上，塞里吃进去了薯条和油浸三文鱼，而且抹了不知道多少蛋黄酱。显然，在斋戒了一整天之后，她觉得自己吃晚饭时就可以像水牛一样胡吃海塞了。在所有和我一起吃过饭的女性之中，她绝对是吃得最多的那个。有一次刚从普利亚回来，她吃掉了半公斤的海鲜意面和一个比萨。如果不是亲眼得见，我是万万不会相信的。

“吃早饭啊。”她的语气中透露出不解，就好像大清早7点钟坐在马桶上吃三明治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啊，好吧。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

她无奈地耸了耸肩，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把身体从马桶上挪开，显然她并不情愿。她顶着一头笔直的黑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那是数个小时与直发板为伴的成果。

快要出去的时候，她突然又杀了个回马枪。

“听说你找到‘盖茨比’的地址了。”

这个女孩有着一双鬼魅般的眼睛，这个家里发生的任何一次对话都有可能被她听到并记录下来。

“是的，我找到了他的一个邻居，那个女孩子把他的大体方位告诉我了。”

她不经意地看着吊柜，上面摆满着面霜、护发素、浴液、香波，以及其他住了五个女人的家里会有的各种东西。

“就算是马普尔小姐也不好办。我觉得你可能和对方接不上头。你手里的线索太模糊。要知道，解决一个问题需要最起码三条线索。”

哇哦，那天早晨坎普乔路的居民还真是乐观。

“谢谢了，塞里，这件事他们已经提醒过我。”

“不客气。”从塞里的语气中可以知道，她完全没听出来我的言下之意。

我突然想起自己也有什么要问，这时她已经快要出去了。

“对了，卡罗丽娜没事吧？今天早晨看她有些奇怪。”

她想了想然后回答说：“应该没事吧。”

“你能帮我个忙吗？别告诉她。”

塞里马上警觉起来。

“这就不好说了，得看是什么事。”

“卡罗丽娜好像有心事，你能问问你妈妈吗？”

她想了想，不太有把握地说：“好吧，不过连我们都没注意到的事，我妈妈也很难知道。”

“就帮我这个忙吧，当然，千万别说出去。”

她做了个给嘴巴拉拉链的手势就出了厕所，手里拿着纸巾包着的三明治，又或许那是卫生纸？在这个纸品泛滥的家里，餐巾纸和卫生纸经常是混用的，就看你第一个找到的是什么。把餐巾纸当卫生纸用的时候总是不那么让人舒服。

我衣兜里的手机响了。

是米娅发来的信息。前一天晚上，我给她发消息说有事情找她，完全没提到她的疯子前男友的事，我让她白天来找我。现在她回复说会在书店开门的时候过来。

我看了眼时间，按照佛罗伦萨本地的说法，我真是起大早赶晚集。我一定要赶在米娅之前到，因为我还要包好朱里奥的礼物交给她，但愿一切顺利，希望我那酒吧里的朋友能在那天晚上来一次美妙的约会。

“不好意思了，我的朋友，我们改天再约。”我给了体重秤一个飞吻，接着就跑去淋浴。

我快步走着，两条腿好像已经不属于我，总算按时到达了书店。此时我已经满头大汗了，朱里奥·玛利亚正在门边焦急地等着。

“你给米娅发信息了吗？”

“发了。”

“然后呢，她说什么了？”

“她早上过来。”

他的眼睛里像是要冒火。

“这么早？我还没准备好。”

我正在把自行车锁在车桩上，朱里奥·玛利亚把激动传染给了我，我怎么都没办法对准锁眼。我抬起头，脸上满是不悦。

“别闹了，早一会儿晚一会儿有区别吗？我们得这么办：我把礼物给她，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你就请她去吃晚饭。就这么简单。我去包书了。”

他没有回答我，焦躁不安地回到酒吧，开始擦起已经光亮如新的吧台。

我快速地完成了开店的必要步骤，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当一头大象恋爱时》开始包起来。我的包里还有我送给米娅的礼物，那是一个铜制的小鱼挂件，出自当地一名手工艺人之手，他的手艺十分了得。这个礼物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认为这是她应得的，毕竟她无偿帮我打理了很多社交账号的事务，而且每当我需要人看店时她都随叫随到。

米娅进来了，我刚给书系好蝴蝶结，时间刚刚好。

为了迎接她的到来，我一边鼓掌一边大声叫着好，惹得她大笑了起来。

“我最爱的社交媒体经理来啦！生日快乐！也祝我最爱的胸部生日快乐！”

那天米娅刚满28岁，青春动人，小花图案的T恤之下波涛汹涌。也许胸部发育不太充分的女性都是如此，我对于大胸总是有种特殊的情结，经常就出神地盯着她的胸部看起来。我也想拥有像她那样甚至不输《海岸救生队》<sup>[2]</sup>的帕梅拉·安德森<sup>[3]</sup>的胸部，片头里帕梅拉奔跑时上下晃动的胸部是最重要的童年记忆之一。

“谢谢，你真的太傻了。”她说说着拥抱了我。

我需要马上切入那个棘手的话题，告诉她她前男友来过了。我决定马上告诉她，虽然我也担心这会坏了她过生日的心情。

“在开始送礼物环节之前，我要向你说一件昨天发生的事，但愿不会影响你的心情。”

很显然，在所有引入这个话题的方式之中，我选择了最错误的一种。我看到她的脸上显现出一丝忧虑。

“是什么事？”

“你别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现在说一个名字，你看能想起来什么不。”

我开始在书店记录办卡顾客信息的文件夹中翻找。

“你认不认识一个……”我用鼠标点开一个个子文件夹查看，“叫塞巴斯蒂亚诺·特拉伊尼的？”

只是听到这个名字，米娅脸上的表情就完全变了。我感觉，那天说她的那些坏话都得到了证实。

“等等，塞巴斯蒂亚诺·特拉伊尼他想干什么？”她说。“说”这个字在这里可能不太恰当，她的声音就像一阵风，我从来都没听过米娅用这种语气说话。

我讲了德·席尔瓦的书，他如何固执以及提的问题，特意隐去了其中最病态的那部分。我还得转送朱里奥·玛利亚的表白信物，我可不想进一步激怒她。不过好像已经晚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谨言慎行呢？

等我讲到最后的时候，她的眼睛已经气得变成了两条缝，面对她嘴里喷涌出来的咒骂，我只能不断点头称是。等她发泄完毕，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我又讲了罗曼诺夫酒吧发生的故事以及我准备在“盖茨比”家楼下进行的埋伏。听到这里，她的两眼恢复了神采，说起跟踪和埋伏，所有有自尊但又好事的女孩都会精神为之一振。

“我肯定会帮你，我简直太喜欢这种故事了。”

诱饵战术看来起了作用，平时的米娅又回来了。

“今天晚上关门之后我想先去一趟打探打探。”

“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我的室友给我办了个惊喜派对。”

她的回答太过干脆，让人感觉像是临时起意编出来的借口，但我本来就准备一个人去。我本来谋划的是让她和朱里奥·玛利亚共进晚

餐，现在有了室友这一档子事，这个计划看来要泡汤。

“没事，我先去勘测一下地形。”

之后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此时我决定行动。

我从柜台下面拿出了两个包裹。

“嗒哒！生日快乐，寿星老！”

她的脸上一下子绽放出了笑容，高兴得跳起来。

“一下子送两个礼物吗？小蓝，你真是太客气了。”

“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是朱里奥·玛利亚的。让我看看你能不能猜中谁送了什么。”我狡黠地眨了眨眼。

仍然满面笑容的米娅开始拆其中一个礼物，那礼物来自我们共同的朋友。

我需要事先铺垫一下，以防她只看到书的封面。

“好了，事先跟你说一声，这本书你要看完才行，然后再下结论，说明书也看一看，能帮助你理解。”

她停下了拆包装的动作，把书放下，严肃地看着我。

“今天晚上我不是和室友们吃饭，我要和内里·韦努蒂出去。推介会那天晚上我们互相留了号码，从那之后我们就开始联系，再也没中断过。我们已经见了十几次，我觉得我爱上他了。”

该死。

该死，真该死。

这个婆娘竟然爱上了内里·韦努蒂，还是我介绍他俩认识的。更糟糕的是，我刚刚亲手把朱里奥·玛利亚的表白信物交到了她手上。朱里奥会杀了我，把我剥皮，码上盐，然后像生火腿一样挂在屋顶下风干。书、表白、大象和芝士蛋糕都是我出的主意，或者说是我幽灵般的女性知觉的杰作，我的这个功能可能在出厂时就已经有了故障。

我一时语塞，而米娅还殷切地等着我的反应，我必须得说点什么，但此时我的嘴里只蹦出了几个不成句子的单词。

“爱……爱上是什么意思？”

她看向高处，长出了一口气。



“这是什么问题啊，小蓝？这句话能有几个意思？”

只能有一个。

那现在呢？我要问什么才能知道事态有多严重？

“那你们……做什么了？”

米娅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她大概能够断定，那天早晨我把脑子忘在了什么地方。我问的问题简直离谱。

“我28岁，成年了，也有承受能力。你说呢？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找到合适的配方。”

我长舒了一口气。

或许内里·韦努蒂没那么完美？也许米娅过一段时间就腻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状语和半小时后我就要给朱里奥·玛利亚报信儿这件事是冲突的。前一天晚上，我可是向他许诺说帮他搞定约会才控制住了他的怒火。然而一切都与我描绘的图景不符。其实当时一切迹象都在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我的计划不会成功。

恭喜你小蓝，你还真是个天才。

米娅决定结束这个话题，她拿起书说：“先别问了。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俩之间是怎么回事，等我有了头绪再跟你说。”

她开始继续撕礼物包装，几秒钟后，大象封面的书就出现在了她的手里。说明书上写着“此糖果表示未经表白的爱意”。

她狐疑地看了看我，她每翻一页，我在脑中都会重复一遍那段之前已经烂熟于心的说辞。

米娅看封底的时候，我们俩很久都没说话。

“啊，很漂亮，真的是百分百合格的表白。”她勉强地笑了笑，“看这头小象多温柔啊。又可爱，又温柔，又漂亮……”

尴尬冲破天际直抵云霄，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我也完全不知道该编出什么话，在听了关于内里·韦努蒂的爆炸性新闻后，实话实说肯定行不通。

“小蓝，朱里奥·玛利亚他……”

“不是，书是我送的。”我的这句话让她目瞪口呆。

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句子，其实要说是我送了她这本书的话也完全不合理。

她脸上的表情从尴尬变成了恐慌。

“小蓝，等一下，”米娅的脸颊变得绯红，“我没明白。我以为你……怎么说呢，有订书的那个家伙，有迪米特里还有其他什么人。我之前不知道……这会儿我有点迷糊。”

她一边说一边双臂交叉，把胸部挡在我的视线之外。

我的老天爷，她以为我在对她表白吗？

“不是的，”我试图用调侃的语气缓解尴尬，“不是我爱你的意思。”

听到“我爱你”三个字，她眼中的惊恐更加清晰。

我一如既往地能让事态变得更糟。先是关于胸部的梗，再是关于韦努蒂尴尬的追问，现在又在表白，她肯定会想歪。

“等等，我没表达清楚，”我一边说一边用力挥舞着双手，以此让她明白这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只是想向你表达一下我的感情而已。意思是：我想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你的话，第一关我都过不去，更别提采访、活动还有我们成功克服的所有困难了。我想传达的信息只是谢谢你，我很爱你，你是个出色的人，每个人都应该爱上你。”

我学日本人双手合十鞠了个躬，盼望米娅能买我的这套说辞的账。

米娅仍然一脸茫然，但是我所表现出的真诚让我的话显得更可信，她也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你真的吓了我一跳，小蓝，”她长舒了一口气，“刚才我差点儿以为你要给我来个热吻。”

想到这个疯狂的画面，我们两个人齐声大笑起来。

她一边笑着摇脑袋，一边拿起了另一个包裹。

“现在我要打开这个，但是先跟你说下，如果里面装着个求婚戒指我会拔腿就跑。”

她开始拆那个原本来自我的礼物，拿出了小鱼挂件。

“是飞鱼呀！太漂亮了，我看中它很长时间了！朱里奥怎么知道的？”

“可能是某人建议的吧。”我说着用一根手指指了指我自己。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谢他。你想喝杯咖啡吗？”

米娅已经在朝门口走去了，我必须阻止她，不能让她见到朱里奥·玛利亚。后者对于我掉包礼物的事还一点都不知情，他会以为米娅这么激动是因为自己的表白。

下一次要记住：小蓝，管好你自己的屁事儿就行了。

我会把这句话纹在我的浓眉之上，这样就再也不会忘记。我太想要被人接受，太想取悦所有人，结果因此经常就陷入无法掌控的局面之中。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是再清楚不过的例证。我要学会坦然，这意味着我需要冷静地认清自己的位置，并且接受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的事实。

但当下的情况真的太过复杂，我当然可以为了避免尴尬而对米娅实话实说，但这样一来我就辜负了朱里奥·玛利亚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这么做，否则他会伤心欲绝的。

所以即便现在局面已经变得过于棘手，我还是决定困兽犹斗。

“别，现在别去。”

“为什么？”

嗯，是个好问题，为什么呢？

“为什么？”

她看着我，好像是在说：你在问我吗？

“因为他在准备今天晚上的冷餐会，现在脱不开身。”

这个借口编得实在不怎么样，米娅听了之后根本没停下脚步。

“管他呢，我谢过他就回来。”

就在这一刻，我的余光瞟到我们对话的主人公出现在了门口。看到米娅之后，他下意识地往后一躲，以防被看到，但为时已晚，米娅一转身就看见了他。

“朱里奥！来啊，别害羞了。谢谢你送我的礼物，你不知道我已经等了多久。”

我那无知的朋友一下子神采奕奕起来，活像夜场比赛时亮起了灯光的体育场。刚开始他还没什么反应，在那里僵了两三秒钟，我刚要开口说话就听见他挤出了几个字：“真……真的吗？”

“当然了，我都已经注意很长时间了。但是我没想到我真的能收到它。”

朱里奥·玛利亚的瞳孔放大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让人担心虹膜是不是要消失了。我当时就想，如果今后什么时候需要把幸福的样子画出来，那我肯定会画那一刻朱里奥的眼睛。想到几分钟后这份幸福就要烟消云散，我的心都快碎了。

“我有这么明显吗？”

“要说明显的话还应该是我，要不然你怎么能猜到我喜欢这种东西的？不过我猜，这里面也有我们的朋友小蓝的功劳。”

“可不嘛，可终于有那么一次我没白托付她。”朱里奥·玛利亚给了我一个同谋的眼神。这个误会拖得越久，他就越可能做出来什么蠢事。

我刚要说话，只听见米娅感叹道：“今天晚上共进浪漫晚餐时我会戴上它。”

好了。灾难已就位。

朱里奥用诘问的眼神看着我，要知道，起初我们的计划是由他来发出晚餐邀请，我只负责送书，剩下的归他。

“看来我们的小蓝擅作主张了，晚餐确实是惊喜的一部分。不管怎么样，结果最重要。”

虽然觉得我有些越界，朱里奥还是一脸笑意，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设定。

我看到米娅的脸上开始露出疑惑的表情。

“其实呢……”

“早上好啊，小蓝。恭喜你，我看你现在出名了。”

有个人进了书店，这张脸和这个声音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这个人的语速太快，一时间我感觉听到的是“早上好小蓝恭喜你落看你晒出名了”。

当时的局面太过复杂，以至于面对着这个1900书店的梦魇，我甚至有些欣喜，她就是一如既往盛气凌人的“斯特雷加奖”。

“早上好，贝阿特里奇，你还好吗？我们好一阵子没见了啊。”

她曾经数次在小小文学药房的脸书账号上留言，而我一直都没回复她。

“是的，我在给你发过的无数条信息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另外我也知道你看过信息了，前一段时间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不，我刚回来就过来向你道贺了。”

“你说得对，真不好意思，我太忙了，你也知道的。”

其实我只是没回她的信息，我甚至曾经凌晨3点还在回复大家发来的信息，有的是寻求建议，有的是询问信息，也有的只是来道贺。我的整个项目获得了太多人的喜爱和参与，所以我一直坚持亲自感谢那些让这个项目成真的人。如果没有最初的这些顾客，小小文学药房是不可能做起来的，不管对方是亲自到店的顾客还是浏览我们脸书页面的网友。

“我看你搞了不少合作，但是你许诺给我的推介会还是连影子都没有，最后内里·韦努蒂的联系方式你也没给我。”

好了，是时候将善意付诸实践，顺便练习果断这门艺术了。就从我的作家朋友身上开始试验。

“是这样的贝阿特里奇，你的书很久之前我已经读过了，就在内里·韦努蒂的推介会前我还一直在读。”

“什么？那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

她傲慢的语气并不利于我的练习，不过我尚且能保持镇静，虽然我的大脑已经在咆哮：“因为你的书就是一坨屎！”

我感觉自己就像电影《第二个悲剧性的范托齐》中的会计师乌戈·范托齐一样，电影中有一幕，是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反抗著名教授圭多·巴尔多·玛利亚·里卡尔德利，后者是实验电影的忠实爱好者，并且因此强迫所有的员工及其家人每周参加一次公司里举办的电影论坛。

“我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对于你的稿子我有负面的意见。”

小蓝真棒，声音甜美但决断，有眼神接触，还有平静的微笑。

虽然我表现得很平静，使用的话术在我看来也算有水平，但是当“斯特雷加奖”开口讲话时，她竟然气得声音都开始抖起来。

“什么？你说什么？”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更加和缓，以免刺激到她敏感的神经。

“实在抱歉，贝阿特里奇，虽然主题很有趣，结构也很饱满，”这里我不再依赖果断，而是又开始寻求那种古老的艺术的帮助，也就是说谎，“不过如果一篇稿子没有完全打动我的话，我很难在我的书店里为它办推介会。我想和顾客们达成一种互信，每一本推荐给他们的书都得是我360度无死角喜欢的，而你的书呢，可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时的佛罗伦萨正巧来了西伯利亚冷空气，光线暗了下来，风开始呼啸。书店里的每个人都石化了，朱里奥·玛利亚仍然沉醉于爱情，米娅表现出一种感觉有哪里不对但又不知道是什么的感觉，而“斯特雷加奖”则完全呆住了，手里还拿着挎包。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的书是坨屎。”她的声音平静而温柔，这出乎了我的意料。

“绝对没有，我只是说它不能完全让我信服。这只是个主观的判断，这一点你比我要清楚。你可以试试其他书店，他们说说不定会非常欣赏。”

这里我用了一项更古老的技术——釜底抽薪。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让自己脱身，因为我感觉对话似乎并没有朝着我一开始希望的方向进行。

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同时慢慢地朝着“对抗坏情绪系列”的书架挪去。她突然做了一个动作，再看过去，书架上原本码放整齐的书已经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轰然倒下。

看到这里，我、米娅和朱里奥已经完全呆住了，连手指头都动弹不得。

“你是说这些都比我写得好吗？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小蓝？”

她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反驳的时间。

“你只是个一点都不懂书的自大狂。我拿过两个奖，你永远都拿不到。小小文学药房就是坨屎！”

她在向我靠近，用一根手指指着我的脸，让人感觉接下来就要击中我了。

“贝阿特里奇，你冷静一下。我没说你的书不好，我只是说……”

我的胸口被狠狠地推了一把，我一下就撞到了书店中央的桌子上。她推的这一把力道惊人，我并不是纸片人，但她还是轻易地推开了我。

她又做好了冲锋的准备，那张扭曲的脸离我只有咫尺之遥，这时两条健壮的胳膊从腋下环抱住了她，将她整个人带走了。

“放开我，放开我……”

就在一片大乱之时，门口出现了今天第一位顾客的身影，她面前是完全超现实的一幕：我瘫倒在桌子上，书散落满地，身高1.95米、身材健硕的朱里奥·玛利亚竟然控制不住一个身高1.6米、体重50公斤的女子，而米娅则哀号痛哭着。

“早上好，很抱歉，我们这里有点儿小问题……”

“斯特雷加奖”仍然在大喊大叫，说我就是个贱人，而她的书棒极了。

女顾客没有回答我，她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一路途经“斯特雷加奖”，最后落到了地上的书上。朱里奥为这场闹剧画上了一个句号，他把“斯特雷加奖”整个人抬了起来，向外面拉去。我们的新来客稍稍欠身，以便朱里奥通过，就在二人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她被我的宿敌用在空中舞动的脚踢中了手，原本拿着的行李箱碰到我左边的书架，里面的东西一下子全都撒了出来。最后“斯特雷加奖”终于被拖到了远离我和书店的地方。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最多只有3分钟，但对我而言则像一场海啸般漫长。

我俯下身子，开始捡女人箱子里散落的纸张，对人过分地道歉已经成了我的习惯，这时我无意间看到一个信封上印着一家大出版社的标志。

就是那家出版社。

那家我约好今天下午见面的出版社。

我和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士在电话里约的。

我抬起头。

面前的女人正朝我伸出一只手做自我介绍。

“你好小蓝，我是艾丽卡·萨塞蒂，米兰图书的编辑。”

对，就是她。

之前我一门心思想给她留下好印象，最后我却以瘫倒在桌子上的姿势迎接了她，更不用说旁边还有个几乎要把我头皮割下来的女疯子。这么一比，我认识“盖茨比”那天跳的舞都算是表现优异。

“您好，艾丽卡，不好意思，让您目击了一次事故。您没受伤吧？”

她马上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摇了摇头。她很漂亮，40到45岁之间，蓝眼睛，金色头发，身材就像用刀刻出的一般完美，身穿的定制套装和她简直是绝配。

“我们能不用尊称吗？”

“当然可以了，请这边坐。这位是米娅，我的媒体经理。”

我介绍了一下米娅，好让她也能参与到谈话中来。

我们还是坐在了那几张丹麦扶手椅上，这里已经成了我的办公室。我们开始谈起了书店，包括想法诞生的前后、发展过程以及和这个项目有关的一切。

我们又把话题转移到了书本身，我向她介绍了做编辑的经历，以及一直以来我对这份工作的巨大热忱。

“这个小小文学药房的点子很天才，你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你想就此写本书吗？”

我，写本书！

我，为一个超大出版社写本书！

那个熟悉的声音又来了，“你配不上，不可能是真的”，它就像个你怎么都赶不走的房客。



拜托，这不是在跟我说吧？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电影里，抑或富人、要人、名人的身上。我这种人绝无可能，我的人生跑的是障碍赛。

这就好像是，在我人生颠沛流离的前30年里，生活一直在向我派发各种测试极限的挑战，然后当我感觉期限将至，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时，它突然朝我转过身来说：“啊对了，差点儿忘了，这个是给你的。”

然后它就把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放到了我的手上。

“小蓝，你没事吧？”

艾丽卡打断了我的思绪，将我重新带回了现实。好一个现实。

“没事没事！你还问我什么了？我当然愿意！我具体要写点儿什么？”

“我们觉得你的故事很有趣，就写来书店的人。我们想知道小小文学药房里会发生什么。写什么完全由你来定。十五天内你能给我们个方案吗？”

“可以，完全可以。”

可以什么啊可以！我连一点头绪都没有，但现在几乎无论任何要求我都会答应，就算是让我写一本中餐菜谱也一样。

是的女士，我是中餐专家。没有问题。ni-hao！

我们约好不久之后我就会给她发一个内容梗概，然后她就离开了。

等她出门之后，我和米娅面面相觑，我仍然没回过神来，她则显得比我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小蓝。”

“说。”

“这是真的吗？”

“应该是。”

“我的老天爷。”

“我的老天爷。”

“那……那我们该庆祝一下啊！”

米娅开始跳来跳去，要不是胸部这个累赘，她会跳得更高，接着我拉起她的手，也开始跳起来，而且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

正在我们又跳又叫之时，这天第一位真正的顾客进来了。是我的朋友伊万，他如约带回了那本《说不完的故事》。看来，如果想要找到一个不会食言的男人，我们需要把门槛降低到15岁以下。

“你们干什么呢？”

我和米娅僵住了，仍然十指相扣着。

“我们在庆祝。你怎么样啊？这本书喜欢吗？”

“很喜欢，我也想拥有一头幸运龙。”

“他们抢走的手机要回来了吗？”

“要回来了，第二天我去找校长告状。我可不想像巴斯蒂亚诺一样被塞到柜子里。”

也就是说这本书起了作用，他去告发了霸凌自己的学生。我很高兴。

“不过，”他又说，“俄国文学还是我的最爱，你有《战争与和平》吗？”

这个孩子每次都能让我惊讶。

我从“外国文学经典”书架上取下了托尔斯泰的书，还额外加上了一本R.J.帕拉西奥的《奇迹男孩》。

“这本是送给你的，而另外那本你要给我还回来。你该读点儿关于当下的书，不能只看过去的。”

我们已经达成了默契，他没有说什么。

他出了书店之后，米娅震惊地看着我。

“这个孩子才多大啊！《战争与和平》也太难了吧！”

“对他来说不会。”

她看了眼钟表，马上动了起来。

“小蓝，我得撤了，半小时后我有堂课，5分钟后公交车就到。替我问候一下朱里奥·玛利亚，我没明白他说的约会是怎么回事，不过还是替我谢谢他送我书。”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书是他送的？”

“我出去看他那个疯子怎么样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挂件是你送的，和我很配。”

“好吧，你不用担心，他那边由我来搞定。”

“真的不好意思，我也知道和内里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能看得出来，做完爱之后他就会和我保持距离，他还两手一摊说自己反对稳定的关系，说他对牵扯和故事什么的天生过敏。他还说我们都有和其他人约会的自由。”

我长出了一口气，看起来米娅和卡罗丽娜一样都是渣男收藏家，而且藏品越来越多。虽然可能无济于事，但我还是要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还过敏呢。”

她不解地看着我。

“什么过敏？”

“对那些自私、天杀的狗东西过敏，对世界上所有的狗东西过敏。”

她笑着摇了摇头。

“爱上谁是我们不能决定的。这段关系我要一直走下去，让自己受伤，让自己被毁灭，这样才能重新开始。”

我点了点头，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她的话我听懂了，虽然其实我一万个赞同。

“你怎么跟朱里奥说？”她问我。

“实话实说。我是想保护他，但在这件事上我无能为力。”

“晚点儿我也给他发条信息。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改变，最好就像之前一样。”

对于这一点我并不乐观，但我并没有将这个想法告诉米娅，我拥抱了她，之后她就朝公交站跑去。

我也出了书店，面向朱里奥的酒吧站着，这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他在忙着做三明治和沙拉。

我又回到书店，钟表指向1点整，我决定利用中午关店的两小时构思一下书。

我仍然沉浸在喜悦之中，除了米娅，所有人都还一无所知，不过这种事我并不想发信息告诉大家。我想面对面地将这份喜悦分享给所有人，就像那天早晨。我要和大家手拉手，笑着跳着。我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告诉大家晚点儿有大消息要宣布。我收到了塞里的点赞，如今她也已经是我们的坎普乔路10号群的一员，我还收到了茱莉亚发来的两颗心和一个独角兽，除此之外就没有了。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拉凯莱的气可能还没消，而卡罗丽娜应该在考试。

我没有多想，如果当天晚上她们没在，我就在明天早饭时间再告诉她们。我起先的兴奋劲儿已经过了。

我抄起一条板凳，在电脑前舒舒服服地坐下，打开了Word。

就是这样。

现在我得写出点儿什么有灵感的东西，只可惜坐在电脑前的那一刻我才明白，我连半个点子都没有。

难道在我的生活中连一丁点儿读者会感兴趣的事都没有吗？难道最后我要像“斯特雷加奖”一样，用一些让人抓耳挠腮的细节作点缀来讲述我失败的恋爱史？

天啊，我可不要。

我往四周环视，希冀能找到什么灵感。一个做过无数奇葩工作、人生毫无希望、开书店还差点儿破产的30岁女人的故事已经是俗套中的俗套，如果被米兰图书的人看到，他们恐怕会笑掉大牙。除此之外，我还是个单身老女人，有一只过于活跃的猫和一个日渐肥大的屁股。

我可以算养猫的布里奇特·琼斯<sup>[4]</sup>，改良版的。只不过我改良得太好了，我的达西先生甚至还没和我开始恋爱就逃跑了。

“那我今天晚上穿什么呢？”

这时朱里奥·玛利亚探头探脑地从门外往里面看着，胸口上仍然插着刚才的那支丘比特之箭。

我无意中发出了一声焦虑的哀鸣。

正当要出门去酒吧会会朱里奥·玛利亚的时候，我往流浪图书篮里瞟了一眼。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一本黑紫色封面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时候放下过去向前看了。

我拿起“马上回来”的牌子挂在门上，接着用钥匙锁好书店门。

不过其实我不会马上回来，治愈破碎的心灵需要时间。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塞里已经睡了，其他人都没回来。我潦草地吃了些三文鱼就躺到了沙发上。之后我几乎马上就睡着了，睡得像头死猪。说实话，安抚朱里奥·玛利亚并不容易。

两小时后我醒了，因为弗罗多在舔我的脸。确实，如果你没有可以与之分享的人，你的喜悦就好像不存在。这时我发现腋下夹了4张双面打印的A4纸。纸的抬头是CFL，我砰的一下坐了起来。这么说，拉凯莱是原谅我了！她帮我做了调查，纸上列出的是所有和那个地址相关的税号，这就代表她不生气了，等我告诉她书的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她要高兴成什么样子。这是我们俩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去敲了她的房门，但是没有回答，可能她也睡了。我转身回了自己房间，躺在床上开始一个个税号地看起来，但是姓名和出生日期并不能传递什么信息。看完第三页，我就已经昏昏欲睡。这是百感交集的一天。正当我开始看第四页的时候，一个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是在哪里看到过的？我一下子就从床上跳起来，此时我睡意全无。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三个线索导出一个结论。

## 注释

[1]意大利的一种熟火腿。

[2]1989年开播的美国电视剧。

[3]加拿大女演员。

[4]美国电影《BJ单身日记》的女主角。

## 13 失而复得的钥匙、非此时代的酒吧和坏消息

女士们先生们，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要选择是抵抗还是逃跑。我选择抵抗。

查尔斯·布可夫斯基《普通的疯狂故事》

### 翌日

4月末手忙脚乱的一天，我开始明白了点儿什么。即便如此，我仍然距离猜到答案很远，甚至连边都没碰到，那天的有些事情让我开始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否其实并不是看上去的样子。

那是个早晨，我本来试图写点儿什么出来，但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一伙从伊莫拉来的观光团拥进了书店。这群老太太属于同一家读书会，她们在网上看到了我的书店，于是专程前来，只为能找到新的书看。

“你们想看点儿什么呢，太太们？”

每个人提出的类型都不一样，有人想看家族传奇，有的选历史小说，有的喜欢浪漫小说，还有人偏爱不那么血腥的黑色小说。我很快就满足了她们的要求：从霍华德的《卡扎莱特编年史》到森德科尔的《聆听心跳的艺术》，再到布西的《黑色睡莲》。

最后轮到了一位性格活泼的白发老太太，她留着时髦的一刀切发型，我推荐的书没有一本获得她的青睐。

“我想读点不一样的。来点儿和我这个人完全无关的东西，能惊到我的那种。”

我又给她推荐了不少书，但她丝毫不为所动，很快我就意识到，方向找错了。

于是我决定来点儿大胆的，推荐一些之前她肯定不可能读过的书。

“太太，您觉得布可夫斯基怎么样？”我说着递给她一本《普通的疯狂故事》，封面上的女人大张着双腿，只用一朵玫瑰遮住了私处。如果说封面还不够直白的话，那看过副书名就断不会有误解的可能：《勃起、射精和暴露》。

我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我深爱布可夫斯基那狂放不羁的文风。正是在读过他的诗歌和小说之后，我才萌生了对写作的兴趣。我真的太想拥有他笔下的流畅感。看到这本书老太太马上眼前一亮，我开始讲起作者的性格和生平，这时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进了书店。

看到这身西服套装我心里一惊。

他走了过来，还没等我转身，就打断了我 and 老太太的对话，自顾自地说起来。不用说，和我可爱的“盖茨比”相比他可没礼貌多了。

“早上好。”

“早上好。你是小蓝吗？”

“是我。”

“你好，我是快房公司的房产中介。我过来拿卡普乔路10号那间房子的钥匙。房东塔提尼先生让我来这里取。”

我愣了一秒钟，那个古怪的中介以及两个月之前交出去的钥匙已经完全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

“其实两个月前，你的一个同事已经过来把钥匙取走了，他还没还回来。”

听了我的话，他显得有些吃惊。

“我同事？啊，那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这回事。我马上给公司打个电话，打扰了。”

“没有的事儿。祝您工作愉快。”

正是那一天，似乎一切都无可挽回之时，小小文学药房的灵感出现了。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其实这才是不久前的事，但我感觉已经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这期间充满着幸福、焦虑和劳累。我只

需要努力撑住不倒下就可以了，卡罗丽娜是对的，我需要能帮我的人。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走神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此时“一刀切”老太太已经走远了，手里拿着那本布可夫斯基的书，我开始向其他老太太介绍各种书的梗概。图书这一行做了很多年之后，你几乎就成了说书人，你要知道讲多少、怎么讲，而且你还要学会留扣子、留悬念，如果做不到这些你大可以转行。那天我火力全开，一个又一个故事讲个没完，这时我看到中介小伙满脸焦虑地进了书店。

“很抱歉，你之前告诉我的似乎有哪里不对，我打电话给公司，他们说之前没派人来过。”

“没派人？他可是给我留了名片的。”

这句话还没说完，我就想起来，在3月的那个下午，那个家伙不曾回来把名片拿给我。当天我忙于打各种电话，把这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啊，不对，”我赶忙说，“他好像什么也没留下。”

我皱着眉头，想要回忆起什么重要的细节。

我脑中迅速形成了一个想法，现在我需要将它变成语言说出来。

“那么就是说，拿了我家钥匙的那个男人不是中介？”

他一边轻轻摇头一边说话。

“很抱歉，只有我们公司有卖这套房子的权利，所以不会有其他公司的人过来。”

我感到胃里一阵喧嚣。我又品了品当时他那狡黠的眼神——令人不安甚至感到危险。

那之后的一个半月里，家里并没发生什么怪事，也没少什么东西。其实，有塞里在家的话能怎么样呢？她就像看家小狗一样大门不出。即便出去，她也不会超过两小时，如果真的有人破门而入，那人就会发现她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边倒在沙发上看着地方台放的什么电视剧或垃圾节目。当天下午除外，当时我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让大家都出去。我激动得已经有些破音了，我大声为自己辩护着，不愿承认自己做过这样一件蠢事。



“可……可他认识塔提尼先生啊！他说了名字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还知道卖房子的事，他什么都知道。”

年轻人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道怎样才能帮我，他知道我在为自己开脱，但他又不能替我说话。他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我是你的话，就去报警，然后再换个锁。”

真的丢死人了！这下我就得告诉房东，说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被骗了，而且还有换锁的钱，毫无疑问得我自己掏。

正当我飞快地在脑中列出接下来该做的事情时，年轻人清了清嗓子。

“嗯嗯。”

此时从远处传来了老太太们挑书的喧闹声，我感到自己陷入了某种会将人催眠的空洞里。

为了把我带回现实，他开始继续说话。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钥匙，不能带人看房。”

我从未如此不安、紧张、易怒。我怎么能这么蠢？仅仅因为他目睹了我焦虑症发作的全过程，我就把自家钥匙拱手相送？其实，虽然我不愿承认，但他确实帮了我大忙，当天我的大脑完全处于宕机状态。此时，老太太们已经在柜台前排好了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选好的书。轮到“一刀切”老太太时，她冲我笑了一下。除了那本《普通的疯狂故事》，她还递上了一本马里亚纳·莱基的《从这里所看到的》，之前我向她强烈推荐过这本童话。

收完款后，我和老太太们一一吻别，关上店门，急匆匆地向我的自行车走去。我在包里翻找着，但车锁的钥匙好像不见了踪影。我不会连它也给了某个从此经过的陌生人吧？又一波怒火袭来，好像在我脸上狠狠扇了一个耳光。车钥匙应该还是在的，只不过在它的上方堆满了一包纸巾、钱包、一只酷炫的唇膏、药盒、一团揉皱了的餐巾纸以及种种女人会随身携带的无用之物，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能让你锻炼出连施瓦辛格<sup>[1]</sup>都自叹不如的肱二头肌。

我抓到钥匙，把它从包里拽出来。我感到了一股奇怪的阻力，于是天真地认为它是被什么皮筋或发夹给缠住了，但在听到了刺啦一声之后我才明白，我用自己精心挑选的胖吉猫钥匙扣划破了包的内衬。我脑子里冒出了一句最粗俗的码头工人才会说的脏话。那是我最喜欢

的一个包，除了某些高级场合，我几乎每天都背。虽然之前内衬就已经破了几个小洞，但这一次我真的搞大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宣布，今天不是我的幸运日。

我把包放在自行车车筐里，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以便评估损失几何。我的天，内衬完全被划开了，我是可以找个裁缝修补，但恢复如新已经不可能了。我试着把两块布料拉到一起，这时我感到内衬下面有什么坚硬的东西。我伸进去两根手指，摸到了两把钥匙，那可不是随便什么钥匙。在我眼前的正是一个半月前我给了那个自称中介的人的钥匙，理论上来说，他应该没还给我才对。

为什么说是理论上？因为其实他还了，要不然我的手掌现在也不会感受着金属的冰冷和光滑。我靠在自行车上，开始整理思绪。他肯定没把钥匙直接给我。哪怕那段时间我又累又紧张，经常忘记该干什么，可如果和这个男人再次相遇，我也肯定不会忘记。否则我现在就需要去医院，看看我是不是得了什么脑部疾病。

我完全迷失了。他没直接找我，也没去家里，那就只可能是把钥匙留给在书店里的某人。大概是米娅，我需要出席什么活动时她经常来替我看店。对，也许他把钥匙给了米娅，而米娅把钥匙放进了包里，但后来忘记告诉我，而钥匙就从内衬的洞里漏了下去，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回到了我的手里。这也是常事，我经常把各种个人物品丢得满书店都是，然后又神奇地在包里找到了它们。由于我的小伙伴已经被我物理和精神上的混乱激怒，于是她决定要收拾一下。

我看了眼时间，这会儿米娅应该在考试，我得记得晚点给她发条信息。最后总结一下：钥匙在我手里，并没有人把它偷走，塞里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否则应该已经告知我们。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如果那个家伙当真有什么坏心眼，应当早就已经有所动作。我应该不用去搅扰警察，他们肯定有更重要的事要忙，不过换把锁还是可以的。虽然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我也不想在这个炎热的夏夜去揭晓谜底，毕竟家里只有弗罗多可以保护我，而它能做的大概只有求抚摸而已。

锁匠们一般到下午3点才会开门营业，在此之前我有两小时空闲的时间，我觉得是时候循着在罗曼诺夫酒吧搞到的那个地址去瞄一眼了。最主要的是，我要确认那个税号到底属不属于那张我熟悉的面孔。我跨上自行车，快速地驶向我的目的地，好在那里离书店并不远。那里有一条漂亮的私人小路，路的尽头不是出口，而是穆尼奥内

河。那里的建筑是20世纪50年代风格，最高三层，多亏了拉凯莱给我找来的那几页纸的资料，这些都在我的预计范围之内。我的计划一如既往地有着巨大的纰漏。到了那里我该干什么？难道就像电线杆一样在路边站两个小时看人来人往吗？因为是一条死路，那里来往的行人也不会多，如果有一个身高1.8米的女孩来来回回地走，肯定会引起居民的注意。最后，解决方案落在了一个掩映在茉莉花丛中的酒吧上。

我听到胃在低声抱怨，现在正是饭点，我也饿了。进去之后我发现一位上年纪的先生在讲着一口带外国口音的佛罗伦萨话。我马上心生同情，他圆形镜片下的眼睛显得很大，我立即想到了塞里的那副眼镜。不过他更像是乌龟而不是猫头鹰。他的动作慢到让人直想睡觉，我出神地看着他用缓慢而一丝不苟的动作做着三明治。他向我送上了一个明媚的微笑，问我想要点什么。最后我点了一个他正在做的那种三明治，还顺便恭维说门口的茉莉花长得不错。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阿米尔，来自伊朗，是个种植爱好者。我们攀谈了几分钟，之后我就来到外面坐下，享受春日的和煦以及周围花丛送来的阵阵芬芳。

街道很幽静，小饭馆里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先生，进门时我没注意到他，不用说，当时的我完全心不在焉。我开始享用我的三明治，很美味，里面放了鸡蛋、番茄和卡普里乔萨酱，我小心地拿出一本书，以防沾上手上的酱料。我需要时刻关注新书，这样才能及时更新小小文学药房的书目以飨读者。但我很快就发觉，我很难用一只手把书拿稳，所以就放弃了阅读。于是我掏出纸笔，试图为我的新书写个还算体面的梗概。

也许我可以写“盖茨比”？写写他是怎么偷走我的心尔后又消失不见？这也太无聊了，不用拉凯莱提醒，我也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我可以报名去上那几个作家开的创意写作课？他们我都了解，我还看过他们写的书。在读过这些书之后，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教陌生人写作的念头。

我一边喝了一口我点的手工冰茶，一边卷起了手里的餐巾纸，搭配三明治的冰茶味道细腻且强烈。那个酒吧就像一颗小珍珠，不管“盖茨比”住不住在那里，我肯定都会再来。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如果地球上果真有一个适合我写书的地方，那就是这里。

每个受人崇敬的作家都有些自己独特的习惯，而我正期盼着能走上相同的道路。因此，创造出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习惯当然是必不可少

的。

比如我忘了在哪里读到过，简·奥斯汀喜欢在家中的客厅里写作。她起得很早，弹一会儿钢琴之后，她会为全家准备早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只有在有客人来访时才会暂时停下。当天晚上，她会向全家朗读白天写的东西。我想象着自己在自家客厅里写作的样子，塞里看着电视剧，电视音量被开到了最大，我戴着耳机为其他人准备咖啡。晚间，所有人都回家之后，我向她们朗读我写的东西，你能想象得出来茱莉亚和拉凯莱会笑成什么样子。想到这里，我嘴角的笑容消失了，再过3个月我们就要搬出去，这个出于不同原因将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的家就要走到尽头。

我真的想哭，随着年纪的增加，我越来越多愁善感。

我马上收拢了情绪，将注意力转移到面前的白纸上。我开始写下一些想法，然后再画掉，另起一行。我是个没有灵感的作者，摆在我面前的肯定是条光辉灿烂的职业道路。也许我可以从喜欢的作家那里汲取灵感，比如多纳·塔特或者阿戈塔·克里斯托弗。好吧，我的目标可能太高了一点儿。我叹气的声音引起了邻桌那个男人的注意。

“这一天不顺是吧？”他大声说。

“怎么说呢，肯定不是最走运的一天。”

“你在写什么？”他动了动脑袋，指向的是我手底下的纸。

我仔细地看了看他，由于有些不修边幅，他的实际年龄肯定比看上去要年轻。他留着络腮胡，衣服和头发都显得有些邋遢，在这样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下午2点，他正喝着一种类似鸡尾酒的饮品。

“我在试着写本书。”我只回答了一句，没有转身。

在最终成书之前，这件事本不应该公开，因为现在我开始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过眼前这位对话者应该不会到处散布这个消息。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就好像一个三十几岁的女孩没有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养家糊口而是在酒吧餐桌上写书是件寻常的事情。在沦落到2点钟喝鸡尾酒之前，他大概也是个梦想家。或许我的下场也差不多，有一天只能借酒浇愁。

“您在喝什么？”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他在喝的饮品从颜色上并不好判断。

他看了我几秒钟，端起长玻璃杯喝了一口里面的琥珀色液体，然后慢慢地说：“这叫炸弹制造者，小姐。”

“这个名字我从没听说过，里面有什么？”

我的判断力告诉我，是时候闭嘴了。除了写作，我还需要研究过往的行人，虽然我貌似一直在忙于做其他事，但其实我一刻都没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不管什么人经过那里，我都会偷偷地瞟上几眼。不过一切美丽而破败的事物都会激起我的好奇心，那个男人也一样。

“威士忌和啤酒。”他一边继续喝着酒，一边说了这么一句。

好吧，这次对话算是正式结束，我可以回到稿子上了，确切地说应该是回到我没写的稿子上，因为我连半行字都还没写出来。

“如果灵感没有在你内心爆炸，就先别写。”

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只是语速更慢了。

“不好意思，您说什么？”

他连人带椅子一起向我这边转过来，然后继续说起来。

“如果你需要坐下来找词的话，那就先别写。如果光是想想就累的话，那也先别写。如果你想模仿其他人写作的话，还是放弃吧。不要像那千百万自诩为作家的人一样，不要做单调、无聊、自以为是的人。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在，全世界的图书馆哈欠打得都快睡着了。”

我沉默地坐在那里，这些话就像几记正好打在我脸上的耳光。或许我应该装作生气的样子，毕竟他都不认识我，他有什么资格判定我是单调、无聊的？但我并没生气，因为我确定他说的都是对的。最后我只能问出一句：“那我该怎么办？”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往后挪了挪身体，以一个更舒服的姿势靠在了椅背上。

“当时机真的来临，你也完全准备好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能写出来了，而且在你死之前都不会停，除非你内心里的那种东西先死掉。如果你期待它出来时有如龙吟虎啸，那就耐心等。没有其他办法。从来没有过。”

“谢谢。”

面对这个以如此方式向我揭示了真相的男人，我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可说。写这本书不能为了名或利，如果我真的有话可说，我就写，要不然我就打电话给米兰图书，婉拒他们的邀约。提尔德奶奶经常说，如果硬来，连醋都酿不成。对这些民间俗语我一直深信不疑。

我无意间看到，时钟已经指向了下午两点半，我还得去找一趟锁匠，如果我不想下午太晚开店就得抓紧时间了。我之前已经付过账，但我有一个习惯，在酒吧用过餐之后一定要收拾桌子，哪怕我只喝了一杯饮料或咖啡，这是对于工作人员的尊重，他们的工作时长一般都很恐怖。我端起盘子和杯子朝屋里走去，不过在进门之前我突然转过身。

“我如果再到这里来写东西还能遇见您吗？”

“我每天都在，不可能遇不见我。”他说完就转过身去，继续抽起了烟。

在给自行车开锁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作家这个职业以及我此行的任务，同一天里，这两件事都遭遇了惨败。虽然从那个地方看整条街道都一览无余，但并没有什么我认识的人从那里经过。我去找了锁匠，约好第二天换锁，到下午3：05的时候，我已经在营业了。

在受到来自米娅的打击后，朱里奥·玛利亚十分消沉，我正在琢磨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振作起来，此时一个女孩进了书店。和她同行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家伙，从他们的眼神和肢体语言来看，那人应该是她的男朋友，我马上被她的微笑击中了内心。她笑得很特别，整个人都在笑，而不仅仅是双唇。他们在不同的书架前徜徉、驻足、检视。女孩最后选了奥斯丁·赖特的《托尼和苏珊》，这本书我很喜欢，但由于其让人上瘾的情节、书中随处可见的暴力以及令人痛苦的结局，我从未将其列入小小文学药房的书目。

我称赞了她选书的品位。简单攀谈过后，我发现这个如此可爱甜美的女孩竟然在那家天杀的“一起读书”店工作。而且，她也是嗜书如命的那种人，虽然已经极力掩藏，但她的这个真实身份最后还是曝光了，因此这个月底她就会离职，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她叫琪娅拉，在听到这个刚刚踏足的地方即将成为自己的新工作地点时，她有些不敢相信。我对她一无所知，但我一直很相信直觉，就凭着那个微笑，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看错。我问她要了电话号码，约好月底联系。我真想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卡罗丽娜！

这一天很快过去，我向朱里奥·玛利亚提议一起去吃汉堡，完了再去看电影，他闷闷不乐地拒绝了，显然对这个朋友还没离开他感到失望。我决定回家去见姑娘们，我要向她们解释房门钥匙的事，也要告诉她们关于书的消息。还不知道她们会作何反应！

到了位于坎普乔路的家中后，我高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都在，我长舒了一口气，这样一来我就不用再说第二遍了。

我把大家都聚到茶几旁边，塞里也离开了心爱的电视和我们坐到一起，条件是我拿一盒冰淇淋出来分给大家吃。茱莉亚很开心地说着自己演出的事，而拉凯莱还有一笔账没和我算，我太了解她，甚至不用看她的眼神就能知道，我只需要搞清楚她有没有原谅我。而卡罗丽娜则显得比平时更疲惫。

我三言两语就把中介、门锁和锁匠的事说了一遍，每个人都表示理解，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上这种事。

这时拉凯莱接过了话茬。

“他肯定是进来过了，要不然费劲巴拉地骗钥匙干什么呢？他可能是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夹着尾巴跑掉了。我真不记得那天晚上我房间有没有被搞乱。毕竟我的房间一直很乱，就算有什么不一样我也察觉不到。而他之所以会把钥匙拿回来，就是为了防止万一有人来找你拿钥匙你会起疑心。他没料到的是米娅没告诉你，所以一直等到真中介来你才发现。”

我看了拉凯莱一眼，向她致以感谢，她也回了我一个宠溺的眼神。是的，她原谅我了。

然后就轮到了茱莉亚。

“我也没少什么。之前我还在放内衣的抽屉里藏过钱，不过上个月我交学费已经用掉了，一分都没少。应该就像拉凯莱说的那样，也许那个家伙自己会被莱奥帕尔达太太或超级马尔皮奥内抓住，所以没时间仔细找。你没注意到他把钥匙还回来也算走运，他肯定已经另配了一把。”

卡罗丽娜也摇了摇头。

“我也没少什么。”

“塞里你呢？”

塞里有些蒙，手里的勺子仍然在挖盒子里的酸樱桃冰淇淋，那是我为了让她出席贡献出来的，她脸上稍带些愠色。

“我们在说的是哪天下午，小蓝？”

“具体哪天我不记得，都过了快两个月了。不对，我记得。就是小小文学药房诞生的那一天。”

“说辣妹的那天吧？”茱莉亚开始讥笑起来，她应该是想起了塞里脚蹬红色漆面靴子的画面。

我没理会她，继续回忆着。

“那天我没出门。”

“你肯定出门了，那天我在群里发过消息。”

“你们是后来才把我拉进群的。那条信息我从来都没看见过，那天下午我也没出过门。家里没进来过任何人，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那个人来过一次就再没来过，这是我们之前的猜测，而且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如今在塞里的证词面前，这个推断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嗯，可能那天他后来又有了其他更有意思的事做吧。”

茱莉亚的天真让我的心感到温暖。如果他没来过，就证明偷东西不是他的目的，我们也就不再纠结这件事。

之后是一阵沉默，只能听见塞里的勺子和装冰淇淋的塑料盒底碰撞的声音。

“行吧，”卡罗丽娜说，“明天我们就换锁了，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轮流值夜。我们再销上保险，这样谁都进不来。”

大家纷纷点头称是，卡罗丽娜总是有能力将安宁带回到这个家里。

“姑娘们，现在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我已经等不及了，三言两语就讲完了米兰图书的事以及和“斯特雷加奖”的冲突，大家全都屏住了呼吸。



故事讲完，我等着看她们会有怎样的反应。茱莉亚开始开心地大叫起来，卡罗丽娜的脸上也恢复了些血色，跑过来拥抱我，塞里放下了手中的勺子开始鼓掌。正当忙于应付姑娘们向我拥来的喜悦时，我抽空看了眼拉凯莱。看到这位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的眼神时，我有些不知所措。虽然她也在微笑，看得出她也想加入欢乐的海洋，不过，无比了解她的我知道，这下面隐藏了些什么。肯定不是因为吵架的缘故，她已经忘了这件事，要不然也不会帮我找税号，更不会在中介的事情上站出来替我说话。不，我们彼此太过熟悉，我不可能不知道此刻她心里想的是什麼。拉凯莱嫉妒了，因为我将在她之前出书。为了这件事她已经付出太多。她可能认为这不公平，或许这件事确实也不公平，但与好朋友分享喜悦应该与此事无关。庆祝完毕，姑娘们重新安静下来，我和拉凯莱对视着。

我做了最后的努力，想要从她栗色的眼睛里读出些不一样的东西。但那里没有更多的东西，也没少什么，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刻并不适合和她们，尤其是和她分享我研究税号时的发现。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有关演出、考试的话题。那天晚上我不想和拉凯莱对质，就假装困倦去洗澡了。我回到房间时，发现卡罗丽娜正坐在床上等着我。

“我知道你向塞里打听的事了，你想问我有没有什么心事对吧？”

我正要否认，这时她抬起了一根手指，示意我先不要说话。

“我已经尽可能表现得正常，不过我可能低估了这件事。”

她从床上站起来，朝着窗边走去。

“其实我一直都盼着你会忙到抽不出时间管我……但是我错了。”

现在她正背对着我，我看着玻璃上她的倒影，此时我注意到她的脸上滑下了一颗晶莹的泪珠。她马上就把泪水拭去，不过还是被我看到了。

“如果还是因为那个混蛋波波的话，我发誓一定要朝你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上一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更实际的恩里克，没有时间再重新来过。”

她转过身，已经不再顾忌脸上的泪水。

“我得癌症了，小蓝。我怕死。”

注释

[\[1\]](#)美国动作影星。

## 14 曾经的相遇和新的确定性

要么你打给我，要么我打给你，但一定要联系好吗？我是想说，这不是场比赛。就算你先打给我，你也没输。

大卫·尼克利斯《一天》

### 20天后

距离卡罗丽娜向我坦白病情的那个晚上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打那之后其余的一切都被暂时搁置。琪娅拉每天早晨都来替我看店，而我则陪着我的心理治疗师朋友到处寻医问诊。

这一天，我们正等着她父母的到来，他们会替我开车载卡罗丽娜去医院。我们商议决定要空出来一个房间给刚刚到来的客人，拉凯莱主动提出搬出去，据她说是因为她能最快找到住的地方。然后就是时间问题，夏天一过，我们所有人都会陆续搬走。

自从那天在书店吵架之后，我和拉凯莱就再也没说过话，我们两人之间的真空正变得越来越大。那个地方原本是我们共同的小窝，是我们逃离这个世界的避难所，现如今正一天天地变成我们友谊的坟墓。虽然这样说有些不好，但是我感觉拉凯莱——其实茱莉亚也一样——正在回避卡罗丽娜的病：茱莉亚待在萨尔扎纳的时间开始长得不正常，而拉凯莱有了搬出去的由头后就借坡下驴，开始回避见我们。茱莉亚的行为在我的意料之中，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乐天、有趣、充满活力，但你并不能托付给她什么，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也早在我的打算之内。而拉凯莱的如此作为则令我很失望，这份失望比看到她因为我出书而心生嫉妒时更甚。

不过幸运的是，卡罗丽娜乳房里的肿瘤似乎没有此前医生诊断的那么严重，我们之前全都被吓到了。她接受治疗后的效果不错，在经

过了手术和化疗后，她有相当大的概率能活下来。而她则努力维持着乐观的态度，继续竭尽所能保持着正常的生活，还帮我料理书店的事务。而且，在送蛋糕上门的事件之后，她和波波的纠葛已经彻底翻篇。

我尝试将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但没有一次成功过，我总是心神不宁。还有一个星期就到我和米兰图书约定的交稿日，艾丽卡的邮件还静静地躺在未读邮件文件夹里。打开那封邮件来看意味着要给出一个答复，而这个答复只可能是否定的。但这个答复我终归还是要给。是的，是时候感谢对方给我这个机会，同时拒绝这个邀约了。那天下午，我到了书店之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我有些不甘心，因为这样的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来，但是我实在没有哪怕一丁点灵感，我的创造力应该是跟着魔法师梅林<sup>[1]</sup>一起去了檀香山度假。

家里来了新客人之后，我也就不用做私人助理。也好，这样一来我可以骑上自行车早点儿到书店，我不在的时候积压了很多琪娅拉无法替我去做的工作。我骑行在市中心的街巷中间，想要找回过往无忧无虑的感觉，那时虽然工作进展不顺，但其他事情最起码都按部就班。随着卡罗丽娜生病以及和拉凯莱的疏离，我那持续了太长时间的青春期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我将马上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憋了回去，加大了蹬自行车的力道。

来到书店门前时我才发觉，自己可能需要一段独处的时间。我赶在被琪娅拉注意到之前掉转了车头，然后给她发了一条信息，问她能否下午也替我看店。我还要注意不要被朱里奥·玛利亚看到，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俩的坏情绪放在一起就变成了致命组合，我们每次一起出去都像出殡一样，完全没有放松的感觉。他还没走出米娅的婉拒所带来的阴影，这一点在我的计算之内，以前我们三个在一起时那种轻快的气氛也一去不复返了。其实我们三个聚在一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每次叫朱里奥·玛利亚出门时，只要知道米娅也在，他就会找各种借口推脱。

那个下午我只想一个人过，理清一下头脑，也为我搬出坎普乔路后的生活做点谋划。这个地方之前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现在要发生如此变故，我不知怎样去面对。我开始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直到远远地看到了那条私人道路，有一段时间那里似乎已经离我很远，但在那之前却是我每天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正好想喝一杯阿米尔做的手工茶，就在那沁人心脾的茉莉花旁。

我朝着那个有露天座位的酒吧进发，那里就像从巴黎整个搬过来的，我停下来，将车锁在了附近的一个自行车桩上。我看到上次和我聊天的胡子大叔也坐在那里，这让我又惊又喜。

阿米尔还是一如既往地彬彬有礼，在那里，甚至连时间的浓度好像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正当我在吧台等着茶做好的当口，我看到窗外我那不起眼的朋友又在喝他用啤酒和威士忌做的鸡尾酒。那酒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问阿米尔能不能改做一杯炸弹制造者。他惊讶又警觉地看着我，然后把一品脱的啤酒混进了一杯威士忌里。我不习惯喝酒，尤其是在那个时间喝酒，但是我想陪那个家伙喝一杯。虽然鸡尾酒外表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尝了一口之后我马上就喜欢上了。

“我能和你坐一起吗？”我问他。

他朝椅子的方向扭了扭头，这应该是个肯定的答复，我坐下了。我自然而然地就抛掉了尊称，他看起来不是个讲究无聊礼数的人。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此时我觉得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

“对了，我叫小蓝。”我说着向他伸出了手。

“小蓝？蓝色的蓝？什么破名字！”

刚开始我有些愣神，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过这不正是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在思索的问题吗？小蓝真是个破名字！我开始笑起来，笑声由弱到强，直到对面的男人也和我一起笑起来。他的笑声沙哑，甚至像是呜咽，这应该拜他烟鬼兼酒鬼的身份所赐。

我们的笑声渐渐平息下来，我的眼里还有泪水。他伸出手来自我介绍。

“你可以叫我汉克。”

他的手掌粗粝，握手很有力道。我喜欢那些握手有力而不弄疼别人的人。

那阵欢笑带来的舒适感让我决定和他好好聊一聊。

“我决定了，那本书我不写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看向了别处，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也根本记不起之前的对话。

“做得对。”

他没有说别的，这让我想起了书店里的《答案之书》，你随机翻到一页，就会有一句简短而富有哲理的话，这就是对你将来的建议。他就像是嗜酒版本的奥修<sup>[2]</sup>，想到这里我不禁笑出了声。酒已经快喝完了，我感觉脑袋轻飘飘的，我需要克制一下自己，以防会说出什么蠢话或者当面笑话别人。

他也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

“大概正是痛苦和苦难帮助我们创造了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如果可以选的话，我绝对不会选这份痛苦和苦难，谁知道它们是怎么找上我的。姑娘你呢，你知道什么吗？”

“不知道，我还没找到自己追求的东西。你是艺术家吗？”

“艺术家有很多种定义，而我一项都不符合。我觉得你已经找到了。”

我循着他的眼神，看到有个年轻人在盯着我看。而正是这个家伙欠了我很多解释。

我起身如此之快，以至于差点儿掀翻了椅子。我快步走上前，年轻人一动不动地等着我。我从那几张该死的纸上认出来的正是他的名字。这一次他跑不掉了，我需要一个解释。

“你好。”

菲利普·齐普利亚尼，又名还书人，他就在我面前，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地看着我。

“你可能觉得我是个疯子，但是我需要知道你那本还回来的书是从哪里得到的。”

其实知道答案已经没有意义，但这个念头已经在我脑中盘桓了几个月，我需要给它画上一个句号。我感觉自己忽略了什么。

他理了理前额的刘海，双臂在前胸交叉，开口是一种谦卑的语气。

“小蓝，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我一直都觉得在哪里见过他，但之前我觉得是因为书店里人来人往，难保有人就会和某个我仅有一面之缘的人长

得很像。但是突然间一段记忆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就是内里·韦努蒂办推介会的那天晚上，“僵尸”拥入书店时有一个年轻人被门撞到。我确定那就是他。

“我们在内里·韦努蒂的推介会上见过，外面的人想进来的时候你就在门口。”

他将双臂抱得更紧了一些，1.9米的他就这样向下看着我。

“倒也没错，不过你再稍微努把力，你就想象一下我留着脏辫戴着月桂树桂冠的样子。”

我很笃定，那晚他既没留脏辫也没戴月桂树桂冠，他为什么要戴？

“你的发型和你还回来的书有关系吗？”

他长出了口气，开始复述一段我很熟悉的章节。

“坏皮之所以叫坏皮是因为他有着一头红发，而他之所以一头红发是因为他是个坏孩子，将来肯定能长成个恶棍。”

我不敢相信。

不可能是他。但也许……已经过去了20年。我又仔细地看了看他，该死，就是他。

“你就是我毕业那天晚上Twice酒吧的那个男生？”

“应该是我们毕业那天。”

之前我怎么没认出他来？

我嘴里嘟囔着什么，想把自己带回到现实中来。

“可……可……你来书店的时候为什么没说？”

“你觉得我没试过吗？我从朋友和同学那里得知书店是你开的，于是我就决定在推介会那天晚上过来跟你聊聊，可后来一个女孩晕倒了，当时太混乱，我就放弃了。”

那天晚上确实乱成了一锅粥，就算共和国总统来了我可能都发现不了。

“那个星期的周六我又到了你书店门口，我想进去和你打招呼，但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所以我就把你放在外面篮子里的书拿了一本，叫

什么来着？漂流书对吧？我把书拿回家，等了几个星期，盘算着这样你就会相信我读过了这本书，这时我才去了书店还书。我在报纸和电视上都看见你了，所以想当面祝贺你。”

不可能是他拿走的，我亲眼看见“盖茨比”把书拿走，放进了大衣口袋，就是带印记的那一本，不会有第二本。他和“盖茨比”肯定不是同一个人，他们长的根本就不像。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虽然问题的答案我已经明了。

“你从我这里订过一本老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吗？”

“小蓝，你说什么呢？我拿的是《渺小人生》，你不会连这个都不记得了吧？”

这是个反问句，我还在想答案的时候他已经继续开口说话了。

“那天我去书店的时候，你有些奇怪，在那里自言自语，还像看小偷一样看着我。我一紧张就什么都没说出来。而且你没认出我这件事也让我没了跟你说话的心情。”

“有个老太太在啊，我不是一个人。”

这句话我其实更像是说给自己，而不是说给他的，我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懂。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那天还有个老太太。一个白发老太太，就坐在柜台旁的沙发上，你不可能没看见她。”

一时间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然后又稳了稳心神说：“小蓝，那天书店里就我们两个。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既然我当时有话对你说，如果有别人在场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以为你可能压力过大，可能你现在也是，因为这个习惯你好像还有。”

“对不起，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指了指酒吧外面的桌子。

“就在刚才，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也一个人自言自语的。你还笑得很开心。你确定自己没事吗？”

这时我觉得有问题的应该他，要么是脑子要么是眼睛。

“你说什么呢？”我惊愕地问道，“你没看见有个人……”



我转过身去，原本以为会看见我的酒友一边抽烟一边拿着酒杯，但是3分钟前我们所在的那张桌子上只剩了我喝空的酒杯和装得满满的烟灰缸。

我又转过头来，他正和善地看着我。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需要酒精来舒缓？我不需要担心吧？”

我还是有些不解，很可能我的朋友汉克又进去要了一杯炸弹制造者，他不是说每天都会来的吗？

“不对，等等，确实有个人。我去问问酒吧里的人。”

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拦了下来。

“等等，我有话要说，而且必须现在说，省得你再去纠结还回来的书，或者又开始自言自语。”

我停了下来，和面前这个已经不能算陌生的人四目相对。想到多年前的那个晚上，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一直讨厌自己一尴尬就会脸红的毛病，当你的脸因为害羞而灼烧时，你自然也就没办法装作若无其事。菲利普好像没注意到这一点，仍然在继续说着。

“当我相隔这么长时间再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再也不能就这样让你走掉了。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愿意每天去一次书店，直到把所有的书都买下来，这样别的人就不会再进来了。你会把卷帘门放下，然后我会请你吃冰淇淋。人人都喜欢冰淇淋，对吧？我想知道你喜欢香草味还是巧克力味，你早饭吃什么，是不是怕黑。在鼓起勇气再次踏进书店之前，我把工资都花在了你隔壁朋友的酒吧里，指望着你会在某个没人的时段进来喝杯咖啡。我很想听听你和你爱的人说话时是什么样的，那时候你才真正卸下了对世界的防备。现在可能该换你觉得我是疯子了，但我真的感觉自己把心落在了6年前的那个晚上，直到在推介会上再次见到你时才把心找回来。”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是一段如假包换的表白。这些年来我有多少次想起过他？其实不多，他走时一句话都没说。这让我非常生气。

和往常一样，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如此的关注，想要通过生气毁掉这个时刻，每当我感觉身处困境时我都会这样做。

“如果你果真这么喜欢我，为什么这些年里你从来都没露过面？你就像懦夫一样走了，没有说再见，也没给我留电话号码。”

此时他脸上的惊讶看起来不像是装的。

“你没找到我给你留的条子吗？”

他肯定在耍诈，如果他真的留了条子，这6年间我怎么也找到了。虽然我不是什么家政女王，但这么长时间里房间我还是整理过的。

“没有，什么都没找到。你完全可以等我醒了啊。”

他又露出了那甜美的微笑。

“小蓝，第二天我就要去美国，之后的3年我都不在佛罗伦萨，我在社交网络上找过你，我本以为凭着你的这个名字能很轻松地找到你。然而我什么都没找到，还不如个鬼魂。不过我把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都写在了一张纸上，那天风特别大，天气也热，不能关窗户，所以我就把纸条夹在了床头柜上放着的一本书里，这样它既不会飞走，你也很快能发现。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再去找找，你到现在都还没找到的话，那它大概率还在书里面。”

虽然我一直在听，但同时又很难消化这些信息。他跟我说的话没有意义，但我又觉得这几个月来我收集起来的拼图逐渐地能对上了。

再次抬起头时，我再次和他四目相对，菲利普在等我的回应。

“有个问题我需要搞清楚。和6年前发生的事情无关，是我最近这几个月发生的事。”

从他的表情可以断定，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但我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搞清楚。

他狐疑地看着我，看起来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没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对了，我的故事里完全没有他的戏份。

“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我不会再让你等6年。”

我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转身阔步走向酒吧，就在刚才我在那里喝下了一杯令人作呕的啤酒加威士忌，我的胃现在还在翻江倒海。

我走了进去，波斯吧员正在打理室内的植物，它们让酒吧显得郁郁葱葱，就像座热带雨林。

“阿米尔，不好意思，我能问个问题吗？”

他放下用来修剪枯枝败叶的剪刀，向我转过身来。

“当然，尽管问。”

“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很奇怪，但是你回答就好了，什么都不要问。”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我，点点头。

“好的，你问吧。”

“今天之前，你有多长时间没做过炸弹制造者？”

他抬头看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回答说。

“应该这辈子都没做过。”

“也就是说，除了我，就再也没人进来点过这种酒？”

“没错。”

“也就是说如果我告诉你我看见一个白发长须的男人坐在外面的座位上喝这种酒，你会觉得完全不可能，对吧？”

“嗯，应该是吧。”

“谢谢你了。”

在百分百证实我脑中所想之前，我还要去个地方。手机时钟显示下午四点半了，还不到时间，但是扑面而来的紧迫感让我一秒都不能再耽搁。

在菲利普错愕的眼神注视下，我解开了自行车锁链，这时我突然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摩托车之类更快的交通工具。我用尽了全力蹬车，15分钟后我来到了圣灵区。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罗曼诺夫酒吧的大门，不过考虑到我已经来过，整个用时也不能算太短。我用力地敲着绿色的木头大门，几秒钟后，小胡子年轻人的面孔出现了，一副“你来干什么”的表情。

“你好，很抱歉，我们还没开门。”

“我知道，我找瓦内萨。事关重要。”

我注意到他的眼神里有什么闪了过去，很可能他认出了我就是上个月那次争吵以及把资料室搞得一团糟的主角之一。

“瓦内萨不在，不好意思，你改天再来吧。”

眼看他就要关门，但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进去，我不能给他留下叫保安的时间。我向门缝里伸出了一只脚，用尽全力把门推开了。年轻人怪叫了一声，与其说是因为害怕不如说是出于惊讶。

“请原谅我，这件事真的很急。”如果不是他个子小，我也绝对没有在力量上压倒他的可能，我要用好扔人的保安到之前的每一秒钟。我快步在走廊里穿行，一个个检查着墙上挂着的肖像，绝望地想要找到关于“盖茨比”的那幅。我来到记忆中见过他肖像画的那块区域，但只看到了一群面无表情的老古董。

我听到身后不知道哪里传来了年轻人的呼号，但我已经没时间听他想要说什么了。我要找到瓦内萨，问她一个问题。我跑向之前搜索过会员卡和会员文件的那间办公室，打开了那扇门。里面什么人也没有。我又回身朝着酒吧中央的区域走去，我听到身后有各种人的声音，我得快点儿了。我进了大厅，吧员惊讶地看着我，但都没有说什么。我直接来到结识了肖像画家的那个柜台，一位深色头发眼神活泼的女孩正在那里码放杯子。

“你好，打扰了，我想找画素描的那个女孩。”

她停下了手里的活儿。

“你好，我叫弗朗切斯卡，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她听不见吗？

“是的，你好，我叫小蓝。我在找你的一位同事，那天晚上她在这个吧台给我画了一幅肖像。应该说，你们这里所有的肖像都是她画的。”我说着指了指四面墙壁。

她看了看周围，然后视线落到了我身上，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你在说什么鬼？”

“我们从不用这个吧台来接待顾客，这里只是用来放杯子的。而且我们这里没有画素描的人。你看到的这些都是照片。”

我看了看眼前捕捉到的第一幅画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把它们看成素描的，从一英里外也能轻易看出那只是打印在纸上的照片复制

品。

虽然事实摆在面前，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你们从哪里搞来的这些照片？”

“都是禁酒令时期的一些人物照片。有作家、公众人物，诸如此类。”

“那个女孩在吗？”

我向她简单描述了一下女孩的外貌，弗朗切斯卡摇了摇头。

“自从开业我就在这里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从来都没有你说的这么个人在这里待过。”

“对，就是她。”

那个讨人厌的年轻人找到了我，和我料想的一样，他身边还有往外扔人的那个人。和上次唯一的不同是他们身上没穿制服，因为现在还没到上班时间。我顺从地跟他们到了门口。快出去的时候，小胡子对我开了口。

“瓦内萨没在，她去生孩子了。”

“我很高兴。生了个女孩吗？”

“是的，名字叫米里亚姆。”

我笑了笑，只有我和她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替我向她表示祝贺。”

我挥手告别了小胡子，朝着我的自行车走去。

我又回想了一遍今晚的经历，想要找到一个能证明我还没疯的证据。我又找不到车钥匙了，包的衬里我已经用之前想当服装和配件设计师时购买的缝纫机缝好了，我当然不能冒再次把它划开的险，我把包放在车筐里，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我又找出了假中介的那把钥匙，当然现在已经没用了，因为家里的锁已经换过。钥匙包在一张酒吧的餐巾纸里。我差点儿没有认出这张纸，接着我心里一惊，这就是那天晚上女孩给我写地址的餐巾纸。我紧紧地攥着它，希望能在上面看到那晚去找朱里奥·玛利亚会合前在上面看到的文字。我背靠在墙上，做了个深呼吸，慢慢地打开了餐巾纸。

上面一片空白。

我感到一阵热浪涌上了身子，胃部开始剧烈地抽搐。这幅正在我眼前展开的图景完全说不通，我无法接受。

只有一个地方能验证我当下的推测。

我骑上自行车，直奔家而去。

## 注释

[1]英国神话中的传奇魔术师。

[2]印度灵修大师。

## 15 终章

就答应他吧.....即便你现在怕得要死，即便你事后会后悔，因为就算你没答应他，也会后悔一辈子。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 同一天

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辆折叠自行车和一个长途旅行用的大双肩包。也许超级马尔皮奥内已经证实，类似的狂野造型可以用来勾搭女孩子。他会在每个场合都装扮成完美男人的样子，就像洛伦佐·利卡尔齐《做精神导师的特权》中的主人公一样。

我把钥匙插进锁眼，旋转了一圈就进了门，然后大声向大家问好。

茱莉亚向我扑过来，紧紧地拥抱了我，好像已经有几个月没见一样。

“哎，这是怎么了？”

她放开我，宣告自己的胜利。

“我成功了。我让他见鬼去了！”

“谁啊？怎么了？”

“还能有谁？当然是保罗。我做不到像他要求的那样抛弃一切回到家乡。这里有我的生活、我的演出和我想做的事。我在萨尔扎纳待了很长时间，是因为我下不了一刀两断的决心。但我只想快些回来，我不能在这种时候把你们抛下。”

我本以为茱莉亚是个肤浅的人，其实肤浅的人是我才对，我过早地对别人下了判断。现在看的话，我还没出色到可以评价别人的程度。

“你知道我肯定支持你，我原来就从来都不讳言保罗不是那个对的人。这么多年来我眼看着你一直不幸福。你为什么突然决定了？”

根据我多年来对男女关系的经验，如果一段令人疲惫的恋情在多年后终于结束，肯定少不了另外一只手的介入。如我所料，茱莉亚马上露出了轻佻的表情。她吸了一口气，脸上绽放出了笑容。

“因为我恋爱了。”

“我就知道！能知道是谁吗？而且你怎么没告诉我们？我都快急死了。”

“你说的没错，我应该告诉你们的。请原谅我，一切发生得太快。我之所以保守秘密，是因为我们俩还在一起工作，等演出一结束我们就会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爱情。小蓝，我和内里·韦努蒂在一起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发型恐怖还喜欢卖弄学问的家伙竟然骗到了茱莉亚和米娅这两个如此优秀的女孩，而绅士、可爱、有教养的朱里奥·玛利亚却还是孤零零一个人。

那一天里，我算是体验了各种情绪，我还是不问什么了，我不想知道更多的细节。但是刚刚吐露了秘密的茱莉亚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把他带去书店办推介会之后不久我们就在一起了。他说因为我们还要一起共事，所以还不能告诉任何人，要不然他们会以为他选我来演只是因为我们是恋人关系。”

谁知道我们这个到处招摇撞骗的拉丁情圣还有几个假女朋友？“可卡犬”到底是劈腿了米娅还是劈腿了茱莉亚？我搞不清楚了，说实话，我一点儿都没搞清楚。

“什么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卡罗丽娜从房间里出来，紧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个男孩，时间已经过去太久，我差点儿没认出他来。然后我联想到了门口的背包和自行车，我才把他的脸和名字对上了号。

“你好，恩里克，最近还好吧？”



茱莉亚把内里·韦努蒂的事情讲给了卡罗丽娜，后者向我投来了一个警惕的眼神。在我和她一起在医院大厅里的漫长等待中，我将米娅和朱里奥·玛利亚的事情告诉了她。她是目前唯一知道这件事的。

好在她也没说什么，在借口去买杯果汁喝之后，她和紧跟着她的年轻人就告辞离开了。

“你看见恩里克了吗？他一听说卡罗丽娜病了，就放下一切赶过来了，和那个混蛋完全不一样。”茱莉亚说。

今天在坎普乔路，爱情能战胜一切的论调大行其道。先不要管我一如既往的冷嘲热讽，有时候人会比平时表现出来的更有担当。对于那个男孩的温柔以及他对我朋友的好感，我本来是相当怀疑的。然而他来了，即便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他还是成熟到能和爱人一起面对疾病并承受由之而来的后果。

我嘴里嘟囔了几声，然后就去往我的房间。

“你说什么？”

“我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今天晚上做个了结。”

还没等茱莉亚开口，我就进了房间，还用钥匙锁上了房门。那个时候我不想被打扰，内里·韦努蒂的事我过会儿再去操心。

我站到书架前，看着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好的书。我在最近11年里读过的书像接受检阅的士兵一样一字排开。其中有一些书成为我人生重要时刻的标志，一直与我相随。宜家的比利书架在我搬来坎普乔路时就已经存在，后来我又添置了其他放书的搁板，在书籍经年的压力下，木板已经开始有些弯曲。

我将包放在床上，取出了钥匙和白纸巾，如果算上并没有和我共饮的汉克，以及没有和我一起筹划跟踪事宜的白发老太太的话，最近几个月的怪事已经显著增多了。我不敢和姑娘们说，而这可能也是最好的选择。卡罗丽娜已经坚信我快要油尽灯枯，而茱莉亚大概会去找一些与事实不相符的所谓理性解释。

我深呼吸了一下，思绪转到菲利普身上。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他那张幽灵般的字条肯定还在书架上的某本书里。但要从哪里开始找？书少说也有两百本。正当我目光四处游移着寻找起始点时，我看到了那本老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静静地立在菲茨杰拉德所在的F区域。往上一格看，靠左放着的是简·奥斯汀的《爱玛》。

我经常撞见他，他就住在我家附近……那是一条和我家所在的街道平行的道路，在南边，他居住的楼在右手边。

我的老天爷，我难道真的疯到这种程度了吗？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拿起了《爱玛》，第一页的左侧标注着出版时间，1815年。我又抽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时间是1925年。

我和他也没什么接触，他比我小得多，小那么一百来岁吧。

好了，我已经正式疯了。我开始逐一浏览书架上的书名：继《爱玛》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我又抽出了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然后是《普通的疯狂故事》，里面有我喜爱的汉克·齐纳斯基<sup>[1]</sup>；还有不可或缺的《它》，它拯救了我13岁的夏天；最后是一本特别旧的《马普尔小姐和13个难题》，这是让小时候的对文学感兴趣的入门书。我感觉自己就像大喊出幻想国公主的培斯提安<sup>[2]</sup>，但书和他对话这件事怎么看也说不通。

全都在这里了，床上放着我的“寻找作者的六个人格”。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六个理由”。不过，也许写出它们的作家其实已经拥有了这些人格。我感到身体里出现了汉克在酒吧跟我说过的想要写作的躁动。这个故事我必须讲出来，也许最后它会看起来有些古怪，有些牵强，还有些疯狂。但这是我的故事，属于我自己，如果不能将其付诸笔墨，也许我真的就要疯了。

我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就像滔滔流水一样一口气写出了二十几页。我根本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这时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我喊了一声“请进！”，这时我才想起来门被我反锁了。

我去把门打开，发现门外站着的是拉凯莱。

她没化妆，头发扎成了一个高高的马尾，就算这样她还是很漂亮。

“我来跟你告别，洛伦佐在往下搬我的东西。”她看了一眼我的写字台，发现了打开的电脑。“你在写东西吗？”

“对。”

“好的，那就再见吧。”

一切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我真的可以接受吗？我努力了又努力，最终突然说：“拉凯莱，我很抱歉，因为跟你说了那些话。我知道

这段时间很艰难，我本来不想发作。你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没有你。我生命中很多幸福的时刻都是与你共同度过的。如果没有你，我万不可能从我那古怪的家庭里幸存下来，小小文学药房也不会成立。最后一点，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没给我那些税号信息，我也不会有写这本书的灵感。”

为了不给她留下打断我或反驳我的时间，我一口气说完了整段话。

但她似乎并不想做这两件事，她只是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看着我。

当她开口说话时，她的语气很温柔，并且还带着惊人的平静，没有讽刺，也不会灼伤别人。

“这是你的命运，小蓝。你已经赢了，虽然你自己还没意识到。你身边都是因为你本身而爱你的人，而不是因为你需要表现出什么。这和我无关，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完成的。”

她抱了抱我，在我脸颊上吻了两下。

“你还会回来吧？”我几乎是在祈求，“星期六我们一起吃顿饭为卡罗祈福，你可不能不来。”

她摇了摇头，这时我有了一种感觉，这一次可能是我们的永别。

“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么个人，我只能做逃走的那个。再见了小蓝蓝，一定要好好的。”

她像一阵风一样出了我的房间，只留下了桃花心木色头发的背影和法国香水的味道。

我回到写字台前，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不过我已经可以肯定那天晚上我不会再写更多的内容了。但那个故事还在我的皮肤下涌动着，它试图喷涌而出，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我还在想着她：我们曾是一生的朋友，或者说就像姐妹，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一切就要结束吗？几秒钟后，我听到又有人敲门。我盼着是拉凯莱回心转意了，然而转过身我却发现是塞里，她还是像猫头鹰一样圆睁着眼睛。

“小蓝，你是和我们一起吃还是出去吃？我们点了楼下那家的寿司。”

原来还有这个我没去找！“寻找作者的六个人格”让我偏离了主要任务。

我从椅子上噌的一下站起来，又站到了书架前。其实我要找的地方非常明显，我之前竟然傻得没有想到。我喜爱的“盖茨比”为我指出了方向。稍微迟疑了一下后，我找到了那本书，它那限量版的黑紫色封面十分醒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正是这本书教会了我如何用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去爱一个人。我飞快地翻着书页，找到了那张发黄的纸条，就在我预想的地方。一直以来这张纸条就在我的书架上放着，而我却没发现。有多少美好的事物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而我们却就是看不到。

你好！我不想吵醒你，但我得走了。我马上要离开佛罗伦萨很长时间，我想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把电话号码留下了。

菲利普

“小蓝？”

目睹了这一切的塞里正疑惑地看着我。

“你到底和不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合上书，抬起了头。

“应该不了，我有个推迟了6年的约会。”

我拿起书朝门口走去。我告别了姑娘们和恩里克，还特意感谢了恩里克，自从他来了之后，卡罗丽娜就像变了个人。

“小蓝，你等等。”

正当门要关上的时候，卡罗丽娜叫住了我。

“现在茱莉亚不回萨尔扎纳了，我和塞里打算我们一起另外租套房子。你觉得怎么样？”

“你们本来言之凿凿地认为分开是最好的选择，现在又来这一出。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以前错了。”卡罗丽娜的回答很简单。

“你朋友需要你的时候就是他们错了的时候，让·路易斯。他们有理的时候就不需要你了。”茱莉亚在一边说。

我想了想，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好的姑娘们，虽然一直都是我有理，你们一直都无理取闹，我还是和你们分享我的房子和人生吧。”

我刚要拉门把手，茱莉亚问我：“小蓝，最后‘盖茨比’的事怎么样了，你去那个地址遇到他了吗？”

“没有，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但我确实找到了该去的地方。”

我向一脸不解的姑娘们送去一个飞吻，然后关上了门。

我解开了我那忠诚的小自行车，跨上车座，到达了那条我已经非常熟悉的小路。阿米尔的酒吧已经打烊了，这时我才发现这家店还有个招牌，就掩映在把酒吧整个遮住的植被后面。上面写着“花神酒吧”，不会有比它更适合这里的名字了。

我从包里拿出了写有菲利普住址的那张纸，走上前按响了亮闪闪的黄铜门铃。没有人回答。正当我要再按一次的时候，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哪位？”

“你好，你想跟一个喜欢香草冰淇淋的女孩出去吗？”

属于你的早晚会回来找你。

## 注释

[1]布可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

[2]二者都是《说不完的故事》中的人物。

## 附录 小小文学药房是如何运作的？

想想你当下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再去找代表我们的文学药品能够治疗的相关病症的图例。每本书上都附有一张和专业的心理学人士共同编写的用药说明书。每一张说明书的背面都准确标注了适应症、不良反应和用法用量。

不过这些书是如何分类的呢？

据传说，打字机发明之初，键盘的按键原本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的，这是最简单也最便捷的能找到字母的方法。不过这样一来打字的速度变得过快，而那时的打字机还不完美，因此按键频繁卡死。所以人们想到了打乱字母顺序的方法，让字母变得更难找，并以此降低打字速度。这就是QWERTY键盘的由来。如今，我们用电脑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速度问题，然而QWERTY键盘还是获得了保留。它的诞生纯属巧合，不合逻辑而且似乎也并不必要，但它一直留存至今。

我们的小小文学药房也决定在摆放书籍时使用相同的逻辑。我们想让你们稍微迷失一会儿，可以在找需要的书的同时，也能偶遇那些虽然你们没有在找却需要的书籍。

我们的书就这样杂乱无章且没有逻辑地放着，一如我们的情绪、生活以及无法预测的未来。

### /药品名称/

《与狼共奔的女人》，克拉利萨·品卡罗·埃斯蒂斯

### /药品类别/

抗不安、反刻板印象

## **/适应症/**

本品用于治疗由于讨厌文化及刻板印象强加的各种规则而普遍引起的不安感。本品还适用于认识到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依靠别人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导致患者变得更强大，能够接受而不是去压制本身的缺点。

无惧与人性中最美好，也是最原始、纯真和有力的一面发生冲突的人需谨慎用药。如果相关参数持续上升，则需要中断治疗。持续用药可帮助读者愈发相信自己的直觉，从而变得更加通透且睿智。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买花女人》，瓦内萨·蒙特福特

《迷情四月》，伊丽莎白·冯·阿尼姆

《我们如此相爱》，马塞拉·赛拉诺

## **/用法用量/**

每天20页，疗程1个月。放在床头柜上，每当患者感觉内心力量虚弱时阅读。

## **/药品名称/**

《欢乐梅姑》，帕特里克·丹尼斯

## **/药品类别/**

抗被遗弃感、抗伤心

## **/适应症/**

本品用于治疗由于失去生活重要参照系而普遍引起的伤心。本品还适用于不敢再相信任何人，需要对外界重建信任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引起患者经常去模仿他人。

在以往的案例中，本药品曾经导致读者偏离轨道，对琴酒发展出一种不健康的热爱。如果相关参数持续上升，则需要立即中断治疗。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了不起的盖茨比》，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巴尼的版本》，孟德凯·里齐勒

《马洛塞纳夫人》，丹尼尔·佩纳克

### **/用法用量/**

每天10页，中间穿插食用优秀百老汇音乐剧。再次感觉伤心时，重复以上操作。

### **/药品名称/**

《愿你做我的刀》，大卫·格罗斯曼

### **/药品类别/**

抗孤独、抗被抛弃感

### **/适应症/**

本品用于治疗由于厌恶无聊且肤浅的恋情关系而普遍引起的柏拉图式异地恋。本品还适用于在恋情中感觉被困，缺少出口，并且想要缓解症状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引起患者更加强大、开放，还未对其他人有深入了解就交与真心，从而导致有害恋情关系的诞生。

曾经受苦、斗争，并因此引导他人重复自己路径的人需谨慎用药。

如果相关参数持续上升，则需要密切观察。继续用药可能导致读者的内心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没有比这更远的地方》，理查德·巴赫

《爱情方程式》，西蒙娜·斯帕拉科

《爱情的不完美》，卡米拉·巴雷萨尼

### **/用法用量/**

第一周隔天读一封信。中断一星期后继续。

### **/药品名称/**

《让庆祝开始》，尼科洛·阿玛尼提

### **/药品类别/**

抗抑郁、抗焦虑

### **/适应症/**

本品用于治疗由于厌恶羞辱和自我的低人格而普遍引起的肤浅。本品还适用于有疯狂的迫害欲，并且想要缓解症状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引起患者出现更严重且更脆弱的模仿行为。有长期喜欢排场和夸张病史的人需谨慎用药。如果相关参数持续上升，则需要立即中断用药。继续用药可能导致读者举办有大象和吞火杂技演员的派对。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会做了》，戴维·福斯特·华莱士

《愚人联盟》，约翰·K.图尔

《做精神导师的特权》，洛伦佐·利卡尔齐

## **/用法用量/**

每天10页，疗程33天。参加俗务前阅读，以此了解各种人格。

## **/药品名称/**

《了不起的盖茨比》，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 **/药品类别/**

抗忧郁、抗悔恨

## **/适应症/**

本品用于治疗由于摆脱不了过往而普遍引起的漠然。本品还适用于苦于久远的恋情，并且想要缓解症状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引起比较脆弱的患者认为时间无法改变人。长期迷恋魅力人物或者试图粉饰太平的人需谨慎用药。如果相关参数持续上升，则需要立即中断用药。继续用药可能导致读者创造出一种平行生活来重新获得失去的爱情。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美丽与毁灭》，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坎普先生的案例》，路德维格·刘易索恩

《曼哈顿转运站》，约翰·多斯·帕索斯

### **/用法用量/**

每天23页，疗程10天。在窗前阅读，佐以鸡尾酒和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服用。

### **/药品名称/**

《欲望的对称》，埃施科尔·内沃

### **/药品类别/**

友谊和愿望补充剂

### **/适应症/**

本品用于加强长久而共生的友谊关系。本品还适用于正在经历一段发生了重大变故或压力重重的时期，并且想要缓解压力的人。

### **/不良反应/**

需要进行重大选择的人需谨慎用药。如果由于自身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焦虑增加，则需要立即中断用药。继续用药可能导致读者怀疑人生的意义，并且找到某些意料之外的答案。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一只小海鸥和一只教它飞翔的猫的故事》，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赫尔曼·黑塞

《我欠你们的一切》，弗吉尼亚·伍尔夫

### **/用法用量/**

读一章，写一个未来想要实现的愿望清单，然后中断用药，当将来要走的路突然出现时再恢复用药。

## **/药品名称/**

《大师和玛格丽特》，米凯尔·布尔加科夫

## **/药品类别/**

超现实主义和幻觉补充剂

## **/适应症/**

本品有利于发掘人性中最为桀骜不驯的一面。本品还适用于着迷于怪诞和无政府主义，并且想要减轻症状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导致患者相信自己可以与巨大的黑猫对话，或拥有骑扫帚飞行的能力。理解不了胡说八道的患者需谨慎用药。如果我们的理性赖以存在的确定性有任何变化，则需要立即中断用药。不建议缺乏幽默感的个体服用本药品。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黑猫》，埃德加·艾伦·坡

《格劳乔·马克斯的信》，格劳乔·马克斯

《伤悲、孤独和终章》，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

## **/用法用量/**

将书中的两个故事当作两个独立的叙事分别阅读。再读一遍，更好地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

## **/药品名称/**

《献给一只猫的诗》，薇薇安·拉马克

## **/药品类别/**

变故来临时专用补充剂

### **/适应症/**

本品适用于那些刚刚经历了生活的重大变故，急需重新找回舒适区域的人。本品还适用于想要摆脱被抛弃的阴霾或者永失所爱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会使患者发现自己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并因此导致其故交挚友离其而去。如果患者变得愈发我行我素，则需要立即中断用药。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拳击女孩又或爱之精确》，钱德拉·利维亚·坎迪亚尼

《一个习惯于伤口的身体的孤独》，艾尔维拉·萨斯特雷

《特别的猫》，多丽斯·莱辛

### **/用法用量/**

每天读一首诗，直到读完全书。每年至少重复一次疗程。

### **/药品名称/**

《它》，斯蒂芬·金

### **/药品类别/**

友谊和勇气补充剂

### **/适应症/**

本品适用于那些想要直面内心最深处恐惧的人。本品还适用于想要击败日常恐惧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会导致患者试图挑战过于困难的境况。如果出现冲动或作出过于大胆的决定时，则需要立即中断用药。继续用药可能导致读者寻找并不拥有的内在资源，继而失去保护。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大卫·科波菲尔》，查尔斯·狄更斯

《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雪莉·杰克逊

《魔鬼之书》，罗道夫·威洛克

## **/用法用量/**

阅读20世纪50年代失败者的故事。充分吸收后再去读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

## **/药品名称/**

《马普尔小姐和13个难题》，阿加莎·克里斯蒂

## **/药品类别/**

好奇心和求知欲加速剂

## **/适应症/**

本药品可以帮助人们提高调查和研究失踪人物的能力。本品还适用于需要尽可能多地寻找信息以便完成任务的人。

## **/不良反应/**

可能会导致患者变得更加弱小，只醉心于和自身无关的事物。对窗外的各种虚拟或现实的人物的生活容易感兴趣的人需谨慎用药。如果出现好奇心爆发式增长，则需要立即中断用药。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血字的研究》，亚瑟·柯南·道尔

《乡村奥秘》，约翰·弗格森

《伦敦迷雾下》，玛格丽·艾林翰

## **/用法用量/**

阅读完一章，整理所有线索，然后继续阅读。有了足够的线索后，尝试解开谜题。

## **/药品名称/**

《爱玛》，简·奥斯汀

## **/药品类别/**

幻觉和虚假的希望补充剂

## **/适应症/**

本药品适用于那些自视过高的人。本品还适用于自身放荡不羁并因此陷入困境的人。

## **/不良反应/**

自认为能完美解读人类欲望和性格的人需谨慎用药。当语焉不详和误解频繁发生时，则需要立即中断用药。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得不到呼应的爱》，芭芭拉·皮姆

《不要告诉阿尔弗雷德》，南希·米特福德

《纯真年代》，伊迪斯·华顿

### **/用法用量/**

每天10页，不断重复疗程，直至病人不再感知到不可控制的多管闲事的欲望。

### **/药品名称/**

《当一头大象恋爱时》，大卫德·卡利 阿丽切·罗蒂

### **/药品类别/**

表白勇气补充剂

### **/适应症/**

本药品适用于想要表白但没有足够勇气的患者。本品还适用于认为已经不能再耽搁，需要赌上一切的人。

### **/不良反应/**

会导致最怯懦的人进行最大胆的表白。须谨慎判断需不需要使用此书。当对方发出负面信号时，需立即中断用药。继续用药可导致读者陷入尴尬的境地。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没有为什么的一天》，大卫德·卡利 阿丽切·罗蒂

《相爱的两人》，于尔克·舒比格 沃尔夫·埃布鲁赫

《不会写字的狮子的故事》，马丁·巴尔特赛特 马克·布塔旺

### **/用法用量/**

送给所爱的人，悄悄观察效果。



## **/药品名称/**

《普通的疯狂故事》，查尔斯·布可夫斯基

## **/药品类别/**

犬儒和抗从众加速剂

## **/适应症/**

本药品适用于永远对抗主流且对规矩不屑一顾的患者。本品还适用于讨厌铁饭碗且认为生活不止每周五天打卡的人。

## **/不良反应/**

会导致敏感的人采取过于大胆的行为，例如在50岁时辞职。有长时间酗酒问题的患者应谨慎服用。当越来越不能忍受社会的基础规则时，需立即中断用药。继续用药可导致读者说出最野蛮的污言秽语。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北回归线》，亨利·米勒

《流动的盛宴》，恩内斯特·海明威

《窒息》，恰克·帕拉尼克

## **/用法用量/**

只在夏末的夜晚阅读此书。每天晚上在户外读一章，赤足，让换季期间的湿度和凉气包裹身体。

## **/药品名称/**

《一天》，大卫·尼克利斯

## **/药品类别/**

同步补充剂

### **/适应症/**

本药品适用于相信爱情是种嵌套游戏的患者。本品还适用于在新的人生阶段承担各种新责任的人。

### **/不良反应/**

会导致患者思考流逝的时间以及它在身体和大脑中留下的印记。这种思考可能会带来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和极度肤浅的性格特征。当患者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出有关生存的问题时，需立即中断用药。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普通人》，萨利·鲁尼

《情书》，凯斯琳·席纳

《杰克·伏许安退出了乐队》，恩里克·布里奇

### **/用法用量/**

在认识了属于你的特殊之人的那一天开始阅读，持续阅读21天，每天20页。

### **/药品名称/**

《霍乱时期的爱情》，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 **/药品类别/**

无尽之爱维生素

### **/适应症/**

本药品适用于自始至终爱着某人，就连异地也不能阻挡的人。本品还适用于正在从一段恋情走向下一段恋情，但进展不顺的人。

## **/不良反应/**

会导致患者出现性虐待狂倾向行为。习惯欺骗自己的患者应谨慎服用。当相关参数开始出现显著增长时，需密切监控。继续用药可能导致读者生活在不安中，且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 **/配合用药/**

本药品可以和以下药品配合使用：

《聆听心跳的艺术》，让-菲利普·森德科尔

《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保罗·柯艾略

《日瓦戈医生》，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 **/用法用量/**

每读一章都要给爱的人写一封信。读完之后，将所有信放在一起，再决定是否寄出。

# 致谢

鉴于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会再有机会公开感谢陪伴我度过此生的人，这份致谢名单将会长而痛苦。在读之前请先做好心理准备。

首先，我要感谢宝拉、保罗和我的编辑，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将这份在遥远的记忆抽屉中尘封已久的梦想变为现实。

感谢我的妈妈桑德拉对我采取的西伯利亚式教育，感谢她即便与我意见相左时仍然帮助我，感谢她一直耐心对待我这个叛逆而不合作的女儿。

感谢奶奶伊内丝陪我共度无数个下午，感谢她的罗萨娜糖果，感谢她无数次默默承受了我的坏脾气。我十分希望此时她能见证我如今取得的成就。

感谢贾娜每天为我做的事情，她是我生命的支柱之一。

感谢我的父亲洛里斯，没有他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我妈妈是独生子女派，在我之前已经有我姐姐了）。

感谢我可敬而团结的家人们，他们每天早晨六点半都会用一条问候短信叫醒我。

感谢黛宝拉借给我的《宇宙海贼哈洛克船长》，感谢她在我的事业陷入绝望、困顿时陪伴。

感谢科斯坦佐为我带来的欢乐，感谢那些从没使用过的健身房年卡，感谢巴里奥尼的歌以及我们一起在圣十字的台阶上目睹的无数次日出。

感谢莱拉赠送的救命的贝格丽呼叫器、莱达牌绿茶和幸运一击牌小背包。玛丽内拉一直在等着我们。

感谢茱莉亚和我一起在马西莫酒吧和在安德雷家共度夜晚，感谢她陪我逛市场和书店，陪我在上午11点吃早餐，感谢她和我一样厌恶冬天。

感谢马尔科加了一滴牛奶的梨汁，感谢他陪我在迪纳摩露营地吃早餐，他是不健康生活的专家和惯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实现逃离的梦想。

感谢尼古拉，我们之间超越了爱情，但又从未忘记我们相爱。

感谢玛利亚·格拉齐亚一直提醒我：人在36岁也可以保持年轻。

感谢马努艾拉·索尼娅陪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感谢她陪我散步，感谢她用黄色海绵做的瓶口防滴器。

感谢宝拉和我一起抵御了一次僵尸入侵和数次阴道痉挛，在她的帮助下我才没有屈服。

感谢达尼埃莱和我在苏巴西奥电台共度的浪漫一小时，感谢他与我在峭壁上钓大海鲢的日子，感谢他为我搞到的演唱会门票和精心筹备的惊喜生日会。

感谢特奥与我在卡帕尼娜共度的难忘夏天。

感谢琪娅拉每天的支持，虽然我是全宇宙最没有条理的领导。

感谢阿丽亚娜·M第一个读了这部小说，还告诉我写得不错。

感谢尼古拉·D.P的尿色小车、利口酒和小比萨组成的早餐以及我们因为生气而逃掉的美学课。

感谢大卫德那里的卢奇奥叔叔的电子游戏、台风马提尼小摩托和在壁炉里热速冻比萨的夜晚。

感谢那个9月的星期四下午在巴贝里诺提供的帮助，我永远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

感谢马西莫做出了我能想到的最漂亮的红木书架。

感谢卡洛塔、芭芭拉和弗朗切斯卡给了我机会，教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继续战斗吧，姑娘们，我和你们同在。

感谢阿丽亚娜·G那次没有按时醒来开书店大门，打那之后我就对闹钟产生了偏执。

感谢埃莱娜点错的寿司，我差点儿因此死掉，感谢她和我一起听克雷莫尼尼的音乐会，感谢她在办公室前面的酒吧里思考自杀的那些早晨。

感谢所有的顾客和粉丝，不论远近，每天你们都在支持我。你们不知道是你们救了我的命。

感谢乔瓦娜和安娜·路易萨，你们是我特别的顾客。

感谢我的意大利语老师玛格丽特，感谢你管我们叫“没救的、让人绝望的、失败的维尔加<sup>[1]</sup>分子”，这让我爱上了这位诗人。

感谢玛利亚·朱茜和维维亚娜一直支持我疯狂的计划，且毫发未伤地脱身。

感谢康苏埃罗陪我度过的青春期岁月，感谢他和我在海边一起用录音机听大卫德·德·马里尼斯的歌，感谢我们开着红色菲亚特500遭遇的磕磕碰碰以及所有无用的失心疯。

感谢瓦伦蒂娜的绿色塑料、迭戈·卡拉瓦诺的生日会和刹车失灵的贾雷利小摩托。

最后我要感谢斯特凡尼亚，她对于我不想要什么一清二楚。

衷心感谢。

## 注释

<sup>[1]</sup>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意大利作家。

#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序章](#)

[1 灾难性的会面、意外的相遇以及新的希望](#)

[2 斯特雷加奖、掰碎的茴香和大好机会](#)

[3 恼人的室友、红色大衣和表现焦虑](#)

[4 搅扰的回归、僵尸入侵和昏厥](#)

[5 闪电、新点子和薄荷绿色柜子](#)

[6 明显的缺憾、意想不到的消息和未来的罐子](#)

[7 迫近的悲剧、无所顾忌的哭泣和新的开始](#)

[8 辣妹乐队、利维亚·钱德拉·坎迪亚尼和白桦茶](#)

[9 命定的相遇、戏服现象和烟熏妆](#)

[10 机灵的小老太太、野外跟踪和旧爱新仇](#)

[11 找不到的场所、老相识以及酒吧里的众生相和笑声](#)

[12 错误的表白、决断力练习和成真的梦想](#)

[13 失而复得的钥匙、非此时代的酒吧和坏消息](#)

[14 曾经的相遇和新的确定性](#)

[15 终章](#)

[附录 小小文学药房是如何运作的？](#)

[致谢](#)